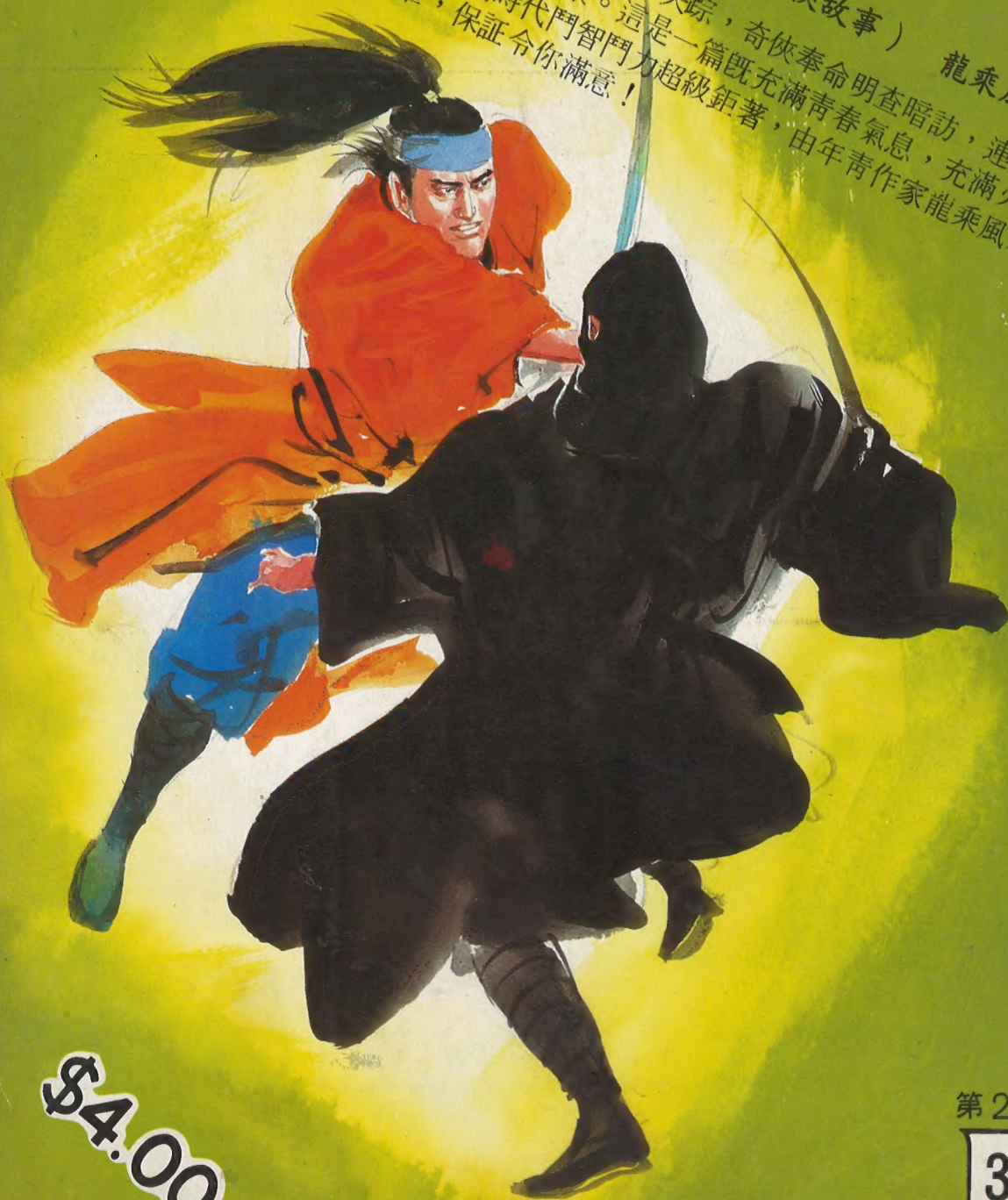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水晶島

(現代都市奇俠故事) 龍乘風新著  
年青鉅富神秘失踪，奇俠奉命明查暗訪，連中怪事  
自此接踵而來。這是一篇既充滿青春氣息，充滿火爆激  
情之劃時代鬥智鬥力超級鉅著，由年青作家龍乘風君執  
筆，保證令你滿意！



\$4.00

第27年

36

**編者話** 龍乘風不但對撰寫新派武俠小說有所擅長，對現代社會技擊打鬥故事寫作也有獨特風格，既充滿青春氣息，也充滿爆炸性氣氛。今期選刊的一部劃時代鬥智鬥力的超級巨著——「水晶島」有很精彩的題材，而且動作場面特別多，內容講述一個年青鉅富子弟突然神秘失踪，一位奇俠奉命明查暗訪真相，與惡勢力展開連場劇鬥，於是連串令人不可相信的怪事接踵而來，到頭來……？欲知整個故事真相，敬請購閱本刊。

☆ ☆ ☆

長篇連載「鐵胆傲骨」今期開始刊出，故事序幕展開使你立即摒息靜氣，由一個怪異老人連續殺戮了十三名武林人物揭發了一件神秘可怕的江湖大劫殺開始，直到第十四名武林人物出現時，那怪異老人就……故事內容曲折詭秘，請參閱內文113頁。

☆ ☆ ☆  
「舍利珠」是下期刊出的巨著，由馬行空執筆，是一篇俠情詭異故事，敘述一座雪人之內，居然隱藏着一具屍體，陰森可怖，但却引來了一羣正邪人物，明爭暗逐，所為何事？下期該故事有交代。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水晶島（現代都市奇俠故事）  
一個年青鉅富突然神秘失踪，奇俠奉命明查暗訪，接着揭發了連串怪事，耐人尋味……龍乘風 3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荒島奇遇（攝影記者奇遇記）  
制服強徒 救錯私梟……李斯 42  
除殷郊（封神榜故事之十三）◀三▶……關趙于 49  
毀滅天鵝島（美蘇秘密武器爭霸戰）……麥海雲 53  
舊恨（奇情短篇）……刀戈 127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天劍（俠義傳奇故事）  
不擇手段 兒子喪生……黃鷹 65  
劍影迷踪（俠情中篇故事）  
何柔柔受創 急煞祁七婆……陳瑜 71  
九龍刀（歷史宮幃故事）  
逃避敵退擊 急如喪家犬……歐陽雲飛 77  
魔域赤子（俠義傳奇故事）  
真經迷心竅 再到玉泉洞……西門丁 85  
金縷甲·秋水寒（俠情中篇故事）  
夜訪千毒谷 身中散功毒……東方玉 93  
金釵令（俠義傳奇故事）  
捨己為人情義重  
三言兩語探前途……卧龍生 101

子午石（奇俠司馬洛故事）  
殘餘份子 幹的壞事……馮嘉 105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鐵胆傲骨（新派武俠長篇）◀一▶  
歧見生出恨 嗜殺便成仇……藍田玉 113  
魔鳳遊龍（新派武俠長篇）  
對姑娘可恨 見谷主可怕……金童 121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兩廣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 每冊港幣四元 ·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6期

（總號137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俠故事

##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 環球出版社出版

現代都市奇俠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 水晶島



## 富家子弟

## 神秘失踪

呂力穿插在一羣婀娜多姿的女孩子中間，雖然外面的天氣冷得連鬚毛狗芝芝都不想出門，但他的額上却已隱隱冒出了細小的汗珠。

呂力，二十九歲，一年三百六十多天，最忙碌的日子往往就是他生日的時候。今天，又是他的生辰，圍繞在他身邊的女孩子比去年更多，也更漂亮。

生日舞會，有些很平淡，但也有些覺得很熱鬧，甚至是瘋狂。

呂力不喜歡平淡的一切，由喝茶喝酒以至打架都是一樣。

茶要喝最濃的，酒要喝最烈的，打架要就不動手，一旦動手就得出手如雷似電，絕不留情。

開舞會也是一樣。今天，在呂家的別墅裏，最少有三十個可以參加選美，而且大有機會進入總決賽的女孩子聚集着。

這些女孩子，有些是由男朋友帶來的，但也有一部份是單身而來，或者是兩個女孩子聯袂到達呂家別墅，參加這個生日舞會。

對許多女孩子來說，能夠有機會參加這一晚的舞會，是一件很有體面的事。

呂力不但年青，英俊，能幹，富有，派頭十足，而且未婚。

一個這樣的王老五，自然是許多女孩子心目中的夢中情人，白馬王子。

可是，這些正在瘋狂玩鬧着的少女，

怎樣也想不到明天的呂力，實在是這樣子的。

生日舞會差不多在黎明時候才結束，呂家別墅亂成一片，就像是有兩支軍隊曾經在這裏打過仗似的。

呂力沒有醉倒，但却也有了七八分醉意。

有三個漂亮的女孩子本來還不捨得走，她們都要留下來侍候呂力。

但呂力却悶聲不响，駕駛着鮮紅色的保時捷跑車離開了別墅。

連主人都走了，這三個女孩子才萬一不情願地離去。

她們都很喜歡呂力，現在却有點擔心他。

一個喝了差不多兩大瓶白蘭地的人，還駕駛着跑車出外，的確是難免令人感到

担心的。

呂力去了什麼地方？

其中有個女孩子猜測：「他一定是找一間酒店租房子休息去了。」

另一個女孩子立刻反駁：「笑話，他怎會去租房子？別忘記他是兩間五星級大酒店的董事長，無論想要什麼房子，都用不着掏腰包租用。」

第三個女孩子却說道：「我最瞭解他，他現在一定是跑到沙灘去了，他每逢困倦的時候，總是很喜歡在一些泳客稀少的沙灘上躺臥着，他真是一個浪漫得可愛的人……」

第一個女孩子冷笑不已：「現在是什麼天氣了，每一個沙灘都冷冷清清，力哥哥再傻，也不會在這種天氣之下跑到沙灘上挨凍……」

女孩子多了，總是難免吱吱喳喳的，有時候，聽聽她們各自大發議論，倒也未嘗不是一件賞心樂事。

但聽得太多，效果就會變了，變成耳根受罪，倒不如跑到海灘聽聽呼嘯着的北風聲好了。

第三個女孩子說最瞭解呂力，那是沒錯的。

最少，在那三個女孩子之中，她的確是最瞭解呂力的一個。

呂力果然駕駛着跑車來到了沙灘。

沙灘很清冷，沒有任何泳客，沒有救生員，只有呂力一個人。

這沙灘很偏僻，就算在夏季，泳客也不會太多，在這個時候杳無人跡，那是很

正常的事。

天亮了，但天色還是灰濛濛的。

海浪不大，那是因為吹正北風，而這沙灘剛好就是坐北向南之故。

所以，風雖很大，浪不大。

七點三十分，海面上出現了一艘金黃色的快艇，快艇速度很高，艇首撞起的浪花令人看得為之目眩。

沙灘左邊，有一堆又高又大的岩石，快艇很快就在這些岩石旁邊停了下來。

快艇上只有一個人，一個臉色蒼白，但却美得令人窒息的黑衣女郎。

呂力跑到一塊大石上，兩眼直視着她：「珊，妳來了！」

黑衣女郎緩緩地點了點頭，並沒有躲開他的目光。

她也凝視着呂力，過了好一會才說：「你現在退出，仍然來得及。」

呂力立刻用力搖頭：「不，我若要退出，就不會來。」

黑衣女郎咬了咬嘴唇，終於說：「你若不怕後悔，我們馬上就出發。」

呂力說了一個「好」字，立刻就跳上了快艇。

快艇瞬間開走，它來的時候很快，走的時候更是像一支金色的箭。

半分鐘後，浪花仍在，快艇已在沙灘轉角處消失了踪影。

呂力也同時消失了踪影。

他失踪了。

呂力失踪，是一件不大也不算小的新聞。

在一個超過六百萬人口的大都市裏，幾乎每天都有人失蹤，但呂力的失蹤，却頗引起一般人士的注意。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太富有了，有人估計，他的家產超過十億。  
一個財團有十億元，並不算多，但光是他一個人就有十億元資產，那就太驚人了。

他是不是已經遭遇到什麼意外？

由於他的車子停放在沙灘附近，所以有人懷疑他在醉酒之後，失足跌入冰冷的大海，就此給波臣龍召，以致一去不返。但一連幾天，警方在附近海域展開最徹底的搜查，却是全然沒有任何發現。沒有浮屍，也沒有任何遺物，只有一條超過五十斤的魔鬼魚，在海面上飛來飛去。

一個星期之後，一般人對這件事已漸漸淡忘，但仍然有不少人爲了呂力的失蹤而作出重大的努力。

這一天，是星期日。

上午八點左右，一輛銀灰色的勞斯萊斯，在這沙灘附近停下來。

車門打開，首先走出來的是穿着整齊制服的汽車司機。

這一輛車子價值超過一百萬，連汽車司機的皮鞋也擦得發亮，鞋面光滑有如鏡子。

司機恭敬地打開另一扇車門，不久，又有一個人從車廂裏走出來。

這人該是他的老闆罷？

但後車廂裏走出來的這個人，却一點也不像個老闆，也不像個公子哥兒，只是

一個粗獷的中年漢子。

這個漢子穿的是殘舊球鞋，身上的棉襖最多不會超過八十塊，一條不倫不類的闊腳牛仔褲更是左穿右爛，假若說他就是這輛名貴車子的主人，恐怕誰都不會相信了。

他的確不是。

但是現在，這輛車子的司機對他十分恭敬，半點也不敢怠慢，更不敢得罪這個

這中年漢子不但衣着不好，脾氣更加不好。

他是爛命一條，三年前曾經涉嫌在一場黑社會大火併裏殺了人，但結果證據不足，在法庭上被當場釋放。

他叫洪勝超，綽號有五六個，最多人叫的是「刀疤超」。

「刀疤超」的臉頰上沒有刀疤，他的刀疤在背上。

在他十六歲那年，曾經給人在背後暗襲，背上吃了一刀。

這一刀，本來是想要了他的性命，但他命不該絕，至今仍然活着。

倒是那個在背後攻他一刀的人，半年後就失了踪，是死是活直至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刀疤超！

自從二十三年前給人砍了一刀，而又僥倖逃過大難之後，他的性格就越來越兇悍了，就像是一隻曾經和鬥牛勇士拚過命的野牛，一對尖角隨時都可以把任何人制於死命。

刀疤超在這沙灘上走動着，約莫七八

分鐘後，他才回到車廂裏去。

車廂裏還有一個人。

這人大概五十六七歲，他的頭髮還很烏黑，但眼角的皺紋已又多又深了。

他身材微胖，鼻樑上架着一副用玳瑁製成的鏡框的眼鏡，身上披着的大衣質料名貴，價值超過萬元以上。

一望而知，他才是這輛車子的主人。

但一個這樣的人，爲什麼會和刀疤超那樣的人在一起？

這一點，就連汽車司機都不知道。刀疤超鑽回車廂之後，車子就立即開走了。

× × ×

五十五分鐘後，刀疤超坐在一張搖來搖去的吊椅上，嘴角嚼着雪茄，神情看似悠閒，其實却是陰森得可怖。

這裏是一幢巨宅的後花園，雖然天氣已很冷，但園子裏還是開滿了色彩繽紛的花。

菊花盛開，每一盆都是名種貨色，其中還不乏罕有的品種。

刀疤超從不欣賞菊花，他只知道用菊花來沖茶，或者在酒家裏叫一道菜：「菊花鱸魚球」，如此而已。

但這一支雪茄又香又濃，他還是懂得欣賞的。

「這傢伙不錯，一支要多少錢？」他問呂翼齡。

雪茄是呂翼齡親手奉上的，那輛勞斯萊斯也是呂翼齡的，而這層巨宅的主人，也同樣是呂翼齡的。

呂翼齡正確的年歲，是六十一，並不

是五十六、七那麼年輕。

他是呂力的伯父。

呂力有錢，呂翼齡也不遑多讓。一個擁有數億元家財的大富豪，爲什麼會對刀疤超那樣的人物陪盡小心？

說來說去，還是爲了呂力。

呂力失蹤，警方雖然全力追查，但却完全找不到任何線索，許多人都懷疑，呂力是否已經死了。

初時，有人懷疑這是一樁綁票案，但是自始至終，根本就沒有綁匪提出過任何形式的勒索。

既沒有勒索，也就不是綁票案了。

呂翼齡很擔心，他在年輕時遭遇到一次嚴重的傷害，使他無法令任何女子懷孕，所以，他一直都沒有結婚。

他沒有妻兒，只有這一個侄兒——呂力。

所以，呂力也就是他的兒子，他的希望。

現在，呂力失蹤了，身爲伯父的呂翼齡，又怎能不擔心，他正爲之急得如鍋上螞蟥。

就在這一天清晨，他在睡眼惺忪之際接到了一個神秘的電話。

他聽見一個粗獷的聲音這樣說：「我姓洪，洪勝超。」

呂翼齡怔住，隔了半晌才說：「對不起，在我記憶中，好像從來沒聽過閣下的名字。」

洪勝超乾笑一聲：「你會否聽過我的名字，是絕對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呂力，你不想找回你的侄兒？」

中想要的數字實在是多少？」

呂翼齡道：「一億的十分之一，我已很心滿意足！」

「一千萬？」

「不錯，一個人有了一千萬，已經可以過着極富裕的生活，有了一千萬，只要不狂嫖爛賭，在五十年之內一定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

呂翼齡吁一口氣，道：「難得你有這種洒脱的人生觀，我給你兩千萬好了。」

洪勝超冷冷一笑：「就算你肯給我二十億，我也不一定可以賺到手。」

呂翼齡牢牢地看着他：「你答應過會幫我的。」

洪勝超道：「我現在並沒有反悔，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令侄能否平安回來，還得看看幸運之神是否眷顧他。」

呂翼齡道：「阿力是個好孩子，上天一定會保佑他平安無事。」

洪勝超却潑出了冷水：「這年頭，好人往往反而死得快些，像我這種人，什麼都敢幹的，說不定却會長命百歲，福有攸歸。」

呂翼齡沒有反駁，現在並不是說多餘話的時候，他只關心一個人，只關心一件事。

阿力到底怎樣了？

車子開得很慢，在九龍塘錯綜複雜又寧靜的街道上兜來兜去。

呂翼齡沒有怪責司機，因爲他們現在根本沒有任何目的地。

當車子第三次駛過三角花園的時候，洪勝超忽然說：「我想到沙灘看一看。」

「不！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什麼意思？」洪

份。」

「呂總裁，」洪勝超的聲音聽來有點不悅，「一個人的身份，對你們這些大富豪來說，真的是那麼重要嗎？」

「不！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秘密？例如關於那一方面的？」呂翼齡已有點不耐煩，心想：「這人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却想混水摸魚……」他甚至想把電話掛掉。

但就在這時候，洪勝超說了一句很古怪的話：「保險箱裏的畫眉飛走了。」

「聽見這句話，呂翼齡驚呆了。」

「你……你是誰？」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

「喂！我要更清楚一點知道閣下的身份。」

「呂總裁，」洪勝超的聲音聽來有點不悅，「一個人的身份，對你們這些大富豪來說，真的是那麼重要嗎？」

「不！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什麼意思？」洪

呂翼齡一聽到這裏，立刻願意全消：

「什麼？你……你把阿力怎樣了？」

當時，他以爲洪勝超是個綁匪，現在打電話來，是要索取贖金。

但洪勝超却說道：「呂先生，你完全誤會了，我沒有帶走呂力，我並不是個綁匪。」

呂翼齡一呆，道：「那麼，閣下是什麼人？」

洪勝超道：「一個流浪漢。」

呂翼齡眉頭一皺：「哦？你認識呂力嗎？」

洪勝超道：「一面之緣。」

呂翼齡不由語氣一沉：「你只見過他一次，又能幫得了什麼忙？」

洪勝超道：「雖然我只見過他一次，但却知道不少秘密。」

「什麼秘密？例如關於那一方面的？」呂翼齡已有點不耐煩，心想：「這人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却想混水摸魚……」他甚至想把電話掛掉。

但就在這時候，洪勝超說了一句很古怪的話：「保險箱裏的畫眉飛走了。」

「聽見這句話，呂翼齡驚呆了。」

「你……你是誰？」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

「喂！我要更清楚一點知道閣下的身

份。」

「呂總裁，」洪勝超的聲音聽來有點不悅，「一個人的身份，對你們這些大富豪來說，真的是那麼重要嗎？」

「不！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什麼意思？」洪











後，不久便有一個蓬頭垢髮的老婦打開了門，從鐵柵內皺眉打量了他一眼，半晌才問：「找誰？」

「我姓高，是來探訪曹老先生的。」

高浪禮貌地向老婦鞠了一個躬。

老婦搖搖頭：「他不在家，你走罷。」

高浪心念電轉，急忙說：「我從前欠下他一筆債，現在是專程歸還給他老人家的。」

老婦一楞，停止了開門的動作，又再深深的注視高浪一眼，才說：「專程？什麼意思？」

高浪道：「我在紐約開了一家餐館，明晨一早便要離開這裏，所以，還錢的事不能再拖。」

老婦用狐疑的眼光盯着他，最後又再搖了搖頭：「我不相信。」

高浪一呆：「妳不相信什麼？」

老婦皺起眉頭：「你不是來還債，是來向他追債的。」

「追債？曹老先生欠下別人許多債務嗎？」

「別再妄想找老曹了，他現在說不定已醉死在溝渠裏。」老婦「哼」一聲，「就算你能夠找到他，他身上也決不會有一百元以上！」她又想關門。

高浪立刻揚起了一張千元大鈔，在老婦眼前晃來晃去：「老太太，只要妳能幫助我找到曹老先生，這點小意思請妳先收下。」

錢不是萬能的，但它的作用，也許就僅僅次於「萬能」之下。

有！

高浪道：「不管怎樣，你已有過一段燦爛的日子。」

曹老先生搖頭不迭：「那不是燦爛，而是罪惡。」

高浪說道：「這世間上本來就是充滿罪惡的，你雖然騙人，但騙的都是該騙的人。」

曹老先生苦笑道：「什麼是該騙的人？」

高浪道：「例如奸商、黑社會惡份子，又例如那些老千……」

「老千！我又何嘗不是個老千？唉：曹老大！一個身份掩飾得毫無破綻的老千——」

「你雖然最後還是失敗了，但那是兵家常事。」

「對於一個年輕的人來說，的確是常事，因為他們在摔倒之後，很快又可以再站起來了，但我不行，我在重重摔一跤的時候，已經是個時日無多的老人，而且，我的手脚再也無法像從前一般靈活了，唉……也罷，人生也許就是這樣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才會對幸運之神存有幻想，甚至是有苛求。」

高浪凝視着他，沉默了半晌才道：「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曹老先生攤了攤手：「我以後還能說什麼打算？想安享晚年？免了，一場豪賭，我什麼都輸掉了，女兒離我而去，一嫁便嫁到加拿大，老妻受不起這個刺激，死時連半句話也不肯跟我說……」提到這些傷心事，他不禁老淚縱橫，令人看得為之動。

老婦一看見那張千元大鈔，兩隻眼珠彷彿立刻就變成了石子，完全呆着不能轉動。

過了半會，她才嚥了一口口水，說：「你真的不是來追債的？」

高浪道：「我若是來追債的，也不肯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給你一千大元。」

老婦不再客氣了，立刻把鈔票接下，然後說：「我是這裏的房東太太，老曹已欠下三個月租錢沒有繳付！」

高浪苦笑一下，又再遞上一張新簇簇的千元鈔票。

房東太太連續收取了兩千元，不但說話客氣了幾十倍，連臉色也居然紅潤起來。

她對高浪說：「想找老曹，不妨到跛子方的士多店看看，他常在那裏喝酒、打天九、剝花生、搓腳趾……」

「跛子方的士多店？」

「不錯，從這幢大廈向左轉，再向海傍大道那邊走，那裏有一個菜市場，跛子方的士多店就在那裏。」房東太太說完之後，也回敬一個鞠躬，然後就把木門輕輕關上。

× × ×

跛子方的士多店，是老式的那一種，店舖已顯得很舊，看來並不見得怎麼好景。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三十分了，店門早已關上，但裏面還有燈光。

除了燈光之外，還傳出了「劈劈啪啪」的搓麻將聲。

鼻酸。

高浪用絲手絹為他抹乾眼淚：「正如你說，人生就是這樣的，你可知道，我也是在不久之前，才知道你搬到這附近居住？但我還是沒有想到……唉，算了，你欠下別人多少錢債！」

曹老先生遲疑半晌，才說：「連欠下房租錢在內，大概兩萬左右……」

高浪「嗯」一聲，道：「這數目不大，別擔心。」

然後，他就開了一張支票，遞到曹先生的手裏。

「五萬？」曹老先生一看支票上的銀碼，立刻連手都顫抖起來，「不，我不可以接受，正是無功不受祿……」

高浪嘆了口氣：「曹老先生，這句話就不夠意思了，麗薇是我的好朋友，雖然她已嫁到加拿大去，但我還沒有忘記，她親自為我做生日蛋糕的情形，當時，她是快樂的，你也是個愉快而慈祥的父親。」

曹老先生怔怔的望着高浪，良久才嘆息着，道：「可惜麗薇的年紀比你大得多，否則憑着你倆的情份，你說不定早已成了我的女婿。」

接着，他又敲了自己的腦袋：「真是老糊塗，姓曹的女兒，又怎配得上高家公子了？」

「別這樣說，麗薇是個好女子，但她似乎對你老人家總是有點偏見。」

「她不高興我做老千，但我騙的都是壞人的錢，而且大半都用在窮人的身上，尤其是孀老姑婆開的那間孤兒院……」

「可惜麗薇的看法和你不一樣。」

高浪在門外站了一會，正想敲門，忽然後面有一支硬物抵着他的背心。

「別動，一動就開槍！」一個沉重的聲音在他背後响起。

高浪沒有回頭，但却微笑着說：「為什麼不叫我舉手？」

那人咳嗽一聲，道：「廢話！伏在地上！」

高浪沒有伏下，而且還慢慢地轉過身子，微笑着望向那人。

那人愣住了，但接着却大笑。

「算了，往事何苦提，你既想請我吃喝一頓豐富的，咱們現在就去！」曹老先生怪笑，腳步已在踟躕。

× × ×

曹老先生很喜歡吃蝦，兩斤蟹團蝦他最少吃了一斤十二兩。

高浪也在吃，但吃得很慢。

他並不是存心來吃蝦的，他既不肚餓，也對蝦蟹之類的食物沒有太大的興趣。

但陪着曹老先生，酒倒是喝了不少。

「尤天培自己又怎樣？」

「他當然預早服下了可以對抗這種藥物的解藥，所以，他自己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哼！這種手段，也可算是千術的一種。」

「而且用來對付同道中人，最為有效，」曹老先生嘆了口氣，「在賭局進行之際，彼此都在留意對手，卻沒想到，自己的精神會越來越差，終於陷入一敗塗地之境。」

高浪道：「就是那一場賭博，令你再也翻不了身？」

曹老先生黯然地點點頭：「那一場賭博，我是全力出擊，孤注一擲，但最後却落得慘淡收場……」

「別這樣說，麗薇是個好女子，但她似乎對你老人家總是有點偏見。」

「她不高興我做老千，但我騙的都是壞人的錢，而且大半都用在窮人的身上，尤其是孀老姑婆開的那間孤兒院……」

「可惜麗薇的看法和你不一樣。」



麵飽，連牛油也找不着。」

「但你現在看來還是精神奕奕，一點也不像過飽壞了的人。」

「也許，我是個外強中乾的傢伙。」

「從昨晚到現在，已超過八小時了，你想到什麼計劃來對付尤天培？」

「尤天培近來很忙。」

「他忙著些什麼事情？」

「追求一個來自法國的女郎，她父親是歐洲一個沒落貴族的伯爵。」

「伯爵的女兒？」唐雪婷冷冷一笑，「這花樣倒也新鮮。」

「她叫芭莉，很漂亮。」

「你見過她了？」

「沒有，是一個老江湖說的。」

「事實上，曹老先生也沒有見過芭莉，也沒有向高浪說過她漂亮不漂亮。」

「但在高浪和他告別之後，高浪立刻撥了幾個電話，向一些經常在高尚社交場合出沒的公子哥兒，問他們可知道芭莉這個法國女郎！」

「終於，他找到了菲臘，菲臘是最活躍的名公子，上流社會的事，他可說是瞭如指掌。」

菲臘說：「芭莉這一次到香港，是屬於旅遊性質。」

「有男孩子追求她嗎？」

「在法國當然有。」

「到了香港之後又怎樣？」

「只有兩個人追求她。」

「這麼少？你不是其中之一？」

「不，我不懂法語。」

「芭莉不懂英語嗎？」

「懂，而且還說得很標準很流利，」菲臘嘆了口氣，「但她到了香港之後，就只說法語。」

高浪一怔：「什麼意思？」

菲臘說：「她定了一個規矩，凡是想追求她的男孩，都必須懂法語，否則免問。」

高浪聽了，又是一呆，但接著却哈哈地笑了起來：「想不到你這位情場高手，也會有碰壁的時候。」

「算了，誰叫老子懂英語、日語、西班牙語、俄語以至印度語，偏偏就是不懂法語？」菲臘倒不是吹牛的，他很有語言天才，最少懂得六、七國語言。

但不懂法語的人，就休想打芭莉的主意。

高浪忍住了笑，繼續問：「追求芭莉的兩個人是誰？」

「一個是地產富商，三十一歲，在中環有一幢巨型商業中心，在尖東也有好幾幢物業……」

「另一個呢？」

「來歷不明，年紀却差不多。」

「他姓什麼？」

「姓尤，叫尤天培，」菲臘說：「他的一口法語十分流利，而且在這次追求攻勢裏，似乎還佔了上風。」

高浪立即追問：「我若想找芭莉和尤天培，該從什麼地方着手？」

菲臘笑了笑：「哦？你也想參加角逐嗎？」

高浪不想他胡亂猜測，便故意說：「你看我的條件怎樣？」

「論相貌，那個地產富商跟你是沒得比的了，但尤天培却比你差到什麼地方去，」菲臘逐一分析：「只不過，我總是覺得這個姓尤的傢伙，有點邪邪氣氣，我懷疑他不是什麼好人。」

高浪心中暗暗失笑。

尤天培當然不是好人，最少，他是個騙術極高的大老千。

只聽見菲臘又說：「芭莉的確是個可人兒，但老實說，即使我懂得說法語，這樣的女孩子還是少惹為妙。」

「這是酸葡萄之言之言？還是出自菲臘兄的肺腑？」

「一半一半，」菲臘哈哈一笑，接著才一本正經地解釋：「這種歐洲沒落貴族千金小姐，大家交往交往一下，那是無傷大雅的，但若把真正感情放下去，却是不怎麼妙。」

高浪說：「現在是什麼年代了，就算娶一個金髮妻子，生個金髮小寶賣出來，也不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菲臘「噢」一聲：「你不是認真的罷？就算你不在乎，你老子那邊恐怕也會為之大地震！」

高浪說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解決，問題是怎樣才能認識得到芭莉小姐。」

菲臘說：「我不行，但你却一定可以，我知道，你的法語，可能是全香港第一名的。」

「可能，可能中六合彩頭獎。」

「六合彩頭獎對你來說，又算得了什麼，百多萬，大概只夠換一輛新車罷。」

「別提這個，言歸正傳——」

「說來也真巧，明天晚上是波比的生日。」

「波比？你說的是這個波比，是不是小胖子袁學廣？」

「對了，就是他！」

「波比生日，跟芭莉小姐又有什麼關係？」高浪奇怪地問。

「怎會沒有？」菲臘說：「波比明晚開生日舞會，他已邀請了芭莉小姐。」

「尤天培呢？」

「當然少不了他的份兒，他是波比的牌友，」菲臘乾笑一聲，「上星期週末，波比贏了五十多萬，總共才花了兩個多小時。」

高浪一怔，問：「他們賭的是什麼？上落好像不小。」

菲臘說：「搓小麻雀，總共打了八圈，是出銃者包輸的那一種。」

「這種牌在影圈裏很流行，但能夠八圈牌贏五十多萬，實在不簡單。」

「我們都知道，波比是個很有運氣的人，從陰書時直到現在，都一帆風順。」

「也許是的。」高浪在暗中嘆了一口氣。

波比的運氣再好，只要遇上尤天培這種人，情況就會糟得很了。

在尤天培眼中，波比只是一條肥豬，俗語有云：「養大了才宰」，他可以先贏五十多萬，說不定下星期就會輸掉五百萬，甚至是五千萬。

連曹老先生都敗在尤天培的手下，區區一個波比，能接得下姓尤的三招，已算

是頂好運氣。

「喂，你怎麼啦，沉默是金乎？」菲臘見高浪一陣子不說話，便催促起來，「你若想見芭莉小姐，馬上去找波比好了。」

「好的，就照閣下的吩咐辦事。」高浪笑了笑，就掛斷了電話。

三十秒之後，他再撥另一個電話找袁學廣。

「袁學廣在嗎？」

「我就是，閣下是誰？」

「給你半分鐘，讓你猜猜。」

「高浪！」波比在那邊怪叫起來：「這個好像不是長途電話罷？你在那裏？」

「距離府上不足五千米。」

「妙極，今晚得七輩八素，你快爬過來給波比解悶，兩天前彭教授送來一箱

好酒，是五六年釀製的法國餐酒——」

「要喝酒，機會多如牛毛，喂，你好像就快生日了，是不是？」

「哈，虧你還記得我的生日，早幾天前，我已到處打鑼打鼓找你啦，但你不在香港。」

「我去了埃及。」

「學跳肚皮舞嗎？」

「肚皮舞不是我這種人學的，我現在有的是啤酒肚。」

「別騙神騙鬼了，你是最標準的虎背熊腰，正是一副迷死女孩子的V字型身材，又怎會有什麼啤酒肚？」

高浪嘆了口氣：「羅馬帝國在還沒有崩潰之前，也是五光十色，迷死人的。」

「別老是批評自己的不是，一句話，今晚來不來？」

「今晚我很累了。」

「跟女朋友打架嗎？」

「我沒有女朋友。」

「真會開玩笑，誰不知道高公子身邊的女朋及個個如花似玉，全是千嬌百媚的美人兒？」

「波比，我真的很累了，我們明天再談罷。」

「明天晚上，我的生日舞會你一定要來，否則我立刻找個職業殺手對付你！」

「一定一定！」高浪說完後，就輕輕的掛斷了電話。

「明天晚上」已成為「今天晚上」。

高浪對唐雪婷詳細分析局勢，說：「今晚波比的舞會，我倆一起參加，箭頭分別指向芭莉和尤天培。」

「別提這個，言歸正傳——」

「說來也真巧，明天晚上是波比的生日。」

「波比？你說的是這個波比，是不是小胖子袁學廣？」

「對了，就是他！」

「波比生日，跟芭莉小姐又有什麼關係？」高浪奇怪地問。

「怎會沒有？」菲臘說：「波比明晚開生日舞會，他已邀請了芭莉小姐。」

「尤天培呢？」

「當然少不了他的份兒，他是波比的牌友，」菲臘乾笑一聲，「上星期週末，波比贏了五十多萬，總共才花了兩個多小時。」

高浪一怔，問：「他們賭的是什麼？上落好像不小。」

菲臘說：「搓小麻雀，總共打了八圈，是出銃者包輸的那一種。」

「這種牌在影圈裏很流行，但能夠八圈牌贏五十多萬，實在不簡單。」

「我們都知道，波比是個很有運氣的人，從陰書時直到現在，都一帆風順。」

「也許是的。」高浪在暗中嘆了一口氣。

波比的運氣再好，只要遇上尤天培這種人，情況就會糟得很了。

在尤天培眼中，波比只是一條肥豬，俗語有云：「養大了才宰」，他可以先贏五十多萬，說不定下星期就會輸掉五百萬，甚至是五千萬。

連曹老先生都敗在尤天培的手下，區區一個波比，能接得下姓尤的三招，已算



唐雪婷對高浪說：「不管他是邪是正，是魔是俠，我都應該去見識一下。」

波比的生日舞會，在他父親的別墅裏舉行。

他是袁家的長子，總共有三兄弟，他父親的別墅，也就等於是他的別墅。

波比雖然身材稍胖，但相貌不算差，十分討人歡喜。

在社交場合，他雖然比不上菲臘和高浪那麼瀟灑奪目，但却也不是一般庸碌之輩可以比擬。

這一天晚上，別墅早已佈置妥當，在別墅門外的空地上，停泊滿了各式各樣的名廠汽車。花園、客廳、遊戲室等等地方，都顯得熱鬧非凡，就像是開嘉年華會一樣。

七點二十五分左右，一對令人矚目的













這時候，呂力給兩個彪形大漢挾持着，神情顯得又憔悴又疲倦。

唐雪婷也認得這個憔悴而又疲倦的男人，的確就是呂力。

把呂力找回來，是呂翼齡最大的心願，呂翼齡既然求助於司徒星，那麼唐雪婷自然非全力以赴不可的。

呂力終於出現了，但他的處境實在不怎麼妙。

即使是唐雪婷和王貝兒的處境，也不見得很好。

呂力只是給押上來亮一亮相；接着又給歹徒押了回去。

「唐小姐，妳考慮清楚了沒有？」甲板上那人又在催促。

唐雪婷吸了口氣，終於點點頭：「好，我上遊艇。」

「我呢？」王貝兒急叫：「我也要上去。」

「不，妳留在這艘快艇。」唐雪婷說：「妳還要照顧這位女警長，別讓她埋怨咱們服侍不週。」說完，身輕似燕地跳上了遊艇。

X X X

遊艇豪華、嶄新、漂亮、設備也是最先進的。

那人帶着唐雪婷入艙內。

艙內，燈光柔和，佈置華麗，很夠氣派。

一個穿着紫絨西裝的男人，背對着唐雪婷而坐。

唐雪婷心中一動，這背影，她是曾經見過的。

「老千！不錯，我的底細，妳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尤天培苦笑了一下，「我真是個傻子，最初，我居然對妳存着某些幻想，嘿……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太傻！太傻了！」

「妳在幻想些什麼？」

「我在幻想，我們會進展得很快，而且還會有很美好的結果。」

「妳沒有想到高浪嗎？」

「當然有，我第一次看見妳的時候，就已經對他產生了嫉妒，」尤天培嘆了一口氣，才接道：「其實，我這種嫉妒簡直是多餘的。」

「多餘？什麼意思？」

「我根本連嫉妒的資格也沒有，我只是一個騙子，一個老千！」

「妳似乎不像個自卑的人。」

「在別的事情上，我充滿信心，但在情場上，我屢次扮演失意的人。」

「妳雖然是在情場上屢戰屢敗？」

「喜歡我的女孩子雖然不少，但每當遇上自己喜愛的對象，最後總是鐵羽而歸，只贏得滿身傷痕。」尤天培苦笑著說。

「一時的失敗，並不等於永遠都會失敗，」唐雪婷安慰他，「只要你肯努力，只要肯下定決心，真正的成功始終會降臨的。」

「妳要我改邪歸正，做一個正當當的正人君子？」

「不錯，浪子回頭金不換。」

「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自己若決定退出，誰能阻攔得住妳？」

「研究工作人員，」唐雪婷一楞：「你們在研究些什麼東西？」

「一種可以令人長生不老的秘方。」

「現代的長生不老術？」唐雪婷忍不住冷笑。

「妳以為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我只知道，最少在幾千年前，人類已爲了長生不老這件事而努力，而且也出現了無數騙局，其中一個騙局，連秦始皇這樣的暴君也爲之上當。」

「秦始皇尋求長生不老藥，只是爲了要永遠保持帝位，但是，我們這一次尋求長生不老之法，却是爲了全人類的幸福着想。」

唐雪婷道：「那錦盒之內，藏有長生不老之法嗎？」

尤天培道：「正是！」

唐雪婷道：「但我實在無法相信，這種夢想是可以變成事實的。」

尤天培道：「人類無數發明，在它還沒有成功之前，都是幻想幻想而已。」

唐雪婷道：「高浪從那裏得到這個錦盒？」

尤天培道：「芭莉那裏。」

唐雪婷道：「莉芭，一個沒落貴族的小姐！」

「她父親既是沒落貴族的伯爵，也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那錦盒內所記載的密碼方程式，就是這位伯爵科學家研究出來的。」

「所以，你儘量接近芭莉，目的就是想得到這份方程式？」

「不錯，但妳對我的吸引力，實在比在這裏的。」

「妳懷疑何錦利是個老千？」

「不是懷疑，而是肯定。」

「何錦利是兩間大紗廠的總經理。」

呢？」

「也許沒有人能阻攔得住，」尤天培忽然怪笑了一下：「可是，我爲什麼要做這種傻事？」

「傻事？改邪歸正是傻事？你弄錯了，這是好事，無論對別人，對自己，都是難得的好事！」唐雪婷揮動着雙手說。

「太遲了，」尤天培搖頭不迭，「到了我這個年紀，到了我這個地位，已不容許退後，只可以繼續向前。」

「明知道這是一條死路，你也得繼續向前？」

「那不一定死路，它也許可以帶來人生中最燦爛的光采。」

「不，這是一條黑暗之路，它只會通往死亡關，絕不會令你的生命有任何光采的。」

「妳太武斷了，我現在不是活得很好嗎？」

「活得好不好，只有你心底處才會明白，就以袁波比輸錢的事情來說，你心裏好過不好過？」唐雪婷向他提出盤問。

尤天培聳聳肩：「那一場賭局，我也是個輸家，只是沒有袁波比輸得那麼慘而已。」

唐雪婷嘆了口氣，望着尤天培說：「別把我當作傻瓜了，妳和何某的技倆，只可以騙倒波比，却騙不到我這個冷眼旁觀者。」

「妳懷疑何錦利是個老千？」

「不是懷疑，而是肯定。」

「何錦利是兩間大紗廠的總經理。」

「我知道，」唐雪婷冷冷一笑，「但那錦盒內所記載的方程式還更巨大。」

「於是，高浪就乘虛而入，和芭莉小姐接近了。」

「這是你們的計劃，對不？」

「我承認，我們的確想對付你，但芭莉那方面的事我所知不多。」

「高浪沒有把他所知的一切向妳報告嗎？」

「報告？這字眼真有趣，」唐雪婷眨眨眼：「我又不是高浪的上司，他爲什麼要向我作出報告？」

尤天培問道：「妳和高浪的感情怎麼樣？」

「不太壞，也不是太好，」唐雪婷聳了聳肩，坦然說：「我們距離談婚論嫁的時候還很遠。」

「他並不適合妳。」

「你說的也許很對，但我現在不想談論這些問題。」

「妳想談些什麼？」

「呂力，還有丁紫珊！」

尤天培道：「妳連丁紫珊這個人都曉得！」他呆住了很久才迸出這句話。

「丁紫珊怎樣了？」

「妳想知道她的下落？」

「想，很想。」

「她給幫主囚禁着。」

「囚禁在這遊艇內？」

「當然不是，呂力本來也不是被囚禁在這裏的。」

「可否帶我去見見她？」

「這很容易，但錦盒呢？」

我更知道，這位何總經理在幾個月前，在股票市場虧蝕了兩千多萬。而且，那不是他自己的錢，他是虧空公司的錢來炒股票的。」

尤天培不禁訝異和望着唐雪婷。

過了半晌，他才淡淡一笑：「你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

唐雪婷道：「要調查何錦利那樣的人，只須撥幾個電話問問朋友，便可以知道得八九九九。」

「妳的朋友們倒不簡單。」

「你若我的朋友，那就是最簡單的一個。」唐雪婷盯着尤天培的臉說。

尤天培默然半晌，忽然問：「妳可知道，何錦利爲什麼要和我合作？」

唐雪婷道：「當然是爲了錢。」

尤天培道：「不錯，答案就是這樣簡單，人生在世，又有誰能脫離金錢？」

「君子取財，以其道也。」

「所以，君子也就是傻子。」

「縱使是盜，盜亦有道。」

「我就是這種盜，」尤天培淡淡說：「最少，我從不在苦哈哈身上騙取一毛錢，像袁波比那樣的二世祖，騙他一些金錢，無論對誰來說，都是無傷大雅的。」

唐雪婷冷冷一笑：「波比雖然有錢，而且是藉父餘蔭，但他是個正當商人，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嚴重的害人勾當。」

「別再提他好不好，對我來說，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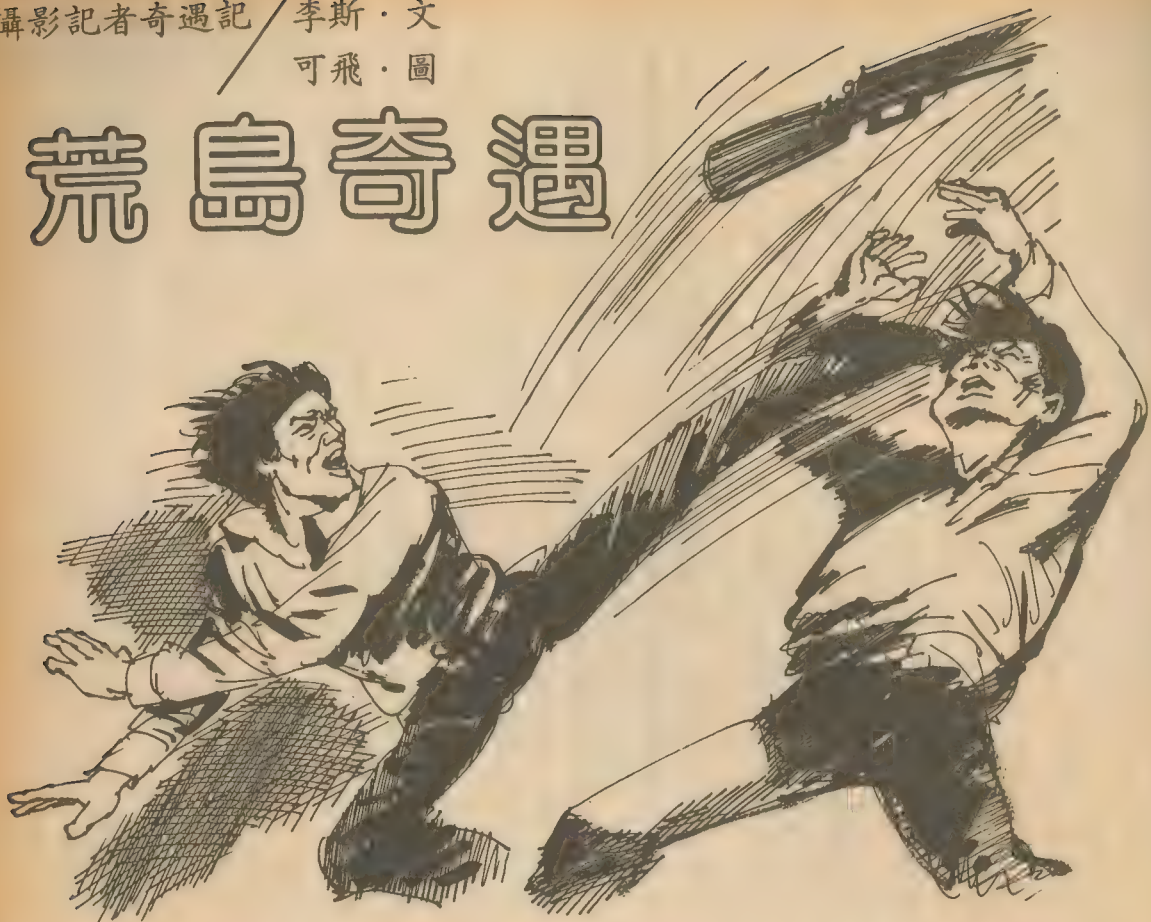
「確然微不足道，却不知道尤先生心中，還有什麼更重大的計劃？」

「妳全不知情，會比知道一切有福得多。」





# 荒島奇遇



海面上的確清靜，施達是先在甲板上穿上了厚厚的衣服，舒舒服服，不受任何干擾地睡了一覺，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在都市中過着繁忙之極的日子的人來說，那

他只是僵立在船艙口上。  
施達是一個人駕着遊艇出海來的，天氣很冷，根本不是駕遊艇出海遊玩的季節，但是過度的繁忙，却使他的行動有點反常，他只求清靜，而不管他自己的行動如何，是不是合理，而還有甚麼比冬天的海面上更清靜的呢？所以，他就駕船出海來了。

海面上的大霧，是說要來就來的，前十分鐘，海面之上，還是一片清明，月明星稀，海水閃着幽藍的光芒，但是突然間，白茫茫的大霧就掩過來了。  
大霧像是千百萬匹白馬的幽靈一樣，無聲無息，但是却以極快的勢子，自四面八方，鋪天蓋地，馳了過來，便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了。  
而那一切，只不過是烘製一件三文治的時間而已。

## 制服強徒

## 救錯私梟

施達在甲板上躺着，他覺得肚子餓，回到遊艇的小廚房中，弄了一件三文治，再開了一瓶啤酒，然後再回到甲板上來時，已經甚麼都變樣了，剛才，他的視線可以及到無窮遠，但這時，他站在艙門口，却無法看到甲板上，他剛才躺着的那張帆布椅子！  
在那剎間，施達實在不知怎麼才好，他只是僵立在船艙口上。

實在是無與倫比的享受。  
然後，施達就坐在甲板上，欣賞暮色自四面漸漸合攏。終於，天色完全黑了，那更是美妙之極。  
可是突然之間，大霧却佔據了一切。施達在艙口呆立了片刻，回到了駕駛艙中，他着亮了霧燈，黃色的光芒，向前射了出去，可是他從窗口望出去，也至多只能看到艇首，他是絕對不能在這樣的濃霧中航行的。  
幸而，施達也未曾打算在晚上回航，他的遊艇雖然停在海中心，但是在那樣的濃霧之中，自然也不會有甚麼船隻冒險航行，會撞中他的遊艇，是以可以說並沒有甚麼大的損失。

他走回臥艙，大霧從窗縫中一絲一絲像水蒸氣般進來，整個艙中都有了一種煙霧瀰漫的感覺，施達開動了抽氣機，就在床上躺了下來。  
他閱讀着一本小說，聽着輕音樂，然後，他又閣上了眼睛，熄了燈，準備睡覺了。  
當他熄了燈之後，膠漆一樣的黑暗包圍着他，那是真正的黑暗，一點光也沒有。睜大眼睛看着那樣的黑暗，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可以使人不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小小的臥艙中，而倒像是置身在無邊無涯的太空之中一樣。  
施達望着黑暗，他的倦意，越來越甚，正當他要自然而閣上眼睛之際，突然間

請問。

「是專家中的專家，」高浪語聲沉重，說：「他在去年患了重病，但在臨死前仍然繼續努力研究，終於成功地創製了一種命名為A·Z·Q的秘密武器。」

「是一種怎樣的秘密武器？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我若知道那是什麼武器？當然不妨說給你聽？」

「你不知道。」

「全不知道，只知道某國對A·Z·Q感到極大的興趣。」

「某國？是那一個？」

「真對不起，我所知道的，也只是『某國』二字而已，婷婷，我不是騙你，真的……」

「別緊張成這副樣子好不好，」唐雪婷忍不住「嘆嗟」一聲笑了起來：「你就算不是個君子，最少也不是什麼小人，而且，你騙我對你是沒有半點好處的。」

高浪吁一口氣，笑道：「難得妳這樣明白事理，小生真是老懷安慰之至。」

唐雪婷瞪了他一眼，道：「嬉皮笑臉，賊頭賊腦不正經！」

「太正經的人，其實就是世界上最不正常的人。」

「強辭奪理，無賴本色。」

「做無賴是要有胆色的。」

「你有沒有胆色我不知道，色胆包天却是衆所周知的。」

「冤哉枉也！我和芭莉小姐是全無半點瓜葛的。」

唐雪婷盯着他：「我倒想知道，你是

怎樣得到那份方程式的。」

高浪說：「對芭莉小姐曉以大義，勸她不要和海王幫作任何的交易。」

唐雪婷蹙着眉，問道：「她肯聽你的話嗎？」

高浪說：「初時她不肯，這一次，她是奉了父親之命，進行這次買賣任務的，倘若交易失敗，她會給父親嚴厲斥責一頓的。」

「但也是斥責一頓而已，做爸爸的總不會把女兒怎樣。」

「我也是這麼說，罵一頓，大不了難過三幾天，但這種犀利武器在戰場上被廣泛利用，情形就很可怕了。」

「不錯。」

「除了在戰場上之外，也可能會給不法之徒作為犯案的本錢，那時候，無辜死傷的人就會更多。」

「芭莉小姐終於給你說服了？」

「不錯，其實她本性很善良，她反對戰爭，反對核爆，是個愛好和平人仕，」高浪越說越興奮，「她親手把錦盒交給我，然後大家親眼看着A·Z·Q方程式被焚毀，後來，芭莉小姐跑到領事館尋求保護，她要回法國去。」

唐雪婷長吸了口氣，「但海王幫却以為方程式已落在我手上了。」

高浪抱歉地說：「真對不起，都是我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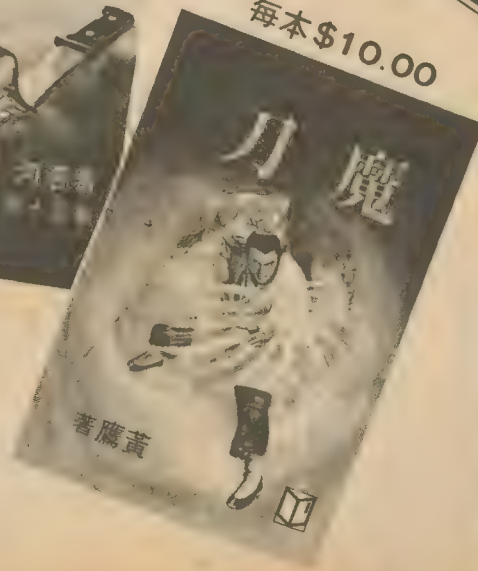
「不，這不關你的事，」唐雪婷嫵媚地一笑，依偎在他懷裏，「嚶嚶」一聲，笑笑說：「看，今晚天氣好極了。」

(全文完)

##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每本\$10.00



二十年香港人罪案



每本\$7.00

花福幸

每本\$7.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 是是非非構成多少個故事……

每本港幣三元五角



環球出版社發行

最新著作  
龍乘風……5.00  
煞星與殺手……5.00  
勾魂金燕……6.00  
金殿狂龍……5.00  
黃金戰袍……5.00

一指。

那個持槍恐嚇他的人，顯然已從岩石後面走了出來，因為他的聲音，聽來近了許多，他冷冷地道：「不行，我要先到了手再說！」

施達鎮定地道：「好，那麼，你可以跟我一起到遊艇中去拿。」

施達也根本不知道那人要的是什麼「東西」，如果是一件罪案的話，那麼那人等著的，可能是贖款，但以那人又不說「錢」，而只說「那東西」呢？所以施達的口口，也不敢貿然說出「錢」字來。施達這時，心中的盤算是：那人雖然有槍，但是從這裏到他遊艇停泊的地點，足有六小時的行程，而且所經過的地方，全是崎嶇的山石。

那麼，在這六小時之中，他就可以有機會制服那人，等到他制服了那個人之後，一切就容易解決得多了。

却不料那個人也很聰明，他冷笑着，道：「你以為我會跟你去麼？你自己一個人去，現在你已看到了他，總不會再有疑問了，我給你四十分鐘的時間，到時如果你不回來，我就殺了他，快去！」

施達又呆了片刻，那人讓他自己一個人去！

本來，那是施達離開這一個荒島的絕佳機會，可是施達却連想也未曾想到這一點！

他點頭道：「好的，可是四十分鐘的時間，未免太少了一些，我來的時候，也化了大半小時，我設法在一小時之內，將那東西帶來給你。」

子彈在你的身上開幾個窟窿，讓你滾下去了！

施達望了那漢子一會，他已看出那漢子是無論如何不肯再接近自己的了，看來他一定是一個職業犯罪份子，不然，不會那樣不容易上當的。

施達只得悶哼了一聲，故意裝成一拐一拐的樣子，向走下去，那漢子始終和他保持着三碼的距離，跟定在他的身後。

下了那座山頭，地勢平坦得多了，施達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那漢子厲聲道：「你做甚麼？」

施達只是低着頭，在搓着腳踝，道：「我這裏太疼了，我要休息一下。」

那漢子咆哮道：「你在拖延時間！」他一面大叫着，一面舉起手中的來福

那人道：「好的，可是過了一小時，我一分鐘也不會多等的！」

施達轉過身來，他看到了一個身形高大的漢子，穿着一件黑皮的外套，手中持着來福槍，當他轉過身之後，那大漢向後退去。

那大漢顯然十分機警，是以施達轉過身來時他才向後退，和施達保持安全的距離。

那大漢的面目，看來十分普通，施達以前，從來未曾見過他，但是施達也深信，在看了他一眼之後，以後可以在一千個人之中，一眼便將他認出來。

施達向前走着，他又開始攀越岩石，當他爬到了這一定的高度之後，他回頭向下看了一下，看到那大漢仍然持着槍，槍口向上，對準了他。

施達又翻過了一塊大岩石，他已開始要向下落去了，他看不到那大漢，那大漢也看不到他了。

施達沒有繼續再向下落去，他在一塊平整的大岩石上，坐了下來。

這時候，施達真是為難到了極點，他開始登上這個小島的時候，絕料不到他會遇上那樣令他為難的事物的，但現在，他怎麼辦呢？

一小時的限期，已過了一半，他是有半小時可供利用，他必需在半小時之中，扭轉整個局勢，那大漢就會殺死石屋中的那個人。

施達自然也絕不知道石屋中的那個是什麼人，但他却感到，自己對石屋中的那個人的生死，有着重大的責任，他若是在

鎗，重重地向施達的頭上，砸了下來，施達知道自己不能再假裝下去了，再假裝下去的話，他可能會吃大虧！

是以，就在來福槍向他砸下來之際，施達低着頭，身子向前，疾撞了出去，「砰」地一聲响，他的頭頂，正撞在那漢子的胸口。

那一撞，令得施達自己也感到頭頂上轟地一陣响，幾乎昏了過去，但是他的第二個動作，是接踵而來的，他的雙手揚起，砍向那漢子的雙臂！

那漢子一被撞中，就發出了一下如同狼嗥也似的怪叫聲來，他拿手中的來福槍，在施達的腰際，掃了一下，掃得施達打橫跌出了一步。

而施達在打橫跌出之際趁機伸足一勾

這半小時之中，想不出辦法來，石屋中那人，就會死去！

天雖然仍是那麼冷，但是施達却覺得他全身都在冒汗，汗水甚至由他額上流了下來。

他應該怎麼辦呢？

施達呆了足有兩三分鐘，他的心中，才陡地一亮。那持鎗的大漢，一定急於得到他所說的「那東西」，如果自己詐作跌傷，無法攀越岩石，那麼，他是不是會接近自己呢？這無論如何，也是值得試一試的。

他想了極短的時間，便突然大聲叫了起來，道：「快來，快來救我！」

他的聲音，在那荒涼的小島上傳了開去，不一會，他就聽得有人咒咒着，爬了上來。

施達勉力抬起頭來，他看到持鎗的漢子，已經上了山頭，正在俯視着他。施達伸出了一隻手來，道：「求求你，快來拉我一下！」

那持鎗的漢子，面色冷冷，道：「發生了什麼事，你看來不錯啊！」

施達裝出了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來，說道：「我……我……滑了一跤，我的腳夾在石縫中，我的腳已夾斷了……你必需……過來扶我，不然，我不能將那東西給你！」

那持鎗的漢子，顯然還在猶豫，他只是站着，並不向下走來。而在那漢子猶豫的時候，施達則不斷發出驚心動魄的呻吟聲來。

那漢子呆了大約兩分鐘，發出了一連

，勾住了那漢子的足踝，那漢子「砰」地一聲跌倒在地，手中的來福槍已脫了手。

一看到對方的鎗脫手，施達立時生龍活虎一樣，一躍而起，重重一脚，踢在那漢子的面：「那漢子發出一下含糊不清的叫聲來，施達看到，他的臉上，已經開了花，血從他的鼻子中，口中湧了出來。

那漢子伸手掩住了臉，在地上打着滾，施達連忙趕了過去，來到了那柄來福槍之前，拾起了鎗來，用鎗口對準了那漢子，喝道：「起來！」

那漢子滾到了一塊大石之旁，身子彎曲着，雙手仍然掩住了臉，慢慢地站了起來。他的一隻眼睛，已然青腫得十分可怕，然而，自他眼中射出來的那種怨毒憤恨的光芒，却仍令施達心寒！

他鬆開了雙手，自口中吐出一口鮮血來，罵道：「臭王八，我會將你扼死！」

施達冷冷地道：「不必再想這想那了，單是綁票，已足以使你在監獄中渡過餘生了！走，轉過身去！」

那漢子慢慢地轉過身，施達一等他轉過身，立時高高舉起鎗托，向那漢子的後腦之上，重重砸了下去，那漢子的身子，立時像一堆爛泥一樣，軟了下來。

施達真擔心自己那一砸的力道太重，會將那漢子打死了，他連忙俯下身來，探了探那漢子的鼻息，等到證明那漢子只是昏了過去，他才放下心。

他撕開了那漢子的衣服，撕成了布條，將那漢子的手、足，一起紮了起來，再將那漢子綁在一株樹上，然後，他向山上攀去。

串難聽的罵人話，慢慢向下走來，當他開始漸漸接近施達的時候，施達的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漢子離得施達漸漸近了，他手中的鎗，突然向施達伸了過來，鎗口幾乎對準了施達的面門，這突然其來的行動，將施達嚇了一大跳，連忙道：「你——」

那漢子冷冷地道：「你不是要我拉你麼？你握住了鎗管，我拉你起來，如果你敢弄甚麼花樣的話，那你也應該知道，會有甚麼效果！」

施達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有甚麼花樣好玩的？我跌了一跤，可能會跌斷腳骨了！」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握住了鎗管。在他的雙手，握住了冰涼的鎗管的那一剎間，他在考慮，如果自己出其不意，用力向下一拉的話會有甚麼結果。

如果他出力向下一拉，那漢子的身子，可能向山下直栽了下去。

但是，在他栽下去之前，他一定有機會扳動鎗機的。所以施達並不妄動，他只是一面喘着氣，一面身子慢慢向上移來。

當他終於坐到了那塊大石上時，他雙手搓揉着足踝，勉力站了起來，轉過頭來，對站在他身後的那漢子道：「我不能走了，你要扶我前去。」

那漢子冷冷道：「你在前面走，我跟着你。」

施達怒道：「你怎能叫一個斷了腳骨的人，走那樣崎嶇的山路？」

「那是你的事，朋友，用一隻腳跳下山去，用兩隻手爬下去，或者，乾脆我用

十五分鐘之後，他已奔到了那屋子之前，他喘着氣，一脚踢開了門，對被綁在屋中的那人道：「你別怕，鎮定些，你已得救了！」

他放下鎗，迅速地將那人解了開來，那人搓着手腕被緊縛的部份，施達這才看清，那人是一個樣子很威武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也在打量着施達，問道：「你是甚麼人？」

「我是誤打誤撞來到這小島的，我有一艘遊艇停在島旁邊，你快跟我走吧！」

那中年人的身子向後退了兩步，他突然一伸手，抓住了施達停在牆前的那枝來福鎗。那中年人這突如其來的行動，令施達嚇了一跳。

施達忙道：「你——」

那中年人道：「我被綁在這裏？現在，可以自由活動了，當然得設法自衛，看守我們的那個人呢？」

施達皺了皺眉，他已經感到事情很不對頭了！

他認定這是一宗綁票案，那中年人是受害者，那漢子是綁匪。

如果那真是一宗綁票案，那麼，在他放開了那中年人之後，那中年人就應該千恩萬謝，由他帶領着，急急離去才是。

可是現在的情形，却並不是那樣，那中年人鎮定得很，立即得到了鎗，而且，在那中年人和施達兩人間，還像是那中年人佔了上風一樣！

施達呆了極短的時間，他想不透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以他也想不出甚麼方法來對付，他只是道：「那人被我打昏

了過去，綁在樹上。

那中年人似笑非笑地道：「你本領倒不小啊，他在那裏，帶我去見他。」

在那中年人這樣說的時候，他手中的米福鎗，向施達揚了一揚。

施達更感到事情不對頭了，他心中又驚又怒，向那中年人手中的鎗一指，說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那中年人笑了起來，道：「沒有甚麼，走，帶我去見那人！」

施達吸了一口氣，他已經隱隱感到，那中年人可能比這個漢子，更不好惹，他心中不禁暗罵了一聲倒霉，如果早知道會有那樣情形的話，那麼，他還自上了遊艇，離開這個小島就可以了，何必假裝受傷，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和那漢子搏鬥？

施達又望了那中年人一眼，才轉身向外走去，他一直沒有回頭，但是他也可以知道，那中年人，一直跟在他的身後。

施達甚至可以想像得到，那中年人手中的鎗一直對準了他，不一會他們已來到了那漢子的面前，那漢子已經醒過來了。

他的臉上滿是血，一到了他的近前，施達的身子，便被來福鎗格開了一步，來福鎗的槍口，對準了那漢子，只聽得那中年人冷冷地說道：「你失敗了！」

那漢子發出了一下悶哼聲，施達看到，那中年人的手指，扳在槍機上，正在漸漸扣緊，施達大吃了一驚，忙叫道：「喂，你想幹甚麼？」

可是等到施達叫出了那一聲的時候，已經遲了，「砰」地一下槍聲已然响起！施達在那中年人一鬆了縛，便攪得了

來福鎗之後，便已知道事情有點不對頭了，但是他却無論如何想不到那中年人會當着他殺人！

槍聲一响，那漢子的身子陡地一挺，自他的眉心中，出現了一個烏溜溜的深洞，濃稠的血，湧了出來，那是醜惡之極的謀殺，施達從來也未曾有看到過一個人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被殺！

一時之間，他的身子僵硬得如同石像一樣，一動也不能動，他實在不想多看那人的死狀，可是他卻連轉動眼珠的力量也沒有，他雙眼定在那死人的臉上，眼看著濃稠的鮮血不斷地湧出來。

直到那中年人揚起手來，來福鎗的槍口，直對準了施達的面門，施達才陡地怔了一怔，他一面出着冷汗，一面道：「你……你……」

他的舌頭好像打了結一樣，除了不住地說着一個「你」字之外，說不出其它的話來。

那中年人聳聳肩，道：「不必害怕，至少，你暫時不必害怕！」

他講到這裏「哈哈」一笑，像是很欣賞自己的「幽默」。然後又道：「你不是有一艘遊艇麼？你的遊艇在甚麼地方？」

施達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勉強定了定神，道：「我的遊艇，停在岸邊，你的槍口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對住我的臉？」

那中年人笑了一下，他居然聽從了施達的話，但施達的處境却並沒有獲得多大的改善，因為那中年人手中的來福鎗，槍口雖然不對準施達的臉，却對準施達的胸口，對施達來說，那實在是完全一樣的。

那中年人道：「走，帶我到你的遊艇去！」

施達轉開身去，在他轉過身去的時候，他的身子還是僵硬得像木頭人一樣，他心中實在懊悔自己為甚麼竟將那個中年人救了出來！

他慢慢地向前走着，那中年人就在他的身後，施達從地上的影子中，可以看出，那中年人一直用槍對準了他，那中年人還在不斷地說着話，他道：「你不像是警方人員，對不對，那麼，你一定是屬於見義勇為的人了？」

施達真恨不得自己重重地打上自己一巴掌，責備自己為甚麼要救了那兇手！

那中年人又得意地笑了起來，仍然繼續着道：「你是怎麼來到這荒島的，可是在黑暗之中，有三盞黃色的燈光，領着你看到這裏的，是不是？」

施達「哼」地一聲，道：「你怎麼知道？」

那中年人又快樂地笑了起來，說道：「我怎麼不知道？陸阿毛的手下一定要自殺了，他竟找錯了人，將你當作是我的人了！」

那中年人的話，施達聽來，還是莫名其妙，但是「陸阿毛」這個名字，一鑽進了施達的耳中，却令得施達陡地吃了一驚。這個名字，他是很熟悉的，那正是最近破獲的一宗大走私案中的一個漏網首要份子！

施達勉力使自己鎮定下來，道：「那個被你射死的人，他……就是陸阿毛？」

「不錯，他是死有餘辜的，對不對？」

另一面就躲着那漢子，而且那漢子在一躲到了大石後面之後，立時拔出手槍來，向前連射了兩槍。

而那中年人的來福鎗，也接連射了兩槍。

那兩槍的子彈，却射在大石上，距離施達，不會超過一尺，施達夾在兩個匪徒之間，而那兩個匪徒，却正在槍戰。施達只覺得在利那間，自己的身子，如同浸在冰水中一樣，冷得打顫！

他實在不知如何才好，他只好盡量縮起身子來，雖然他知道那樣做，其實一點用處也沒有。

他聽得在他身後的那中年人大聲叫道：「快放下槍，陸阿毛已經死了！」

和施達隔着一塊大石的那漢子，却不出聲，施達看到他的一隻手，握着槍，漸漸從大石之後，伸了出來，施達實在再也沒有時間去多作考慮了，他陡地一掌劈下，劈在那漢子的手腕之上！

那漢子只怕做夢也想不到，就在只和他隔着一塊大石之處，會有一個人躲着，施達那一掌劈下去，那人五指一鬆，「拍」地一聲，槍已跌到了地上，施達忙撲過去，將手槍握在手中。

那漢子受了驚恐，向外滾去，然而他只滾了兩滾，來福鎗又响了，那漢子的身子，直跳了起來，又仆跌在地，他顯然也死在來福鎗下了。

而施達也在那時候，身子翻過了大石，到了那塊大石之後，直到那時，他才略定了定神，因為這時，他和那中年人已是一個對峙的局面了！

施達鼓足了勇氣，說道：「那麼，你又是甚麼人？」

那中年人「嘿嘿」地笑着，並不回答施達的問題，施達却「哼」地一聲，說道：「不是「嘿嘿」，是黑吃黑，對不對？」

那中年人本來是一直在不斷地講着話的，可是自從施達說了「黑吃黑」三個字之後，他却靜了下來，施達知道自己一定已經料中了內情，他的話，反倒多了起來，他道：「你也別太高興了，陸阿毛的手下，既然能將我領到這個荒島來，他們一定還在這荒島的附近，如果他們看到了你，那又怎樣？」那中年人仍然不出聲，施達一面向前走一面又道：「所以，你現在將我當作敵人，實在太不智了，陸阿毛的手下一出現，你能對付得了？」

那中年人頗有點老羞成怒，大聲叱道：「少說話，快到你的遊艇去！」

施達加快了腳步，向前走着，那中年人一直跟在他的後面，不一會，已經可以看到施達的遊艇了，但是岸邊却不止一艘遊艇，還有一艘形狀十分怪異的船隻，停泊在施達的遊艇之旁。

等到他們來得更近時，施達不禁吃了一驚，因為他已看清，那形狀怪異的船隻，竟是一艘小型的舊式潛艇，在施達身後的那中年人，這時也陡地一呆，只聽得他喝道：「伏下來！」

施達奔前幾步，在一塊大石後面，隱伏了下來，他回頭看去，看不到那中年人，只見那中年人手中的來福鎗，自一塊岩石後伸了出來。

那中年人自大石後探頭出來，望了一下，立時又縮回頭去，他大聲道：「你和我為難？」

施達立即回答：「如果你走出來我一定向你射擊，這是你說的，我是一個見義勇為的人，你想我有什麼理由放過你？」

那中年人發出了一下憤怒的吼叫聲，接連發射了幾槍，但是施達躲在大石後面，却一點危險也沒有。施達坐了下來，他不準備還擊，因為手槍中只剩下兩顆子彈了，他目前所能採取的最好辦法，便是和那中年人僵持下去。

時間慢慢地過去，施達感到口渴，感到飢餓，他在等待，實在無法形容，當他看到兩艘水警輪，向着荒島疾馳而來的時候，愉快，興奮之極！

在警官中，幾個為首警官熱烈地和施達握手，王小鳳也在其中。王小鳳道：「施達，你知道那中年人是甚麼人？他是附近幾個國家最大的走私頭子，陸阿毛本是他的手下，最近陸阿毛失了手，懷疑是他做鬼頭，是以將他綁到荒島去，威脅他派人將大批私貨的運輸計劃交出來，却不料陸阿毛派出去的人，將你誤引到了荒島上來，那是合該他們倒霉了！」

施達想起自己被夾在中間，而兩方匪徒却在進行槍戰，他仍然不免遍體生寒。但是現在，這一切自然都過去了，他舒服服地伸了一個懶腰，道：「在那樣的天氣，到海上去玩玩，也另有一番奇趣！」王小鳳假裝沒有聽見，施達暗暗地嘆了一聲！

(完)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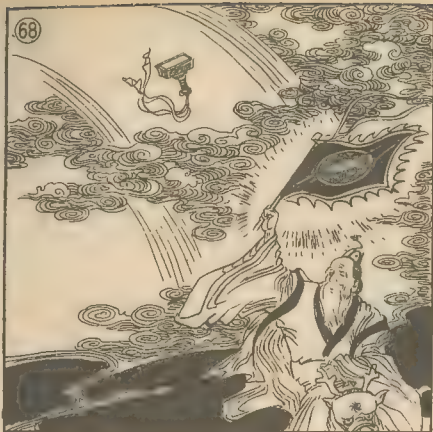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知道究竟是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強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蹤，會到那裡饒幸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為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68 殷郊見溫良跌下馬去喪命，忙拋起翻天印來打子牙。子牙展開杏黃旗，只見閃閃金光，朵朵白雲，護住子牙的身子。那印懸在空中，只是不得下來。



67 哪咤見他要拚命，一金磚打中溫良後背，打得他往前一見，剛要策馬逃回商營，又被楊戩一彈子打穿肩頭。



70 殷郊負傷逃回商營，正與張山相對發愁。轅門外來了個道人求見。這道人也是三隻眼，面如重棗，赤鬚紅髮，穿大紅八卦服，騎赤焰駒，從頭至腳像一團烈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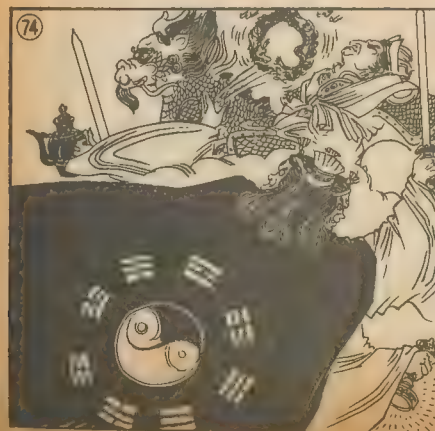


69 子牙隨即拋出打神鞭，正中殷郊後背，一筋斗翻下馬去。楊戩哪咤剛要上前斬他首級，張山、李錦二騎趕來阻住。子牙見殷郊已借遁去了，就命鳴金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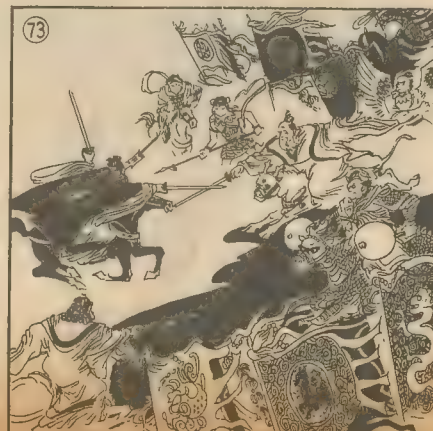


72 過了三日，果然又來一道人，虬鬚黃臉，對殷郊說：「我是九龍島煉氣士劉環。」

71 道人進帳見了殷郊和張山，坐下說：「貧道是火龍島焰中仙羅宣，前日申公豹相邀，特來助殷下一臂之力。」殷郊反憂為喜。羅宣說：「還有一位道友，三日後來。」



74 羅宣見寡不敵眾，忙將全身三百六十骨節搖動，現出三頭六臂，各執執照天印、五龍輪、萬鴉壺等法寶。他用五龍輪一下把黃天化打下玉麒麟。



73 次日，羅宣、劉環出陣挑戰，子牙出城。羅宣使兩口飛烟劍，來取子牙，子牙騎四不相舉劍相迎。哪咤搖槍來助，與劉環戰在一處。西岐眾將一湧而上。

### 封神榜故事之十三

關趙于·編繪

# 除殷郊 (三)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殷郊下山助周伐紂，但殷郊在奔赴西岐的途中，却聽信申公豹的蠱惑，改變了原意，反了西周。他使用手中法寶，打敗西岐，後來西王母的女兒吉龍公主到場，解除西岐危機，西岐眾將卒在廣成子等協助下，終於解除了殷郊。



62 馬善正要躲閃，早被罩住。燃燈道人命黃巾力士：「把他帶回靈鷲山去，好好管束。我還要回城與子牙公商量對付殷郊的事。」



61 馬善裝做不知，舉槍就刺，燃燈道人從袖中取出琉璃罩向空中一拋，琉璃罩往馬善頭上直掉下來。



64 子牙同眾將出城，一騎當先對殷郊說：「你違背師命，不如及早投誠，免得後悔。」殷郊咬牙切齒：「老匹夫慘殺我弟，我與你誓不兩立！」縱馬舞戟，直取子牙。

63 殷郊得知馬善被一道人捉去，傳令出營，要與姜子牙決戰。燃燈道人在城頭上對子牙說：「子牙公，你去得，你有杏黃旗，不怕翻天印。」



66 溫良拋起白玉環，哪咤看見，拋起乾坤圈，金打玉，打得粉碎。溫良大叫一聲：「傷我寶貝，我與你拚了！」



65 子牙仗劍相迎。二人戰未多時，溫良走馬來助殷郊，哪咤登風火輪截住。

84 羅宣哇哇大叫，又拿萬里起雲烟射向公主。公主又用四海瓶將它收去了。劉環腳踏火焰，仗劍來取公主。



83 羅宣不知厲害，怒將五龍輪劈面向龍吉公主打去。龍吉公主手中舉起四海瓶，五龍輪被鑽進瓶口裏。火龍入海，都不濟事了。



86 公主先用劍一指，此印立刻掉在火裏燒化了。公主再將劍拋起，羅宣知道不妙，撥轉馬頭走了。



85 公主將二龍劍往空中一拋，把劉環斬於火內。羅宣現出三頭六臂，用照天印來打公主。

88 龍吉公主忙施雨露，只見瀟瀟洒洒，密密沉沉，漸漸變成傾盆大雨，倒瀉天河，把全城的火滅了個乾淨。滿城人民，歡聲震天。



87 公主的二龍劍落下，正中馬臀，赤焰駒倒地，將羅宣撞下馬來。羅宣忙借火遁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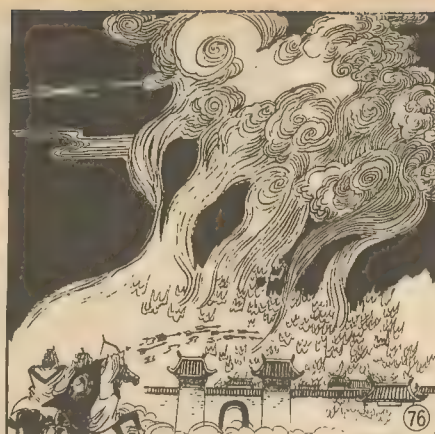


90 子牙迎接龍吉公主上殿，公主道：「特來此間，用些法術，救滅了羅宣的大火，願再佐助子牙公東征，立了大功再回瑤池。」子牙謝過，吩咐打點淨室與公主居住。（待續）



89 這時子牙從武王那裏回到相府，見燃燈道人和廣成子在殿前指給他看天空：「子牙公，現有異人把火滅盡，說話就要來了。」說話間，楊戩來報：「龍吉公主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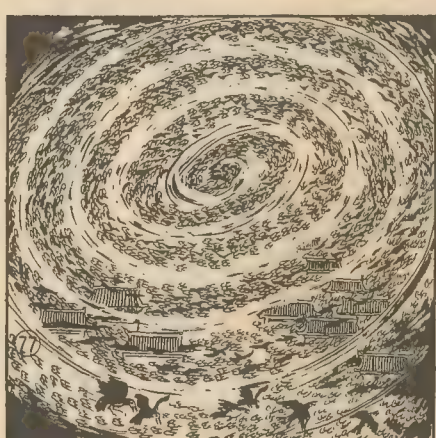
76 子牙得勝回城。不提防到了夜間二更時分，羅宣與劉環二人，乘着赤焰駒，將萬里起雲烟射進西岐城內，瓦屋草舍相府王宮，立刻着起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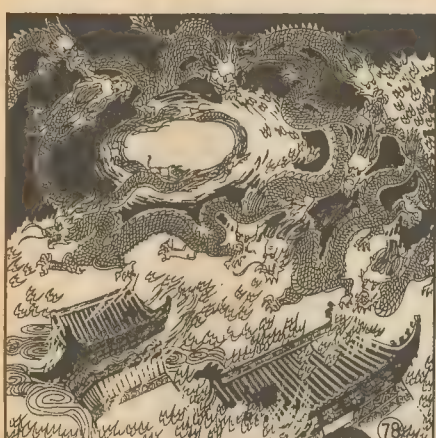
75 金吒木吒救回黃天化。子牙見狀，忙用打神鞭，把羅宣打得幾乎翻下馬來，哪吒用乾坤圈把劉環打得眼前直冒火星。他兩個大敗回營。



77 羅宣還將萬鴉壺打開，一萬隻火鴉飛進西岐城內，口內噴火，翅上生烟。



78 他又用九條火龍，把五龍輪架在當中。城內的石牆石壁都燒着了，晝間離樑，一時紛紛崩塌。



79 姜子牙聽得全城百姓吶喊之聲，見衆將與軍士正齊心合力救火，急忙進宮保護武王。武王正跪在丹墀，祈求皇天：「姬發無道，得罪於天，願上天罰我一人，勿令黎民遭災！」



80 正在這時，西王母之女龍吉公主駕青鸞飛到西岐上空，見烈焰騰空，火鴉肆虐。



82 羅宣抬頭見一道姑將火鴉收進網裏去，上前大呼：「乘鸞者何人？敢滅我的火！」公主笑道：「我是龍吉公主，你何故傷害周民？我特來相助明君，你可速退。」



81 龍吉公主忙叫碧雲童兒：「快將霧露乾坤網撒開，往西岐城內大火上罩去！」此寶含着真水，網到處，火焰立刻熄滅，同時將萬隻火鴉統統收去。



# 毀滅天鵝島

加勒比海的天鵝島，極端神秘，盟國情報局長認為它是蘇聯建立海底農場的巢穴，出動潛艇進攻失敗，再用越洲飛彈偷襲失手，索性派遣超級戰機展開大轟炸，投下「中子彈」，毀滅了它，才發覺島上杳然無人。

## 聖母院石階下面的秘密

黃昏的巴黎，透着一股神秘色彩，因為這一段時間，剛好是白天的盡頭，黑夜剛開始，紙窗仍然掛着錦繡斜暉，街燈已經吐亮，整個巴黎浮沉於醉生夢死的境界中。

有一個人身型高大，穿了灰色的雨衣，走進一間稍為帶着邪氣的中下級客棧，要了一個房間，便即關上房門，做他認為必須做的工作。

他隨身帶備一枝粗大的「水筆」，那種筆本來是用以塗抹阿拉伯數字的，大多數碼頭的管工用它在木箱上面寫下一些號碼，普通人不會攜帶它，更加不會用它在牆上寫字，相當奇怪，署名「巴洛奇」的住客，剛剛關上房門就拿出這樣粗大的藍色「水筆」在牆上寫字了，他似乎受了重傷，十分吃力，然後寫出一行字：「神聖的巴黎」。

他並不滿足，揮筆再寫一些數字，一口氣寫下六個數字，全部是「3」，他還想再寫，辦不到了，殺手已經追蹤而至，一共有兩個人，用肩膊撞擊那扇房門，跟着用腳去踢，發出一連串蓬蓬的聲響。

房門被他們撞開了，這兩個奪命殺手剛剛走進房門就拔槍射擊，霎時間，槍聲卜卜，巴洛奇倒下來，鮮紅的血從嘴角以及胸膛分別吐出，誰也沒法救活他了。

他最少吃了六粒子彈。

兩個殺手已經完成任务，立刻轉身飛奔，雖然地面人聲嘈雜，仍然沒有人阻攔他們。

天色入黑了，兩個殺人者從後門走出「麥勞萊客棧」，很快就隱沒在茫茫的夜色中。

施華探長獲悉兇案發生的消息，率領幾個探員抵達現場的時候，兇手已經無影無踪，充其量他只是從附近橫街窄巷走動的途人口中講述的情況，證實兇手在客棧的後門逃走，這一條綫索沒有甚麼用。

兇手戴了很薄的膠手套行兇，沒有指紋留下，在三一七號房間之內找得到的指紋全是兇手的，剩下來的指紋係那個房間另外一些住客留下，跟本案無關。

剩下來的綫索，可以說是唯一的綫索，只是白牆上面用藍色水筆所寫的文字以及阿拉伯數字。

探長叫人拍照之後，通知店翁麥勞萊，暫時封閉三樓第十七號房間，派一個探員留守，盡量想辦法保存死者用水筆寫的字句，他依照一般查案手續去做各種應做的手續之外，便即離去。

死者被驗屍官何達證實已經死亡，不必送到醫院了，索性把他放在黑箱車中，直送殮房，收藏在冷藏庫內，聽候警方檢驗。

從各種跡象觀察，署名巴洛奇的人，



不必在對方追殺的時候才找尋客棧住宿，雖然麥勞萊客棧裏面的人以為店主麥勞萊都矢口否認他們對巴洛奇絕不認識，巴洛奇起碼知道那個地方有一間客棧，三十七號房間打開窗子就可以望得見聖母院路，他然後匆匆忙忙的要了那個房間，此外，巴洛奇是否把菲林放入石階之下的去水瓦筒裏面呢？仍有研究，假如它是他本人放入瓦筒的，他用不着在牆上寫下那麼多的阿拉伯數字，全是「3」字，看來他未必是親手把菲林送到石階下面收藏，幹這種工作的另有其人，他只是得到一些風聲而已，進一步推想，巴洛奇並非在三幾天之內才進入巴黎的，雖然他不是巴黎居留數月之久，總會留下有旬日過外，他沒有遇害之前，肯定他會到處遊逛，他是個體力旺盛的男人，遲早會走進巴黎色情場合最多的「蒙瑪特區」，說不定有人跟他碰過頭，無可奈何當中，只好走到蒙瑪特區看看。

普通人走進蒙瑪特區企圖找尋一些破案的線索，必然白費氣力，施探長就不同，他闖入脫衣舞院林立的一角，拜訪當地的「蛇頭」葛烈達。

那個中年婦人已經有四十多歲，看來她仍有點風韻，假如她在美國西北角一個僻靜的城裏賣弄風情，仍有一些發了橫財的牛郎追求她，甚至為了愛情拔槍應戰，可是，她置身於萬紫千紅的蒙瑪特區，佳麗太多了，她自問門不過她們，索性投入黑幫，變成當地黑幫頭子胡洪的情婦，胡洪死了，她就掌握大權，控制當地的色情架步。

這種女人一向是面面俱到的，如跟警方打交道，不止一次，聖母院路那邊的施探長親自駕臨，她當然是笑臉相迎。

施探長落坐，她送上名烟美酒，向他打趣：「探長如果看上了某一個舞娘，我一定把她雙手奉送，有話直說吧，不必客氣。」

施探長笑了笑，說：「今日我登門拜訪，並非垂涎美色，希望你別逼她爬上我的雙人床，我只是想跟你做個交易，我知道你控制的邪牌女人有幾十個是受到法庭判決，需要警方監視的，她們每週必須向警方報到，而且受人管束，對你是很不便的，如果你協助我破案，把殺死巴洛奇的兇手抓出來，我就設法解除那些邪牌女人的束縛，讓她們得到真正的自由，你的意思怎樣？」

「作為一個交換，你提出來的條件太過輕微了，我希望你給我比較優厚的條件，我的意思是想你放走一個人。」葛烈達很悠閒的說。

施探長頗為詫異說：「你需要我放走你的人嗎？他是否兇手，被判死刑呢？」

「不，這個人不是兇手，她沒有被判任何一種刑罰，只是被人軟禁在玻璃屋內而已，還有一點，我必須多講一句，這個人並非彪形大漢，只是千嬌百媚的女人，她決不會行兇。」

「為甚麼你要我協助你一臂之力把她放走呢？」

「這是我的事，你不必理會。」

「好的，她被甚麼人軟禁起來？最好我知道她在巴黎是一個怎樣身份的女人，

幹些甚麼？因何她被人綁架軟禁？你這個問題回答我好嗎？」

「當然可以，我先行講出她的芳名，她就是巴黎紅磨坊夜總會跳肯肯舞首席舞娘歌麗絲，如果你曾經跟朋友到紅磨坊欣賞歌舞，你應該記得她，由於她的交遊廣闊，法國情報局長歐德認為她是間諜，却又沒法抓到她犯罪的證據，索性把她軟禁在山邊的石屋，如果你能把她救出來，我只是打個電話給她，她就會替你找出殺死巴洛奇的兇手來，你明白我意思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假如殺死巴洛奇的兇手係她的手下，她就有辦法把他交出來。」

「正是如此。」

「有一件事情我仍然猜不透，如果法國情報局長歐德沒法抓到她的犯罪行為的證據，只是把她軟禁起來，那是沒用的，難道他有本領把她軟禁一生嗎？」

「他當然不會把她軟禁一生，大概他的意思認為把她拘押在一個僻靜的地方，表面上看來，該處的防守力量很薄弱，誘惑她的同黨到那個地方救她，到時抓住她的同黨，就可以從他們口中把她的犯罪行為招供。」

「這個方法不錯，我自信有辦法救她，你等着看吧，現時請你把她被囚禁的地點說出來。」

「說起來我真是太過沒用了，我只是知道有這件事，不知道她囚禁在甚麼地方，只能告訴你，該處係山邊石屋。」

「那不要緊，我自行查探好了，三天之內，我就把她送到了府上。」

最後，施探長很有把握的說。

## 探長救出女諜

施探長果然有辦法，翌日他再度拜訪情報局長歐德，落坐不久他就很冷靜的說：「上次你說過巴洛奇這個人是三重身份，本身是美國特務，暗中替蘇聯工作，此外，他還把調查得到的秘密賣給國際間諜，就算他不是國際間諜，也跟某處一個國際間諜搭上，實情如此，他死前跟甚麼人接觸過呢？這個問題十分重要，經過深入查探之後，我才知道他死前跟一個女人秘密接觸過兩次，最後一次接觸還在床上進行的，相信他倆除了生意上的接觸還有肉體上的接觸，那個女人就是紅磨坊夜總會首席舞娘歌麗絲，可惜她已失踪，否則，我有辦法跟她晤談之際逼她招供。」

「為甚麼巴洛奇找她呢？是否他打算把那些菲林賣給她呢？」

「不，撈間諜這一行特別重視交情，巴洛奇本身有一種屬於美國軍事上的秘密，打算跟她交換，那捲菲林其實是藏在她的那邊的，並非巴洛奇拍攝得來，她相信巴洛奇，以二十四小時為限，先行把菲林交給她，由他潛赴巴黎的一個秘密地點，把它跟甚麼人交換，假如他超過這個鐘點沒法把他答應的秘密交出來，她就不留情，把他殺掉，這件事情演變下去，巴洛奇惹下殺身之禍，可以說她是真正的兇手。」

「巴洛奇答應跟她交換的情報是甚麼呢？」

「聽說它是美國空軍在月球駐防必需

哈里監視他，兼且引路。

由他協助，施探長很順利的抵達了石屋戶外，他對哈里說道：「我今次行動仍是秘密性質，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在旁，她一定會守口如瓶，你在戶外等候一會，好嗎？」

哈里點點頭答應，眼見探長駕車駛入那間石屋，他沒有工作做，只是在戶外徘徊，他做夢也想不到施探長運用「掉包」的方式，偷龍轉鳳，汽車的貯物箱裏面已經有一名舞女躲着，她憑着一個蛙人用的氧氣筒，故此那個地方完全封密也不愁缺少氧氣，後來——施探長故意把汽車的車頭朝着石屋圍牆入口那邊放置，她偷偷的爬出來，利用汽車掩護，讓施探長入屋把她帶走，然後交換，那就很順利的救出了她。

歌麗絲仍然利用氧氣筒躲在貯物箱裏面，施探長一出一入，沒有人檢查他的汽車，因此這個計劃很順利就完成，至於掉包的女人，故意在大客廳裏面走動，讓情報局的人透過玻璃窗用望遠鏡眺望，看得清清楚楚，她與歌麗絲的臉貌相似，體型一流，還穿上歌麗絲的衣裳，跟歌麗絲被人帶走的模樣十分逼真，當然她可以冒充歌麗絲，而不至於被人揭穿真相。

施探長救了歌麗絲，把她送到葛烈達的寓所，葛烈達大感詫異，說：「施華先生，你真是名出色的探長！」

施探長說：「你答應過我，假如我把她救出來，她就肯吐露全部秘密，把槍殺蘇克探員的兇手交出來，在車廂之內，她一直躲在貯物箱，我沒有機會跟她交談，



圖為盟國聯合作戰部隊發射的越洲飛彈，身上有硬壳，不怕對方用地對空飛彈截擊。

的氧氣供應倉庫，要是蘇聯派出來的戰機在逼近月球的時候發射火箭，擊毀那個倉庫，相信月球上面的美國人，約五六百個，全部會缺氧身亡，那個情報比較蘇聯建立的海底農場更加有價值，故此她答應交換。」

「假如你有機會跟她碰頭，你憑甚麼本領逼她招供做呢？」

顯然歐德對他所講的話發生興趣了，施探長想了一想，說：「我是探長，對一個不肯洩漏秘密的疑犯，另有一套，就以眼前的一宗血案來說，拋開間諜活動不談，只談謀殺方面，我已經抓了當晚發槍射擊巴洛奇以及槍殺探員蘇克的兇手，如果他在法庭上面供述，由她派遣，她係兩宗血案的幕後人，她就會判處終身監禁，憑

着這一點，我認為她一定屈服，聽說最近她失踪，跟情報局有關，也許你知情，如果她確實落在你的手上，希望你肯讓我見她。」

歐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探長，這一宗連環槍殺案原來是這樣複雜的，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我相當幸運，在她潛赴石屋幽會的時候突然出擊，把她軟禁起來，可惜她的情郎沒有赴約，抓不到他，我正在擔心怎樣逼她吐露秘密，因為我沒有權力非法禁錮一個女人的，碰上了你，再好也沒有了，現時我把她交給你，由你決定怎樣對付她吧，不過，你進入石屋之後，在石屋外面我派出去的八個特務殺手，仍不撤退，除非你企圖把她劫走，否則，你是很安全的。」

儘管施探長係多年的老友，歐德仍要給他一些心理上的威脅。

探長聽了，毫不在乎，說：「我怎會把她劫走，別忘記，她只是一名舞娘，不是一枚大鑽石！」

歐德笑了笑，說：「探長，你是否現時就想去看她呢？」

「打鐵趁熱，最好現時就去看她，如果我在她身上得到甚麼寶貴的資料，一定毫不保留的把它交出來。」

「好，我派人坐在你的汽車司機座位旁邊，由他帶路，你的汽車是否停放在戶外呢？」

「是的，它確是停放在戶外。」

探長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便立即告辭了。

情報局長派出最親信的一個情報員「

現時請你把我的身份以及我希望知道的秘密說出來。」

有言在先，葛烈達當然不會反悔，他先行對歌麗絲講述探長怎樣佈局救她，他想知道一些甚麼，然後對歌麗絲十分誠懇的說：「妳一定要幫我的忙，滿足探長的需要，不然的話，我就站不穩，妳知道的，如果我站不穩，妳也站不穩。」

「好的，我答應你，現時我所講的話全部屬實！你有甚麼疑問，請你隨意發問吧。」

歌麗絲毅然說。

施探長說：「我開始發問了，是否你保管一箇菲林，它跟蘇聯的海底農場有關呢？」

「是的，它確是由一個國際間諜放在我的寓所，待價而沽，他提出來的條件是美金二百萬元，事成之後，給我十份之一的佣金，此外，我如果沒法找到買主，可以用別的秘密文件跟他交換，包括太空秘密武器或者地面的國防秘密。巴洛奇跟我的交情很深，他堅持先行取去那一箇菲林，由他交到甚麼人的手上，看貨議價，否則，他沒法先行籌得二百萬美元。」

探長說：「因此巴洛奇招惹了殺身之禍，是也不是呢？」

「是的，整件案的過程，你懂得比我更加清楚，我只能對你說知，我沒有派人殺他。」

「那一幫人馬殺他呢？」

「還用說嗎？巴洛奇這個傻瓜帶了菲林到一個很有份量的人那邊，讓對方看貨，跟着他離開，不過一會，他就遇伏身受

重傷了，顯然是買主不想付出巨款，却又妄想取得那一箇菲林，故此派人行兇，他料不到巴洛奇走開，不久，先行暗中把菲林收藏起來，故此巴洛奇死了，他毫無所獲，只好派人看守巴洛奇離開他走過的路，它就是聖母院路，後來蘇克探員取得菲林向你作出手勢表示他已成功，你看見那個手勢，他的爪牙也看見，因此蘇克也被槍殺！」

「照這樣看，那個隱藏在暗處的幕後人就是兇手，這一宗連環槍殺案跟你無關了。」

「不，我也受到牽連的，因為我負責保管那一箇菲林，它竟然失落，對方可能懷疑我吞掉二百萬元巨款，把複製的另外一箇菲林交出去，俾使我被法國情報局局長歐德先生捉去，等於有人保護我，他沒法下手，不然的話，我早已喪生。」

探長吃了一驚，說：「現時你豈不是危機四伏，隨時中彈身亡嗎？」

「是的，你既然把我救出來，希望由你保護我，進行一項救命的工作。」

「要進行怎樣子的一項活動才可以救你呢？」

「我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救我，由我引路，坐在一艘快艇之內，你駕駛它，在夜間潛赴天鵝島，利用紅外光攝影機，先在岸上拍照，又在海底拍照，把那些照片交還給我，你肯不肯爲了我冒險走一次呢？」

「快艇在甚麼地方出現呢？」

「在美國聖地牙哥或者墨西哥開出，都可以如願以償，抵達天鵝島，最簡單的

一種途徑，就是那艘快艇由古巴海岸開駛，究竟我們要選擇那一種途徑呢？任由你決定好了。」

「天鵝島大概是在古巴伸展到加勒比海哪個方向的海中荒島了，是否如此？」

「是的，我還知道海上的航線，怎樣航行，才可以避開古巴的海上巡邏快艇。」

她很率直的說。

既然局勢拉得那麼緊，正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施探長不能不信任她，冒險到天鵝島探索秘密。

他們二人先行研究天鵝島的形勢，打開地圖看看，立刻發覺她所說的天鵝島，準確的位置就是在加勒比海最爲貼近中央的一處，那個地方雖然大海茫茫，以前並非海洋，而是陸地，有一系列的火山，至今仍然在海底找到若干火山的基層山脈，她說的天鵝島只是隨意定名，因爲荒島的形狀有如天鵝，故有這個美麗的名稱，其實它是火山的尖端，伸出海面，論理它距離海底有七千呎過外，決不會變成只有五十呎深的淺海，顯然是菲林所見的海底只是火山湖，並非真正的大海了，想到那邊去，潛入湖中拍照，必須利用快艇，最爲接近那些火山島的一個地方，並非墨西哥或美國境內任何一處，它是獨立的國家，政治立場沒有發生偏差，這個國家就是「牙買加」，如果他們決心探索秘密，以遊客的身份出現，乘坐航機由巴黎飛往牙買加機場，離開機場之後，就在牙買加購買一艘快艇好了，他們必須攜帶的紅外線攝影機以及海底拍攝專用的海底攝影器材，都可以把它看作行李的一部份，拆卸了它

，以便攜帶，到時自行把它帶到快艇上面裝嵌，恢復原來的形狀。

爲了旅遊方面的便利，他倆索性裝模作樣，自稱是新婚夫婦，此行純然是找個美麗的地方度蜜月。

歌麗絲根本上就是水性楊花的女人，看見施探長身型雄偉，有點明星腔，乾柴烈火，一拍而合，兩人還沒有啓程已經睡在一起，因此之後，進行這一項爆炸性的行動，十分順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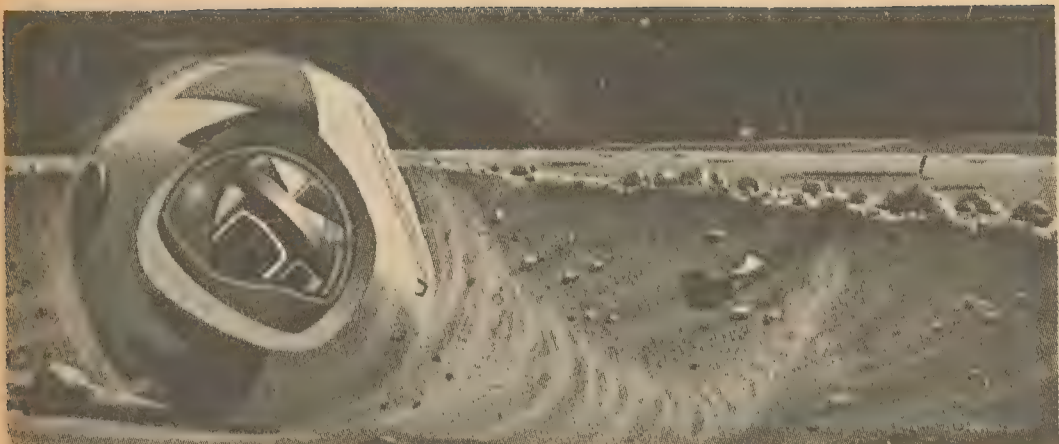
抵達「牙買加島」，購買快艇，還在快艇上面裝嵌海底攝影的器材，這一連串的工作，都已辦妥，兩人就在風高月黑的晚上出動。

從地圖上面計算，這一次航程要花掉八小時才可以抵達，他們必須在天亮之前回航，故此入黑就要啓航。

快艇離開了牙買加島，施探長說：「如果我們所走的路相當正確，天鵝島距離古巴不遠，它是蘇聯的海底農場，古巴當局必然負責保護它，說不定每隔兩三個鐘頭就有炮艇，在海上巡邏一次，至於天鵝島，肯定有人駐守，你說過有辦法闖入禁區，避過岸上以及海上的守衛，我完全信任你，現時我們已經出動了，你不妨把已經獲得的資料講出來，互相研究，如果你仍是守口如瓶，我就不再開口。」

歌麗絲聽了，嫣然一笑，說道：「我們已經發生愛情，甚麼話不可以說呢？我從他們的核心理特務獲悉，古巴當局每晚都有兩艘炮艇，繞着天鵝島的海面巡邏，一艘從東面駛向西方，另外一艘的位置剛剛相反，由西面駛向東方，每隔兩小時繞過

圖爲美國超級戰機在高空投下的巨型「中子彈」，落地後爆炸。



天鵝島一週，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找到兩艘炮艇會合的交叉點，跟着看見它分別駛開，然後沿着交叉點駕駛快艇駛向前面去，必須減低速度，假如他們使用海中錄音器也不會發覺快艇的行踪，因爲它所採取的音響不會超過兩艘快艇在海中航行加起來的音響，甚至岸上另有海中雷達網的設備也難以獲悉對方的行踪，一句話說，我們盡量利用古巴炮艇的音響的擾亂對方的海中雷達網設施，這樣做才可以安然進入火山湖之內。

「此外，我們還要把握時間，在兩艘炮艇再度巡邏到原來會合的地點，看見它駛過，然後回航，照核心的特務稱述，島上擁有最犀利的武器，海上又有炮艇巡邏，我們絕非敵手，只能把握時間去做各種活動，絕對不能夠讓他們發覺，一旦行踪敗露，我們就完了，成功或失敗的比率，大概是百分之五十。」

她很鄭重的說。

看來這一次冒險潛入對方的秘密拍照，凶多吉少，不過，她所講的話如果屬實，按部就班的去做，仍是有可能大功告成的，施探長想了想，說：「我們已經沒有選擇，只好集中精神照原定計劃去做，照我所知，任何一個國家在海上巡邏的炮艇必然是船頭有紅燈高懸的，這樣做避免它跟迎面駛過來的任何船艇相撞，料想古巴的炮艇不會例外，只是我們看見紅燈，便即獲悉它的動向，兩盞紅燈十分貼近，就是它會合的地點，這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一種活動，假如看不見紅燈或者任何一種燈光在海上出現，切勿冒險向前航行。」

「是的，你已經懂得了全部秘密，一切由你作主了，施探長！」她乘機推卸責任。施探長很勇敢的說：「我必然盡力而爲。」

### 探長闖入鯊魚重地

兩人傾全力出擊，進入了禁區，便即停航，後來，發覺兩點紅色的燈光在海上出現，聚在一起，不久，緩緩的分開，各走各路，跟她說過的景色完全相同，施探長喜形於色，說：「我們成功了一半！」

他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看見前面有一連串的山形起伏，恰巧抱住一處海面，如果兩個地方沒有水，便是深邃的山谷，他認爲那是最適宜於下海潛泳的地點了，帶了潛泳拍照的器材下海，花了一段時間，有點焦躁。

歌麗絲突然向他提出一個警告，說：「在岸上看守的人，有許多種犀利的武器，如果他們沒有蛙人在海中守衛，可能利用鯊魚，甚至利用八爪魚，你必須攜帶佩刀以及水中打獵用的漁叉，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已經準備齊全了，快艇上面有一柄鋒利的大刀，除非逼不得已，切勿開槍射擊，即使槍嘴套上了滅聲器，仍是有危險的，因爲槍聲使空氣很強烈的震動，敵人很容易探測得到。」

說完，施探長像一個黑影似的潛入海中。

快艇上面僅有她一個，四方八面黑沉沉，雖然她是特務圈子裏面相當傑出的人

物，可是，她的秘密武器只是迷人的淺笑以及曲線玲瓏的身段，一旦置身於孤立無援的快艇，前面就是敵人控制的秘密，這種遭遇是她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不自覺的心慌意亂，彷彿大禍臨頭。

她呆呆的坐着，偶然把視線投在船頭那邊，她有一個出奇的幻想，自己嚇自己，認爲海裏就快有一個黑衣人爬上來，此人並非探長施華。

她十分吃力才把不穩定的情緒控制。突然，她聽到一些細碎的微聲，好像有人從海裏攀登船頭。

這一驚非同小可，她嚇得整個人跳起來。

在她的視線所及之處，船頭那邊的確有一隻手，不過，它比較一般人的手臂細小，但都很長，很快就伸到她的腳下。

跟着有另外一條手臂伸到船上來。

她不理會那些黑沉沉的東西是否幻覺，揮刀便斬。

她一口氣斬斷了三條長長的手臂，看見一個巨大的頭在船上出現，頓有所悟，她看見的東西不是人，也不是水怪，百份之百是八爪魚，嚇得渾身發抖。

她的刀在發抖的時候跌下來，鏗的一聲，她無暇撿起它了，趕快退後一步，轉身飛奔，走進了船艙，隨手關上了門。

八爪魚的觸鬚很長，她只是斬了三條觸鬚的一截，那種傷害不能夠阻止牠進攻，雖然她已經逃入船艙，八爪魚的頭太大，沒法伸進來，牠仍可以用觸鬚撞破了玻璃窗伸進來的，她的手上沒有大刀，有的只是漁叉，她被逼應戰，只好揮舞漁叉保

護自己，盡力閃避，沒有被長長的觸鬚捲住。

她越來越加軟弱，甚至沒有氣力把漁叉向前衝刺，看來她就被八爪魚捲住，就在這時，救星突然出現，她看見窗外有一個人揮動「電叉」向八爪魚作戰，他正是她的心上人施華，喜極狂呼。

以前蛙人下海只是使用鋼叉，現時已經有了轉變，同是一柄鋼叉，却在它的長桿有一個電箱連結在一起，沒有刺中目標之前，不能夠放電，否則，海水有電，他也遭殃，刺中了一條魚，然後放電，即發即收，牠就會死在電流之下，電力並非強大到使海水受到它的影響，故此向魚類進攻的人只有輕微的震動，不會受傷，如果那種電叉在岸上施展，他更加安全，因為空氣不會傳送電力。

八爪魚雖厲害，鬥不過電叉，牠還沒有伸出長長的觸鬚捲住對方的身體，已經死在電力之下，伸入船艙之內的觸鬚也變成軟綿綿的一堆肉，沒法加害任何人了，歌麗絲因此獲救，她打開船艙的門走出去，緊緊的跟他擁吻，興奮到說不出話來。

施探長跟她合力把八爪魚的屍體推入海中，收拾各物，隨即把快艇向原路駛回。

本來他倆可以很順利的回航，可惜殺了一條八爪魚，牠身上的血流出來，引致鯊魚羣結隊而來，搶着吃牠，整個海面突然出現騷動的景象，警鈴响個不停。

施探長說：「我們不能夠守候到古巴兩艘炮艇會合之後回航了，不管死活，立刻以最高的速度向前衝過去！」

博士。

## 一封信揭穿麵包樹秘密

施探長把巴洛奇被殺的一宗命案作為整個局勢的開端，順序報道他的工作過程，呈上麵包樹，附有照片，作為證物。

卡理博士接過麵包樹，說：「你們把它放在泥土培養，大概是擔心它乾枯，不過，用泥土種植出來的麵包樹，沒有甚麼稀奇，根本上它就是在泥土生長的，我不能夠判斷它的確是在海中種植。」

施探長的臉色一沉，說：「我已經說過，那些麵包樹的確是在海底拔出來的，我並非情報局裏面的人，我所見所聞，未必能夠作準，假如你們派人到該處看看，便可證實我所說的話屬實，不過，這樣做是相當危險的，必須擁有最犀利的武器去抵擋守軍的火箭，還有一點，海中的鯊魚極多，還有八爪魚，不容輕視。」

卡理博士說：「施探長，並非我不信任你，你既然知道這一點，我們要是傾全力進攻天鵝島，只許勝，不許敗，萬一我們進攻的地方跟海底農場無關，那就會受到上峰指責，故此，我要得到更加充實的證據然後出擊，此外，我對你所採取的海底麵包樹，仍有所疑，假如它真的在海底生長，它的枝葉長期缺少陽光照射，不能夠保持碧綠的顏色，那些葉子可能變得柔軟，有如海帶，為了證實我的想法，我打算邀請美國海軍部幫助，派遣小潛艇，另外由法國空軍派出戰機以及垂直升降的戰機，又要一艘魚雷艇，必要時展開海空大戰，

說完，他吩咐歌麗絲開船，他在船上最有份量的火箭台上面留守，萬一岸上有火箭發射，就用「地對空」的火箭迎擊。

那種火箭很細，如果用它進攻，它不份量，可是，用它對付外邊射過來的火箭，它仍是很有效的，因為它可以跟任何一枚火箭在空中爆炸。

果然不出所料，快艇剛剛疾駛，便即看見空中有一縷紅色的火光，向他倆飛射過來，施探長大喝一聲：「來得好！」便即發射火箭。

那種袖珍火箭比較暖水壺更加細小，居然發生威力，把空中以拋物線形狀投下的一枚大火箭擊中，隆隆一聲，兩枚火箭一齊爆炸，在空中出現耀目的火網，十分壯觀。

緊隨着那一枚火箭繼續發射的火箭，還有七枚，先後被擊落，在空中散佈無數光華，快艇在強光照映之下衝過去，沒有損傷，越去越遠，沒有火箭向他倆追擊了，他倆才鬆了一口氣，立刻要應付兩艘炮艇。

他倆的運氣真好，炮艇已經分途駛去，即使看見空中出現火網，沒法在三幾分鐘之內駛到會合的地點，到了它回航之際，快艇已經在視線中消失了，兩人情不自禁，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施華，你是否已經在海底拍了許多幅照片呢？」

「是的，更加重要的證物並非甚麼照片，而是一條條剛剛長成的麵包樹，它就是當年英國派船到西印度羣島種植的一種樹木，它結出來的菓子相當大，榨出來的

汁液可以製造麵包，借此解決了殖民地的飢民的恐慌，我對植物方面認識很少，直到現在，才知道那種麵包樹能够在海底種植，我已經拔了十多條幼樹，它就是海底農場的鐵證。」

「你打算怎樣利用它去證實蘇聯已經準備大批糧食，打算展開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施探長想了想，說：「我現時仍然沒有主意打算怎樣做，只是隱約感到它是一種證物而已，我突然想起了一種頗為重要的事情，為了救你，我找到一個舞女扮演你，那樣安排不能夠永遠拖下去，我必須向情報局長當面解釋，叫他立刻釋放她，他是一個功利主義的人，有了海底農場的證物到手，不管我幹了怎樣對不起他的事情，他都會原諒，你不必替我擔心，反而你本身的安全有些憂慮，希望你暫時躲起來，免得他向你追究，因為這件案證明你的身份確是國際間諜。」

「逃到甚麼地方好呢？」

「我對你的境況所知甚微，不能夠替你決定留在甚麼地方比較安全，你可以任意選擇一個地方躲起來，你需要的生活費，我可以透過蒙瑪特區女強人葛烈達送給你。」

「施華，你只是一名探長，並非巴黎的總探長，怎會有那麼多的錢呢？」

「我一向沒有錢，不過，這一宗大案已經纏在我的身上，我索性捲入漩渦，替北約的盟國着想，殺滅天鵝島，事成之後，我起碼有一百萬美元的獎金，因此之故，我不妨把歷年的私蓄先行拿出來，供給

戰，一切辦妥，務請你引路。」

這番話是他對施探長說的，探長聽了，為之愕然，說：「那個荒島雖然在海底冒出來，屬於史前的火山島，一片荒涼，可是，它附近就是古巴，如果真的爆發海空大戰，古巴可能出面干預，到時吃虧的人必然是我們，不可不慎。」

卡理博士傲然說：「假如古巴出擊，美國的空軍可以在一小時內把它炸到全國癱瘓，蘇聯距離太遠，沒法幫助它，有了這種顧慮，相信古巴當局不敢展開大規模的攻勢。」

探長不再開口了，他仍是覺得卡理博士太過狂妄，不過，這種感覺只能够擺在心上，不敢說出來，甚至不敢在歐局局長的面前吐露半句，因為卡理博士係法國情報局並肩作戰的戰友。

世界難料，兩個情報局長都想立功，決心作出最好的準備，聯手出動，把那天說的計劃變成事實，探長以及兩個情報局長都置身於法國魚雷艇，他不能潛水，故此海中另有一艘小潛艇。

至於戰機和垂直戰鬥機，却停放在魚雷艇的甲板上面。

那麼龐大的陣容，駛向加勒比海，的確是很少見的，由於天鵝島的方位剛剛是在公海之內，故此他們，不必通知古巴當局。

上次施探長自行駕駛一艘快艇闖入天鵝島的水域，已經把航線很詳細的紀錄下來，故此那時他慨然擔任帶路的「領航員」，駕輕就熟，當然不會走錯路，可是，快要進入天鵝島的水域，他就要向兩個情

你享用。」

歌麗絲由衷的感激他，說道：「施華，我從來沒有愛上過任何一個人，只是除了你，希望你珍惜這一段感情，功成身退之後，辭了探長的職務，跟我永遠聚在一起！」

他倆回到巴黎，歌麗絲果然躲起來，施探長單獨拜訪情報局長歌德，第一句就向對方道歉，承認他施展偷龍轉鳳之計，把歌麗絲帶走，跟着講述他駕駛快艇闖入天鵝島的情形，最後，送上照片以及海底麵包樹。

歌德本來想責備他，看見他有那麼超卓的成就，將功贖罪，不再埋怨了，索性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說：「你走開之後的幾天，美國駐守法國的情報局高級官員，跟我密密接觸，他對我說，站在盟國的立場，必須設法毀滅蘇聯的海底農場，事實擺在眼前，蘇聯不敢發動戰爭，因為他們本身缺少糧食，屬於衛星國的人，同樣的缺少糧食，目前只靠羅馬尼亞這個國家供應糧食給它，當然不夠，故此它要經常向外購買大麥小麥和玉米，假如他們有足够的糧食，就會挑起世界大戰，為了大局着想，必須制止它，既然你找到了海底農場的所在地，而且知道它是麵包樹，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即將出動，炸毀天鵝島，事成之後，你可以獲得很高的獎金，到時探長也不必幹了，希望你跟我帶了證物找卡理博士談談，他就是美國情報局的副主任，派往歐洲工作，長居巴黎。」

施探長喜形於色，當晚就跟歌德情報局長進入巴黎海洋生物研究院，拜訪卡理

火山湖，每隔三分鐘就向魚雷艇報告一次，它剛剛進入火山湖，即是上次施探長潛入的水域，忽然中伏，雖然岸上沒有人出現，海上也沒有掃雷艇，它們仍然被魚雷擊中，「轟」然一聲，海水浮起了鮮紅的血漿，潛艇跟船員化為烏有。

卡理博士異常震怒，却又無可奈何，只好下令撤退。

此行毀了一艘潛艇以及兩架垂直升降戰鬥機，另有一批船隻以及機師喪命，他老羞成怒，決心報復，不再研究海底農場的虛實了，索性把施探長拔出來的海底麵包樹，看做真有其事，呈請上峰作出快速的決定，要不要在那些麵包樹的幼苗生長到有真實之前，把它全部炸毀。

很快就有回音了，美國海外情報局的局長安德拉親自到巴黎商量對策，他們認為天鵝島有本領發射蛟型火箭以及從隱蔽的地方發射水雷，不必冒險進攻，索性使用遠距離發射的飛彈襲擊它好了，那種飛彈是最新的秘密武器，可以在貨船上發射，使對方防不勝防，它最犀利的就是厚達一呎的石棉外殼，即使碰上了飛彈，那一枚飛彈自行爆炸，仍然不能夠阻止它繼續飛行，認為它可以順利的摧毀天鵝島。

那種秘密武器本來不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使用，可是，形勢迫人，他們想毀滅天鵝島，只有這個辦法。

決定之後，立刻實現，那一枚好像神秘殺手的飛彈在下里達海面不遠之處發射，發射它的貨船仍是魚雷艇，不過偽裝為貨船之形，照理它一定可以炸毀天鵝島，同時毀滅海底農場，怎料那枚飛彈只是飛

到天鵝島上空，自行爆炸，他們在較遠的一處用戰機在空中使用紅外光攝影機拍照，獲悉它爆炸的原因，只是碰上了一塊堅固的雲。

那塊雲擋住去路，跟鋼鐵同樣堅固，飛彈碰上了它當然是自行爆炸了，不消說，那種奇異的雲必然是用來防範飛彈襲擊的最新武器了，區區的一個荒島，他們出動飛彈也沒法攻入，委實可悲。

卡理博士認為這一場決鬥是無可避免的了，索性向美國太空總署建議，利用高空襲擊的方法擊散「鋼鐵雲幕」，然後投下巨型炸彈，把天鵝島完全毀滅，不過，這一項建議不能在短短的十天八天決定，太空總署一定派人調查這件事，那一幫人起碼有一段時間休息，施探長也恢復他的職位，回到巴黎做探長了，他十分掛念歌麗絲，百忙中，他抽了一個空，到女強人葛烈達的寓所查問。

葛烈達迎他到客廳落坐，說：「探長，爲甚麼你這樣遲才來找她呢？她已經離開法國了。」

施探長心上一沉，說：「她到了甚麼地方去？」

「我也不知道她到甚麼地方，她留下一封信，叫我當面交給你，也許那封信說出她在甚麼地方，你自己看吧。」葛烈達說。

施探長拆開那封信看看，它確是歌麗絲的筆跡，她寫下來的秘密相當驚人，他看了，不自覺的心裏發抖。

那封信最重要的一截，這樣寫下來：「探長，天鵝島的戰役越來越加嚴重了，

說不定它會變成第三次世界的導火線，你認真要當心處理這件事，我不想捲入漩渦，只好暫時告別，請你原諒。」

「我們聚在一個時候，我還不知道這件事情竟然是那麼複雜，揭穿了它的秘密，所謂海底農場，只是一個騙局，把岸上種植的麵包樹，摘下一些幼苗，放在天鵝島包圍的火山湖裏面，讓你們摘取，當你們派出了魚雷艇以及戰機到那邊去，另外加上了潛艇，他們才發揮威力，把你們迎頭痛擊，險些同歸於盡，此後，你們可能採取更加猛烈的攻勢，全是輸的，直到你們出動最有份量的秘密武器爲止，換句話說，蘇聯假借天鵝島使你們出動秘密武器，看看你們的實力，我懂得的秘密只是這些，全部寫下來，希望你看了趕快阻止情報局長大舉進攻，你們未必鬥得過他們，因爲他們有備而戰。」

施探長閱讀一遍，十分痛苦，很遲，他才有點氣力開口，說：「葛烈達，她到了甚麼地方去？」

「她以前離開巴黎一定把目的地對我說知，這一次她沒有講及一句，顯然她決心逃避現實了，天空海闊任鳥飛，你有甚麼辦法追蹤呢？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施探長聳了聳肩，苦笑一下，說：「我暫時把這件事情拋開了，因爲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儘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你協助我一臂之力，倘若你獲得她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說完，施探長轉身走開。

他回到市中心區，先行打電話給法國情報局長歐德。

歐德接見他。

他把那封信送上，歐德閱讀一遍，臉色大變，說：「我們錯得太厲害了，走錯了第一步，必然逐步錯下去，弄到泥足深陷，依目前的形勢分析，我們應該立刻把這封信焚燒，同時把海底麵包樹的秘密藏在心坎裏，半句不能洩漏。」

「我明白了，美國跟蘇聯所擁有的秘密武器遲早要拈出來的，對法國沒有甚麼損害，就讓他們火併吧！」

歐德聽了，哈哈大笑。

### 投下中子彈人獸俱亡

歐德跟施探長談過，實行煽動美國情報局長傾全力進攻天鵝島，這個願望果然達到，二十天之後，有命令交到他的手上，他不必到戰場去，只是在毀滅天鵝島之後收拾殘局好了，歐德也相信美國必然獲勝，但難以預知他們打算用甚麼秘密武器進攻。

大舉出擊的前夕，卡理博士跟歐德以及施探長兩人在座，他透露美國即將採取的一個巧妙的安排，說：「所有秘密武器都是互相剋制的，既然蘇聯發明了鋼鐵雲幕去抵擋飛彈，我們也有一種秘密武器毀滅它，先行在高空投下燃燒彈，它碰到任何一種障礙物都可以燃燒，雲幕燃燒之後，才把最猛烈的超級炸彈投下來，只消一個炸彈就可以毀滅天鵝島了，它就是中子彈。」

中子彈的殺傷力跟氫彈不同，它不會使那個地方發生大火，隨即焚燒，但可

以使該處活着的動物死亡，死因是神經系統震裂，美當局曾經在越南戰場使用過中子彈，證實有效，到時肯定可以把整整一個火山島上面的守兵全部殺掉，更妙的是絕對沒有太過濃厚的輻射線留下，炸後一句，便可安然無恙的走到島上過活。

卡理博士對這個毀滅性的攻勢十分佩服，認爲它一定成功，不過，對方的鋼鐵雲幕被破壞之後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厲害的秘密武器搬出來呢？仍是難以預卜。

到了美國空軍大舉出擊的一天，先行在接近千里達海面正在航行的貨船發射飛彈，迫使對方以鋼鐵雲幕應戰，跟着美國的戰機在五萬呎的高空出現，投下十多枚燃燒彈，果然生效，眼見雲幕發出耀目的火光，三十分鐘之後，雲幕化爲烏有，然後投下中子彈。

中子彈在天鵝島爆發之後，島上沒有動靜，就像是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美國戰機完成任務，飛回佛羅里達州的空軍基地擺慶功宴。

旬日後，卡理跟歐德兩個情報局的首腦乘坐魚雷艇出動，目的地就是天鵝島，歐德對施探長說：「天鵝島已經毀滅，沒有你的事了，你不必跟隨我們到那邊去，還是留在巴黎做你的探長吧。」

他沒有提及獎金，施探長發生很大反感，卻又無可奈何。歐德以爲此行十分順利，想不到他們駕駛的魚雷艇在天鵝島靠岸，大部份船員登岸之後，不過走了一小段路，立刻被伏兵截擊，全部喪生。

魚雷艇上面的人聽到密集的機槍掃射

聲，不敢登岸了，祇是乘垂直升降戰機到空中查看，它剛剛升起，便即被火箭打落，卡理博士大驚失色，下令撤退。

回到巴黎，他很沮喪，對歐德說：「你知道嗎？古巴比較我們更加接近天鵝島，他們很快就派人到島上去，再搶佔了它，我們鬥不過他們，只好再度投下中子彈了。」

這是他的想法，華盛頓當局並不主張這樣做，有些話回覆，可以說是另外一種方式的命令，這樣說：「作爲種植麵包樹的海底農場，投入中子彈之後，它已經失去培植任何一種糧食之用，毫無價值，那就等於絕地，任由古巴佔領它好了，不必進攻它！」

死的人已經死了，循例給以撫卹金，便即了結，對歐德來說，似乎他們獲勝，又像是失敗，覺得面目無光。

施探長到蒙瑪特區拜訪葛烈達兩次，仍是找不到歌麗絲，甚至沒法打聽到關於她的消息，他的內心有一個奇異的想法，認爲她仍然留在巴黎，她懂得很多秘密，既然她不肯露臉，試一試採用另外一個方式跟她聯絡，在巴黎日報登一段廣告，連刊三天，大意是說他很想知道一個荒島爲甚麼毀滅之後，那麼快就可以重建，希望她給他一個電話。

那個電話就是葛烈達寓所的电话，雖然那段廣告沒有指出它是寫給歌麗絲看的，照他想，歌麗絲如果看到那一段廣告必然懂得它說的荒島就是天鵝島，決不會永遠緘默，可能她有些反應。

廣告刊出了三天，有反應了，葛烈達

收到一個錦盒，上面有一行字：「它是我送給施探長的生日禮物，請你看見他的時候替我轉交。」

下邊的署名是「歌麗絲」。

葛烈達收到一份禮物，沒有拆開它，打電話給施探長，施探長獲悉此事，興奮莫名，趕快走到蒙瑪特區看她，當面拆開錦盒。

盒蓋打開了，放在盒子裏面的東西，竟然是一個玩具，它是孩子喜歡玩的「機械人」！

只是看見「機械人」，沒有片言隻字，這時候，施探長也知道她想說的是甚麼，她分明是借此對他說知，在天鵝島的守軍全部是機械人，「中子彈」對它沒有威脅，明白了這一點，他呆若木鷄，葛烈達在旁喊了幾聲，他如夢方覺，頻頻向她道謝。

他不敢把這個秘密對歐德說知，其實他第一次夜探天鵝湖，那個地方已經是用機械人守備。

最低限度，蘇聯佈局誘美軍進攻那個荒島，懂得對方最後施展的一招就是「中子彈」，它沒法毀滅機械人，因爲機械人沒有神經系統。

如果他把这个秘密向歐德透露，歐德對卡理博士透露，一層層的反映上去，可能引起另外一場戰爭，還是不說爲妙。

經過一番思慮之後，施探長堅持保守秘密。

天鵝島沒有落在他們的手中，故此他沒有獎金。

(全文完)

98-04-43-04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13165
名戶款收	名戶款收
(雨辰書報社)	(武俠世界)
戳郵局辦經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

300.000本70.1. 134×192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60P.模)保管五年(滿光)

###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13165
名戶款收	名戶款收
(雨辰書報社)	(武俠世界)
戳郵局辦經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  
開斯勿請但寫填必不聯此款存人本戶帳、二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 俠義傳奇小說

## 天劍

黃鷹·文  
可飛·圖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無忌帶南宮絕回到莊上，遇到了二兒子上官雄，出言無禮，要和南宮絕比武，南宮絕見他少年氣盛，答應上官無忌出手和他走幾招，挫挫他的驕氣，上官雄不服，杜九娘走來查詢，她亦不問清原因，亦不知南宮絕的身份，憤然舉劍和南宮絕廝鬥起來，南宮絕不敢傷害她，只守不攻，杜九娘有名是母老虎，搶攻不下，更瘋狂刺殺，幸她的父親「中原無敵」杜樂天聞聲趕至，飛劍削斷杜九娘的劍，制止她逞兇，杜樂天見南宮絕彬彬有禮，徵詢之下知道是有名的南宮世家之人，以禮相見，知道他的來意是防止壁虎來尋仇，更敬重他的為人……

## 不擇手段 兒子喪生

杜九娘又是一聲悶哼，索性閉上了嘴巴，杜樂天仰首接道：「天意是沒有人能夠抗拒的。」

語聲突斷，他霍地側首望向莊門那邊，一個二十左右的錦衣青年即時從莊外飛進來，雙腳離地，身形凌空，却絕不像在施展輕功，只像在飛。

可是人又怎會飛？

青年人面色蒼白，有如死魚肉一樣，右手緊握着一柄劍，劍鋒反刺入自己的胸膛，一雙眼睜大，充滿恐懼，也充滿了痛苦，却一聲不發。

一飛數丈，仆倒地上，骨碎之聲立起，那刹那之間杜樂天已看清楚了那個青年人，杜九娘上官無忌也都看清楚。

南宮絕當然一樣清楚，却不認識那個年青人，但立即便知道。

「高兒——」杜九娘脫口一聲，一張臉同時蒼白。

上官無忌面色亦變，身形暴起，疾掠了過來，他快，杜樂天更快，他尚未躍到，杜樂天身形已經落在那個年青人的身旁，一把將那個年青人扶起來。

一接觸那個年青人的肌膚，他的面色亦變了。

上官無忌忙問：「高兒怎樣了？」

年青人正是他的大兒子上官高。

杜樂天搖頭，沉聲道：「一劍穿心，已氣絕多時。」

杜九娘這時候亦已掠至，高呼：「高兒！」伸手將上官高抱住，上官高也真的經已氣絕多時，手足都冰冷。

上官雄急步走了過來，奇聲道：「娘，大哥為什麼自殺？」

杜樂天叱道：「胡說，他是被人折斷手臂，將劍反刺入胸膛。」

上官雄吃驚的道：「是誰下的毒手！」

上官無忌一字一字的道：「壁虎。」

「何以見得？」杜樂天仍有些懷疑。

上官無忌道：「看高兒的左手。」

衆人的目光一齊落下，只見上官高左手握拳，握得却並不怎樣緊，指縫間有一條細小的，灰白色的尾巴伸出來，不停在抖動。

杜九娘吃驚道：「那是什麼東西。」

上官無忌不答，揮手扳開了上官高握着的左手五指，一條大壁虎立時從掌中爬了出來。

杜九娘雖然武功高強，這下子仍然忍不住一聲驚呼道：「壁虎。」

上官無忌道：「這是壁虎的殺人習慣，在死者手中放一隻壁虎，讓別人知道人是他殺的。」

杜樂天鬚鬚俱顫，右足落處，那隻方從上官高身上爬下的壁虎，立時被他踩碎。

他雙手握拳，沉聲道：「好一個壁虎，若是讓我碰上了，必教你粉身碎骨。」

杜九娘這時候才回復常態，悲從中來，眼淚不覺就滴下，她到底是一個女人，任何一個母親看見自己的兒子橫死在自己面前，都難免悲哀，傷心流淚。

上官無忌面色鐵青，道：「想不到他這麼快就來了，而且……」

杜樂天接道：「知道高兒是你的兒子。」

上官無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與他勢不兩立。」

杜九娘霍地回頭，冷笑道：「你就是懂得說話，你若若有本領，壁虎早就死掉了，那還留得到現在。」

「娘子……」

「你還我一個兒子！」杜九娘厲喝。

上官無忌道：「我是孩子的父親，何嘗不痛心。」

「你痛心？」杜九娘冷笑：「你恨不得他們全都死去呢。」

「我怎會這樣！」

「問你的良心。」

上官無忌歎息：「我若是不擔心他們，不愛惜他們，也不會馬不停蹄趕回來，他們



「他根本不配用這支劍。」杜樂天搖頭接道。「人既然都死了，劍還留着幹什麼？」

他的語聲忽然變得異常低沉，轉身舉步，往林外走去，挺直的身子不知何時已變得有些佝僂。

上官無忌看在眼內，由心歎息一聲，他知道這個老人心中的難過，轉向南宮絕打一個招呼，亦自舉步。

南宮絕稍作沉吟，才舉步走前，他的脚步顯得有些沉重，心情也一樣。

壁虎行事的迅速，因此是在他意料之外，更令他奇怪的却是那些炸藥原可以佈置得更好，壁虎却没有加以好好利用，目的似乎就只在警告。

在這個時候已經沒有這種必要的了。夜已深，杜家莊的大堂內仍然燈火通明。

大堂正中放着一副棺材，棺蓋尚未放上去，上官高的屍體就放在這副棺材之內，已換過一身素白的衣裳，毫無血漬，面龐亦洗抹乾淨，看來一些也不像是死於非命。

最低限度在別人看來就是這種感覺。杜九娘就坐在棺材旁邊，面色鐵青，一雙眼睛一眨也不眨，凝望着上官高的面龐。

她平日最疼的就是這個兒子。她既不作聲，也沒有任何動作，伴在她左右的上官雄上官鳳都只有呆在那裏，想走開也不敢走開。

杜九娘心情如何惡劣，他們當然想像得到。

得到。

她最小的女兒上官芸却還站在杜樂天身旁，正在替杜樂天添酒。

大堂之上屏風之前擺開了一桌酒席，客人就只有南宮絕一個。

這頓酒菜，這個客人當然吃得並不怎樣開心，他原是想隨便吃些東西，又怎會不明白主人家發生了這種事，心情都絕不會怎樣好。

杜樂天却不同，他本來就喜歡交朋友，好像南宮絕這種少年英雄，又怎會錯過，他欣賞南宮絕，也要從他口中聽聽現在的武林與往昔有什麼不同，又出了多少英雄豪傑。

他們一面喝酒一面談話，杜樂天知無不言，上官無忌亦好像忘了喪子之痛。杜樂天更就細懷當年羅馬江湖的雄風勇武。

可是就在那時候，杜九娘來了，在她的左右，陪伴着上官雄、上官鳳兄妹，跟着就是四個僕人，抬着上官高的棺材，她吩咐將棺材放在堂中，然後逐走那四個僕人，找了一張椅，坐在棺材旁邊，坐到現在。

她沒有說什麼，只是呆坐在那裏，伴着她的是上官雄上官鳳兄妹雖然有些不耐煩，却不敢離開，有生以來，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母親這樣子。

杜樂天知道女兒難過，所以才沒有將她趕走，也沒有理會，照樣喝酒。

上官無忌原想離座過去陪伴杜九娘，却被杜樂天阻止，亦只好一旁喝酒。

他們其實都已有些醉意。

南宮絕看得出，在他們第三杯酒喝下去的時候，他已經看出他們那樣喝下去，一定會醉倒的了。

他們根本就不是喝，是將酒倒進嘴巴裏。

南宮絕沒有這樣倒酒，無論什麼時候，他都會盡可能保持清醒，現在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更加要這樣。

壁虎仍然窺伺在附近。風吹堂戶，仍帶着初春的寒意。杜樂天舉杯又倒下嘴巴，一口氣將酒喝盡，目光落在南宮絕面上，忽然道：「老弟，難為你。」

「老前輩何出此言？」

「面對棺材喝酒，如何喝得舒服？」

「不要緊。」南宮絕看來不像說謊。杜樂天道：「我不知道你心裏是否這樣想，但看來應該不會假的，你應該是一個老實人，也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朋友，我高興認識你，來，再喝一杯。」

「已經太多了。」南宮絕沒有將杯拿起來。

「久聞你酒量也不錯，怎麼才喝這幾杯便吃不消了？」

「本來還可以再喝的，就是心頭有一條壁虎，難免有些影響。」

杜樂天大笑。「原來你在擔心那斷，便是吃了豹子胆，那斷也不敢闖進來。」笑語聲甫落，「嗤」的一聲破空聲響便傳來，杜樂天一怔，目光一轉，盯着堂外。

南宮絕即時一聲：「一支弩箭！」三個人立刻站起來。堂中不過少了一盞燈，是稍為暗了一些，他們却有一種錯覺，整個廳堂都暗下來。

杜九娘亦有所覺，呆坐的身子一震，目光一閃，突然拔劍，疾刷了出去。

三支弩箭就在這時候向上官雄射到，杜九娘劍劃處，正好將弩箭以劍擊下。上官雄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這才慌忙將劍拔出來，上官鳳亦自拔劍。

杜九娘却叱道：「站在這裏，不要亂動！」

那利那，窗櫺糊紙破裂，又是三支弩箭射進，將三盞燈火擊滅。

大堂更暗，上官鳳再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杜樂天霍地擲杯地上，大喝：「不要作聲，不要亂動！」

他們三個也不動。

東面一幅窗紙條條的亮起來，雪白的窗紙之上，出現了一條奇大的壁虎影子。

杜樂天脫口一聲：「壁虎——」

南宮絕接道：「影子出現的方向與弩箭射來的方向不同。」

杜樂天點頭。「這若是一個人的所為，身形迅速不在話下，對莊院的情形必然了然於胸。」

上官無忌接一句：「一箭一燈，太準確了。」

杜樂天冷笑。「難道壁虎真的是我們這裏的常客，是我們的好朋友？」上官無忌皺眉道：「這樣看來，並不是全無可能。」

那株梧桐樹之上並沒有任何反應，一直到他掠到了樹下，也仍然沒有。

他身形不停，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順長的身子便有如靈蛇一樣，貼着樹幹疾往上竄去。

即時風聲一响，杜樂天如飛掠至，在樹下停下，沒有往上掠去，但身形雖然不動，但經已有如上弦之箭，隨時準備射出去。

老江湖到底是老江湖。

南宮絕身形不停，眨眼間已竄上了三丈，再上升半丈，就是那盞燈所在。

那是一盞孔明燈，放在一支檯上，三面密封，只空出一面，那一面原也用木板密封，在那塊木板當中却開了一個圓洞。

燈光也就是從這個圓洞射出，所以特別明亮。

燈旁沒有人，那之上枝葉雖然茂盛，却也不覺有人躲藏在那裏。

南宮絕又徐徐的吸了一口氣，右手往樹幹上一按，身子颯的往上疾掠了起來。

並沒有任何的襲擊，他身形輕捷如燕，半空中一折，落在一條橫枝上。

杜樂天這時候才振吭問道：「那之上可有人？」

「沒有——」南宮絕回答得非常的肯定。

杜樂天接問：「那條大壁虎的影子是燈影？」

「不錯，一條壁虎懸在燈前，燈光將壁虎的影子投射到窗紙上，便變得很大的了。」

杜樂天說道：「要找一條壁虎輕而易舉，但這盞孔明燈，周圍十里只怕也買不到。」

（未完·五）

「老夫一定要將他抓住，看他到底是那一個。」

杜樂天這話才說完，那條壁虎的影子便移動起來，彷彿要破窗而入。

影子差不多有人般大小，真正的壁虎又怎會這樣大？

上官無忌南宮絕那利那忽然省起不醉無歸小酒家那個店老闆曾經提及那個殺手壁虎真的有如一條壁虎般。

他們相顧一眼，上官無忌隨即問：「南宮兄的意思？」

南宮絕道：「我們若是不出去一看，便要給他譏笑胆小的了。」

「不錯！」杜樂天插口應一聲，一頓吩咐。「九娘小心看護雄兒他們！」再一頓轉喝道：「闖——」

南宮絕道：「三個方向！」語聲一落，身形如箭般射向出現壁虎影子的那個窗戶！

杜樂天身形亦動，直射出窗外，上官無忌南宮絕相反方向的那一面窗戶射去！

「嘩啦」聲响中，兩扇窗戶盡碎，上官無忌南宮絕分從東西兩面窗戶闖出。

上官雄上官鳳立即靠向杜九娘身旁，杜九娘握劍在手，一聲也不發。

年紀最小的上官芳亦拔出劍，用的是一雙短劍，每柄劍只有尺半長短，手法迅速而穩定，從這一點看來，她的武功只怕還在上官雄上官鳳之上。

一寸短一寸險，她武功若是不好，只怕也不敢用那麼短的劍，而看她的神態也

有意無意已護住了全身的要害。

南宮絕目光一轉，身形再起，掠向那株梧桐樹，他的身形迅速而靈活，一支劍

靜悄悄的立在原處。她原就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

木屑紛飛中，南宮絕箭一樣穿窗而出，劍同時出鞘，那條壁虎的影子亦自在木屑紛飛中碎裂，但連隨又凝結，移落在對窗的牆壁上。

那只是一個影子而已，可是那利那之間，給人的感覺却似乎是那條壁虎已經爬進屋內。

杜九娘上官雄上官鳳的目光不覺都移向那面牆壁上，一齊打了一個寒噤。

上官芳的面色也有些發白，但神態仍然穩定，目光一移即轉回，望向南宮絕離開的那邊窗戶，却已看不見南宮絕。

窗外不遠有一株梧桐樹，一道強烈的燈光正從那株梧桐樹上射下來，燈光中彷彿夾着什麼。

南宮絕目光一轉，身形再起，掠向那株梧桐樹，他的身形迅速而靈活，一支劍

# 劍影迷踪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 / 陳瑜·文  
可飛·圖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衣幫兩令主金燕、金鵬正在要獨臂幫留下兵刃才准他們離開，此時來了紫煞神司馬綸帶着十二煞神趕來，也要檢查船上藏了什麼人，金燕、金鵬不讓檢查，出手格鬥，不過兩招都被紫煞神點了穴道，金燕和尹劍青從船艙出來，二人雖然易了容，紫煞神認出是尹劍青，向金燕——青衣幫副幫主金鳳要人，雙方爭論不休，紫煞神放出艾青青指證，青青說了幾句話便走，尹劍青見到青青憤然離去，便跟踪追趕，找不到青青，却找到金步嬌，原來她因尹劍青失蹤，出來找他，被九嶺三雄調戲，尹劍青為她解圍，金步嬌端詳一會才知是尹劍青……

## 何柔柔受創

兩個人用力均猛，這下右首漢子但覺力勢一沉，上身不由自主往下一俯，左首漢子撲來的人，一下壓在右首漢子的身上，兩人撞作了一堆！

右首漢子怒聲道：「你怎麼攪的？」金步嬌咕的笑道：「活該，這叫做狗打架，滾成堆。」

尹劍青早已飛身落地，臉含笑意望着他們。

中間漢子眼見人家連手也沒動一下，自己兩個同伴已經跌成了一堆，心知這中年人武功之高，勝過自己三人甚多，再下去只怕虧吃得更大。一念及此，急忙叫道：「老蕭，老玉咱們走吧！」

那兩個漢子心中有數，聽中間漢子這一叫正好藉此落台階，一聲不作，轉身就走。

金步嬌披披嘴，說道：「真是三隻狗熊。」

她眼珠一溜，轉到了尹劍青身上，感激道：「謝謝你……」

## 急煞祁七婆

尹劍青迎上兩步，問道：「金姑娘，你怎麼會一個人在這裏的？」

他忘了自己臉上還戴着面具。

金步嬌凝注着他，遲疑的道：「你……認識我？」

尹劍青這才想起自己戴了面具，不覺笑道：「抱歉得很，在下戴了面具，金姑娘認不出來了。」

「你……果然是尹大哥！」金步嬌臉上驟然現出驚喜、欣喜之色，說道：「難怪我看你眼睛好熟好熟，聲音也很像你，只是年齡、面貌都不對，我又不好意思多問……」

她這回還讓他多說？一下掠到他身邊，拉住尹劍青的手，幽怨的道：「尹大哥，你被他們划走，我的心裏好焦急好急，我……我一直都在找你！」

隨着話聲，一個身子緩緩的偎了過來，輕柔的道：「你怎麼也會到這裏來的呢？你已經服了解藥了麼？」

「金姑娘。」尹劍青不好把她推開，

輕輕叫了她一聲，問道：「妳是不是也被他們擄出來的？」

「才不是呢？」金步嬌軟綿綿的胸脯，漸漸貼近他的胸口，仰着臉道：「昨晚，我要侍候溫叔叔（行瘟使者溫化龍）的阿香，趁他不注意，悄悄偷了他幾顆解藥，趕到寶舍去找你，不想黑暗中被人制住穴道，好不容易衝開穴道，你已經被賊人划持出來，我就一路追了出來，就是打聽不到你的消息，尹大哥，我發誓找不到你，就永遠找下去，天涯海角，一直要找到你為止……」

她臉頰忽然飛紅了，雙手一環，撲入他懷裏，一顆頭緊緊貼在他肩上，羞澀的幽幽的道：「現在我總算找到你了……尹大哥……」

她激動的連聲音也有些哽咽了！尹劍青也聽得大為感動，輕輕擁着她香肩，說道：「金姑娘，真謝謝妳。」

低頭在她秀髮上輕吻了一下。金步嬌忽然轉過臉來，問道：「你怎麼出來的？」

她問得很關切，但她粉頰上，還掛着兩條淚痕，分明方才哭過了。

尹劍青看得更感動，舉起左手，輕輕在她臉上抹了一下，含笑說：「我遇上的事情可多着呢！」

「你快說給我聽！」金步嬌拉着他的手，說着：「哦，尹大哥，我們先找個地方坐下來。」

她目光左右一瞥，看到不遠處正好有一塊大石頭，就拉着他奔了過去，兩人並肩坐下，她拉着他的手，依然沒放，催道：

「你現在可以說了。」

尹劍青就把自己如何被他們裝在麻袋裏，運出金家莊，到了船上的經過說出。

金步嬌怒聲道：「原來賊人買通了柔柔，這賤婢果然不是好東西，她……她還敢冒我的名！」

尹劍青笑道：「妳當她是什麼人？她還是青衣幫的副幫主呢！」

接着，就把船開到廬州附近，在一處淺灘上停下，獨臂幫、青衣幫正在相持不下，司馬綸等人也趕到了……

金步嬌吃驚道：「爹也來了？」

尹劍青點點頭，接着把司馬綸和青衣幫動手，制住了兩個令主，逼自己和柔柔下船……

金步嬌嗤的笑道：「你變成青衣幫副幫主的丈夫，你怎麼會答應她（柔柔），扮她的丈夫呢？」

她說話之時，臉頰不禁飛紅了！

尹劍青道：「我先前不知道她是青衣幫的副幫主，而且她一直說是小姐的意思，爲了不使人起疑所以我只好改扮了。」

「該死的東西！」

金步嬌嬌嗔道：「你們在船上……一個晚上……真的……真的……」

她脹紅着臉，已經說不下去。

尹劍青自然聽得出來，也感到耳根發熱，忙道：「在船上還有一個丫頭，叫翠翠，我們只是坐了一晚。」

金步嬌問道：「後來呢？」

尹劍青就把自己和柔柔下船之後，司馬綸要人偷着上船，放出艾青青……金步嬌道：「艾青青也在船上嗎？」

尹劍青道：「是的，艾青青大概是被制住了穴道，放在後艙。」

接着說到艾青青賭氣走了，自己是追着她下來的……

金步嬌披了嘴，咕咕的笑道：「你有了嬌滴滴的副幫主，還捨不得艾妹子麼？」

「姑娘休得取笑。」尹劍青正容道：

「艾青青從小和她娘相依爲命，她娘死了之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個人，是我把她帶出來的，我答應過把她當親妹子看待的，她是個涉世未深的好孩子，我自然要找到她，不能讓她受到委屈。」

金步嬌道：「你好像很關心她！」

她這句話又有點醋味！

尹劍青道：「我被困在一處石窟中，足足有五個月之久，如果沒有艾青青，我早就餓死了，所以我認他做親妹子，把她當我親妹妹看待。」

金步嬌奇道：「你被什麼人困在石窟裏面呢？」

「沒有人。」尹劍青笑了笑，道：「是我自己不小心跌進去的，就出不來了。」

金步嬌問道：「那是什麼石窟呢？」

尹劍青道：「是一間石室，門闔上了，就再也出不來了，石壁上只有一個很小的洞……」

金步嬌說道：「這石室裏有沒有機關？尹大哥你說嘛！我最喜歡聽有關的故事了。」

「那不是故事。」尹劍青笑了笑，道：「說起來話可長呢！」

「不要緊！」金步嬌聽出興趣來了，望着他，用手搖搖他的手臂，說道：「尹大哥，你快說給我聽嘛！」

尹劍青拗不過她，鄭重的道：「我說給你聽可以，只是妳不能告訴任何人。」

金步嬌眨眨眼問道：「你還不相信我麼？你告訴我的話，我決不會說給什麼人聽的，就算多問我，我也不會說的。」

尹劍青看她說得認真，這就含笑說道：「我相信妳就是了。」

接着道：「事情該從那天艾青青被震落池塘說起……」

金步嬌問道：「尹大哥你從前就認識她嗎？」

「不認識。」尹劍青就把自己送她回去，才知她竟然住在一處古墓裏……

「古墓裏？」金步嬌神情一怔，說道：「對了，我聽賣二叔，沙三叔和爹說過，艾青青的武功路數，極似龍城派……」

「龍城派？」尹劍青道：「我從來沒聽人說過。」

「你聽我說嘛！」金步嬌道：「我是聽爹說的，龍城派在一百年以前，叫做古墓派，據說他們武功十分詭異，有人懷疑他們就是從前幾度被各大門派圍剿的魔教中人，不敢在江湖上露面，躲在一處古墓裏面，秘密授徒，後來覺得古墓派不好聽，就改稱龍城派的。」

她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又道：「尹大哥，我也告訴你一個秘密，你也不能和人家說的。」

尹劍青說道：「妳看我會去跟人家說麼？」

金步嬌朝他嫣然一笑道：「我們本來不是住在那裏的，搬到北峽山來，還不過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 /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 刀龍九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太師率眾到姥山要捉方少飛歸案，雙方在巢湖大對峙，忙叫方少飛逃離巢湖，設法與布笠人聯絡，再定行止，方少飛不敢違師命，只得逃去……方少飛來到一間飯館子裏，正巧遇張亞男，張亞男知道方少飛要回姥山去，決定與他同行，方少飛因為張亞男是西仙的女兒而對她憎恨，但張亞男不理會這些……半途，方少飛與張亞男正遇上廬州三兒、朱祐楨等人的攔截，張亞男憑她的機智，帶着方少飛逃去，但前面又有王立等人帶着三十六偵緝手攔阻，情況危殆……

## 逃避敵退擊

## 急如喪家犬

張亞男正經八百的道：「人心不古，我怕有人搶功邀賞黑吃黑，要親自押他去見萬貴妃。」

萬家棟道：「師父，別上她的當，他們是一個夥的，這鬼丫頭叫張亞男，是西仙子的女兒，一腦子的鬼主意，小心她使詐。」

王立略一沉吟，道：「張姑娘，除非妳能說出一個令人折服的理由，本官歎難從命。」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們是好朋友，對不對。」

「曾經是。」

「你為何要出賣朋友？」

「一句話，爲了白花花的銀子。」

「沒有其他的原因。」

「够了，爲了爭產，兄弟尚且鬩牆，五十萬兩銀子可以過八輩子好日子。」

「理由是很充足，但老夫還是不能答應妳的要求。」

「爲什麼？」

「怕妳使詐。」

「開玩笑，誰會將五十萬兩銀子往門外推。」

「不推就好，只要妳將方小兒交給老夫，就少不了妳的銀子。」

「本姑娘堅持己見。」

「假如老夫不答應呢？」

「哼！那我就殺了他，誰也別想領到賞！」

「哈哈，張姑娘，妳錯了，朝廷的賞格是死活不論。」

張亞男倒沒有想到這一層，以爲只要假戲真做，就可以爭得一縷生機。但她乃是冰雪聰明之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道：「既然如此，我就死給你們看。」

太監張敏的三角眼翻了兩翻，陰陽怪氣的道：「張姑娘真會說笑話，妳死不死跟這件事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張亞男一臉神秘的回答道：「恐怕未必。」

太監張敏莫名其妙問道：「此話怎講。」

方少飛原以爲她對東丐金八爺的話，純粹是胡謔八扯，想不到她真的藏有「綠芙蓉」，道：「妳怎知我們會遇上金八爺，而預藏「綠芙蓉」。」

「其實，我藏酒的目的只是爲了好玩，看來誰有福氣喝到這一縷子酒，不料歪打正着，現在正好用得着。」

「可不是嘛，要是東丐發現咱們騙了他，喝不到「綠芙蓉」，那他準會鬧翻了天呢。」

「這下可好，我要利用這一縷子酒，好好跟金老頭討價還價一番。」

「妳又有什麼新主意。」

「便別談這些，咱們坐下來，談談你吧。」

「談我，我有什麼好談的！」

「你這人是怎麼搞的，幹嘛坐那麼遠，怕我吃了你的是不是？」

「嗯，這還差不多，這才像一對很要好的老朋友。」

「張姑娘，妳——」

「慢着，我叫我少飛，或少飛哥，你却叫我張姑娘，真是的，有多生分，叫人家聽了，說多難過就有多難過，你就不能改改口？」

「好，亞男，我的好妹妹。」

「嗯，這還差不多，聽起來也順耳多了。」

「亞男，妳還沒有說要談我一些什麼呢？」

「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誰？」

「我就是方少飛呀。」

「我知道你叫方少飛，是想問你真實的身份。」

子。

急忙快步而上，對東丐說道：「吃金錢魚，喝「綠芙蓉」，是絕配，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八爺知不知道？」

東丐金八雙眼一翻，道：「廢話，可惜沒有綠芙蓉，說也是白說。」

張亞男跨步而過，到了東丐身後，道：「我有。」

東丐滿臉不悅的道：「鬼扯，綠芙蓉只有芙蓉谷才有，別的地方花錢買也買不到。」

張亞男道：「八爺好大的忘性，前次你到芙蓉谷偷酒喝，還是我放了你一馬才順利離開，忘了。」

東丐這才看清楚她的面貌，大喜過望的道：「哦，妳原來是西仙的那個寶貝女兒，綠芙蓉在那兒，快拿來救救我老人家可憐的老酒蟲。」

張亞男道：「就藏在一個秘密所在，八爺只要幫我打發走這一羣混帳，保證少不了你老人家的酒喝。」

顧不得東丐金八爺是否答應，話一說完，立與方少飛箭也似向前飛奔而去。

山徑背山面湖，甚是狹隘，東丐一夫當關，王立等一大羣人全被金八爺擋下來，張亞男、方少飛落得輕鬆，從從容容的奔出去數里之遙。

脚下是一道懸崖，再往前就可以看見有一葉孤舟停靠岸邊，遠遠望去，姥山餘燼未熄，仍在冒着濃濃黑烟。

方少飛心頭一酸，忍不住掉下淚來，張亞男遽然花容色變，驚叫一聲道：「完了。」

講。」

張亞男振振有詞的道：「本姑娘要是被你們逼死，我娘一定不會善罷甘休，你們那一個自信是我娘的敵手！」

這話倒不是吹牛，他們之中的確沒有一個人自信能打得贏西仙的白芙蓉。

快刀王立的念頭一陣轉動，覺得如非必要，實在犯不着招惹西仙，與其擅樹強敵，何如姑且讓她一步，由她押着走，憑自己數十人之衆，就算張亞男有通天的本領，也休想逃出大家的手掌心。

是故，快刀王立朗聲說道：「老夫依你就是，咱們該上路了。」

張亞男反而拿起驕來，道：「且慢，我還有條件。」

太監張敏一臉怒氣的道：「妳的名堂真不少，還有條件，說吧，王大人可沒工夫與妳窮泡。」

張亞男道：「不許有人走在本姑娘前面，只可以在十丈以外跟進，走什麼路綫完全由我決定，你們無權過問。」

條件還不算太苛刻，快刀王立一口答應下來。

於是，張亞男「押」着方少飛，大夥兒緊跟在十丈以外，向碧波萬頃的巢湖行去。

照張亞男的本意，是想乘隙水遁，但臨近湖面，踏上一條背山面水的崎嶇山徑時，發現快刀王立已有警覺，派了一撥子人已搶先奔到湖邊去，張亞男神色一緊，正感進退兩難，忽見東丐金八爺正架着柴火，垂着釣桿，在湖邊一面垂釣，一面烤着金錢魚，當下靈機一動，她又有了新點







# 赤子域魔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浩田將凌英英帶走，避免酒長劍對她的騷擾，但凌英英雖然不齒於父親答應酒長劍的婚事，對於父親凌天鳳和水幫、青劍門的約門放心不下，要跟蹤看個究竟，却不知他們約門的地點在何處，晚上投宿在獵戶家，無意中查出天水幫、青劍門的人住在附近曹財主家中，在路上亦發現少林寺僧乘蓮找尋一個番僧萬象擄走一個少女，懷疑是丁潔雲，又見萬象夜入曹財主家中找失去的少女，證實是天水幫人將少女擄走，於是跟蹤到他們約門的地點，發現其他門派亦戰鬥，凌浩田發現酒鬼伍鍾亦在場，二人便趁機將丁潔雲救走……

## 真經迷心竅

## 再到玉泉洞

這些人一叫才驚動了在慶戰中的人，立時有幾個人向這邊奔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山下突然飛上一團紅雲，紅雲疾逾奔馬，畢直地向丁潔雲這邊直撲過來，比「天水幫」的人都要

快！

伍鍾驟聞背後有風聲，急忙讓開再轉身，紅雲直向丁潔雲飛去！

伍鍾倏地回首，驚呼一聲：「番禿又是你！」原來來的正是萬象，他早到此處

，不過一直匿着，等候最佳的時機！

他的策略顯然十分成功，只兩個起落，右手五指已堪堪抓到丁潔雲的後衣！

伍鍾大喝一聲，酒葫蘆向萬象擄去！這一撞幾乎用了他五成真力，真有開碑裂石之能，萬象武功雖高，也不敢大意，身子一偏，同時收爪！

伍鍾見機不可失，左手一撈，抓住丁潔雲的手腕，向旁一拉，立即脫離萬象的魔爪。

萬象的行動如高山流水，毫無阻滯，身子一歪，倏又飛前，雙掌齊出，印向凌浩田的後背！

凌英英在遠處看得清楚，脫口叫道：「凌大哥小心！」

凌浩田聞聲及時一閃，萬象似料到他有此一着，如影隨形，身形隨凌浩田之變而變，同時化掌為爪！

凌浩田因為毫無準備，剛才那一閃已極為勉強，此刻他運氣也來不及喘一口，萬象第二爪又至，萬般無奈，只好極力向前跳。

他雖然已經盡力，但仍嫌慢了半分，萬象的五指已經抓住他的褲頭，雙方同時用力，但聞一聲裂帛，凌浩田的內外褲已經被撕破！

凌浩田在此生死繫於一綫間，完全不知道！脚尖一旋，雙掌如封似閉護住心頭，轉身過去！

與此同時，萬象雙臂已經縮回袖管了，左袖如活蛇一般掃出，剛好凌浩田轉過身去，袖角掃在他腰際麻穴附近，凌浩田只覺一陣火辣辣的疼痛，隨即又是一陣麻

眨眼間，反在魯巴圖之前，逼近萬象，長劍一直，急刺萬象後背！

這一招正是「千竹劍法」七大絕招之一：「勢如破竹」！

萬象大喝一聲，倏地轉身，將懷中的凌浩田向余修竹的長劍湊上去，道：「刺吧！」

不料余修竹在劍上的造詣深不可測，萬象雖然出其不意，但余修竹手腕一振，劍尖已指向別處，改戮萬象的膝頭！

萬象一跳而開，余修竹如行云流水，雙腳一錯，長劍一轉，改取萬象的魁陽！

萬象舉起凌浩田，同時飛腿踢余修竹，與此同時，魯巴圖亦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伸臂向凌浩田抓去！

萬象顧不得傷害余修竹，他頭面雖為凌浩田軀體所遮擋，但聽覺尖敏，聞聲知危，不肯讓魯巴圖抓着凌浩田，一個倒縱，退後丈餘，但凌天鳳等人亦在此刻趕至，沉聲道：「快放下人來！」

幾乎同時，萬象亦喝止道：「通通停手！」

魯巴圖道：「萬象，你不放下他，今日便別想活着回西域！」

萬象冷笑一聲：「你忘記你在跟誰說話麼？論輩份我是你師叔！」

魯巴圖道：「當年我被教主責罰，為何不見你為我說幾句好話？」

萬象心中大怒，但仍強忍着，用話提醒他。「不管如何，也不管你還認不認我這個師叔，但我我總是西域人，他們是中原人！」

魯巴圖心頭一動，大覺有理，正在斟

痺！

凌浩田尚未定下神來，萬象手臂一長，正捲住凌浩田的腰，再將他提起，右手食中兩指向他身上罩穴戮出，同時轉身！

一個「天水幫」的頭目，已首先奔來支援，萬象尖嘯一聲，身子凌空躍起，雙腳齊飛，那頭目被踢個正着，水牛般大小的身軀如皮球般飛去老遠！

萬象動作未退，脚尖一點，又似一朵紅雲，向山下飛去！

這一切寫來雖慢，但自萬象出現，到他得手，不過是白駒過隙的一瞬間！他動作乾淨俐落，謀定而動，一氣呵成，令人有目不暇及之感，待得惡鬥中的羣豪都住了手，萬象已經下山！

忽然山坡上又响起一道怪嘯，黃影一閃，魯巴圖已首先追下去。

杜鐵心劈手奪下一副硬弓，搭箭挽弓而發，他連環三箭，在河北極負盛名，此刻全力施為，只見那三枝箭似是同時射出，追風逐電，向萬象後背飛去！

萬象不愧是頂尖兒高手，在此種情況，耳目仍不失其聰，聞得破空之箭，頭也不回便拔身而起，那三枝長箭，恰在他腳底射空！

杜鐵心第四枝箭也在此時射出，只聽萬象大叫一聲，身子向旁墜下，又堪堪避過此箭，他肩頭點地，挺腰躍起，亡命而逃，可是這樣一耽擱，加上抱着凌浩田，魯巴圖已迫至其身後！

杜鐵心發箭之時，山上又有好些好手追下去，余修竹劍法雖高，但其輕功更是獨步武林，全力施為之下，似一溜青煙，

酌措詞，希望跟萬象聯成一綫，但杜鐵心已搶先道：「不管你說什麼，你來搶中原人，便是公然與中原武林為敵，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萬象道：「你們的目的貧僧清楚得很，救人絕非為了正義，亦非民族問題，而是為了從他口中挖出『神鼎真經』的下落，請退後五步，否則貧僧拚着身死，也要讓爾等什麼也得不到！」

中原羣豪面面相覷，無人退後，凌天風乾咳一聲，道：「諸位，為了使林少俠免受無妄之劫，咱們還是暫且退後吧，諒番禿插翅亦難飛！」

伍鍾冷笑一聲，說：「酒鬼第一個贊成，反正他落在什麼人手中，後果都是一樣！」

杜鐵心、易長鋒等人只當作沒聽見，都及時退後，只餘余修竹與酒長劍兩個。萬象冷冷地說道：「兩位真不顧他的生命麼？」

余修竹說道：「余某尚未得到你的保證！」

「閣下要貧僧作何保證？」

「咱們退後，你便不傷林少俠一根毫毛？」

萬象乾笑一聲：「這個自然！」

「你欲擄他多久，要至何時才肯放他走？」

萬象哈哈笑道：「這可難說，只要貧僧達到目的，自然會放他！」

「你有什么目的？」

「貧僧的目的，跟閣下一樣！」

余修竹淡淡地道：「余某此次到江北



那本真經，何況又爲此損兵折將，他首先忍不住，解開凌浩田的腰帶，便將褲子褪了下來。

此刻日未下山，衆人目光一落，凌浩田後臀上的圖案，都看得清清楚楚！

余瀨首先道：「這是什麼圖形？」

杜鐵心道：「是山形……」

凌天鳳對終南山的一草一木，幾乎都了然於胸，只看了一陣，已知所示的地點，再細看一，終南山玉泉洞有顆星，若果此圖與真經有關，那麼「神鼎真經」就在玉泉洞裏！可是上次羣豪在玉泉洞裏，幾乎搜遍每一寸地方，爲何不見？

凌天鳳心潮澎湃，臉上却不動聲息，逐再仔細觀閱，看了一陣，才發現現在玉泉洞附近的一些綫條「畫」的並非山勢，而是玉泉洞裏的情景。他顧不得身份，也顧不得航麟，雙手輕輕扳開兩邊肉團，可惜因爲日久，而凌浩田又長大，那些「綫條」很多都已模糊，竟未見有任何圖案表示藏經的詳細地點。

易長鋒問道：「凌兄是否已看出玄虛來？」

凌天鳳鬆開手，道：「凌某眼拙，看不出來，正想請教高明！」

易長鋒冷笑一聲，道：「瞧凌兄之神態，分明已有所得，何不公諸同好？」

凌天鳳怒道：「易長鋒，你這是什麼意思？嘿，你幾時學過『麻衣相法』，居然能觀氣色？」

杜鐵心說道：「大家一齊研究，莫打岔！」

僧騎的乃是『汗血寶馬』！

羣豪一聽，心中更急，推算一下路程，到終南山跟他比較，起碼要相差兩三天！於是五個代表開了個簡單的會議，決定輕裝前進，各組織只帶幾個武功較高的，各帶兩匹馬上路，沿途不歇息，直抵終南山！

余修行只能帶伍鐘和余瀨上路，丁潔雲與凌英英只好跟隨大隊之後。

精英隊伍連夜趕路，凌英英不想與兄弟同行，偷偷備了乾糧上路，不料剛出客棧，便爲了潔雲發覺，追了上去。「凌姑娘，你要去那裏！」

「你管得了我？」

「我知道，你是記掛凌大哥的安危，要去終南山找他！」

凌英英嬌軀一震，策馬繞過她出城而去，丁潔雲在後苦追，道：「姐姐等等小妹！」

出了縣城，丁潔雲追上凌英英，大聲道：「凌姑娘，咱們一起走吧，路上也多個照應！」

凌英英沒答，繼續前進，這些天來，丁潔雲已知其性格，料定她不反對，是故放心跟着她。「姐姐，你曉得路途否？」

凌英英淡淡地道：「管它甚麼路，只要認定方向，總不會走錯！」

丁潔雲道：「說起來真氣人，明天便輪到咱們保管凌大哥了，偏偏他們先帶他走了！」

兩人趕了一程，天上忽然下起雪來，不辨東南西北，凌英英生怕走錯了路，決定找個地方避一避！

陸百謙道：「萬象及魯巴圖師徒已經趕去，咱們如果再不出來，真經便得落在西域人手中！」

凌天鳳道：「貴幫人多，剛才爲何不派人跟蹤他們？」

陸百謙道：「敝幫人雖多，却無人有凌大俠的造詣，騎馬也未必追得上！」

凌天鳳心念一轉，知道自己欲獨得真經，看來非另想辦法不可，若真經落在中原人手中，要取回尚有機會，若落在萬象等人手中，欲奪回則困難極大，是以作思索狀問杜鐵心。「杜堡主，你看這像不像是終南山秦嶺一帶的地形？」

此言一出，衆皆聳容，陸百謙脫口道：「正是秦嶺！」

易長鋒在那顆星形圖案處一點，道：「此處似是玉泉洞！」

凌天鳳道：「只是上次咱們已踏遍玉泉洞每一寸地方，都找不到絲毫踪跡，莫非此圖非真？」

易長鋒道：「若不是真的，豈有此處慎重其事，刺在他身上，就不知道這小子到底有何來歷！」

陸百謙道：「你們再嘮叨下去，就查出真經所在，也讓萬象捷足先登了！」

這句話提醒了羣豪，凌天鳳應道：「反正此小子在咱們手中，可以沿途再研究，如今咱們立即起程：這小子的由酒兄看管！」

易長鋒提議道：「既然有五個代表，而此去關中路途又長，還是每人看管一天吧！」

凌天鳳道：「咱們雖然分成五個組織

，但並非平分，是故實力相差頗大，若依易門主的辦法，很可能在路上就會出現問題！」

易長鋒冷哼一聲，道：「難道他由你們看管時，如果有人搶劫，咱們都會坐視不理？」

陸百謙與余瀨都贊成，凌天鳳只好放棄己見。於是山上的羣豪，瞬息間便跑得乾乾淨淨。

當余修行自侄兒口中得悉一切之後，便主動跟伍鐘三人聯絡，伍鐘正感人孤勢單，便一口氣應允跟他結盟。

由於羣豪恐怕落在萬象之後，是以都拚力奔跑，到了登封縣城，沒馬的人都紛紛去搶購，把登封城弄得秩序大亂。

羣豪吃了飯，也不管天寒夜冷，立即出城西行，伍鐘不名一文，一切由余修行打點，連馬匹也是他購下的。

數十匹快馬在路上急馳，聲動大地，氣勢磅礴，沿途所至之處，宿鳥禽獸，紛紛驚醒走避。

半夜急馳，人未疲馬已乏，大隊人馬只好停下歇息，天一亮，又再登途。

凌英英怕被父兄認出來，是以一直跟隨在人羣之末，丁潔雲停在她身旁，不斷跟她說話，凌英英態度冷淡，經常是幾句才答一句！

天亮之後，易長鋒首先向酒長劍領回凌浩田。他先封住凌浩田的麻穴，再解開其麻穴，凌浩田悠悠醒來，見自己躺在易長鋒懷中，微微一怔，目光一及，見左右都是乘馬的大漢。耳際再聽到如雷的馬蹄聲，更添幾分驚詫。

易長鋒低頭對他一笑，道：「凌少俠不用驚恐，咱們不會傷害你！」

「你要將我帶去何處？萬象呢？還有伍鐘前輩呢？啊，還有丁姑娘！」凌浩田一口氣提出幾個問題。

易長鋒空出一隻手來，取出一個窩窩頭，塞在他嘴裏，道：「你先吃了點東西再說！」

凌浩田因爲麻穴被封，花了很大的氣力才吃光那個窩窩頭，易長鋒又跟他喝了幾口水，然後道：「凌少俠，你以前姓林，爲何現在又姓凌？到底你有甚麼來歷？爲何你臀部上，被人刺了一幅圖案？」

凌浩田道：「剛才我問你的話，你還未答覆，你不答覆，我也不會說！」

易長鋒認識他非止一天，知道他脾氣倔強得很，只好耐心答覆他，凌浩田簡略將身世說了一遍，但他對他父親的事蹟，所知極爲有限，沒法滿足易長鋒。

易長鋒對他軟硬兼施，都挖不出想知的事情，最後只好又封了他的麻穴！

羣豪兼程趕路，又沿途換馬，只因休息時間短，一些武功和體力差的，三天之後，已經掉隊，但仍遠遠跟在後面。

羣豪的隊伍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第三天入夜，到達峽縣縣城，不料那裏已有數十個人聞訊而來，凌天鳳等人雖然不說，却也沒可奈何。

不過羣豪在峽縣却打探到萬象的消息，原來他早一天已離開峽縣！

凌天鳳道：「咱們只比他遲半個時辰出發，路程不可能相差如此之大。」

報訊者道：「凌大俠有所不知，那番

「還不是爲了『神鼎真經』？除他之外，尚有許多人，萬象，魯巴圖，杜鐵心，高白雲，余修竹等人……通通都趕去終南山玉泉洞！」

「哼！都是一羣瘋子！」

丁潔雲道：「還有凌天鳳！」

「哦？你不跟你爹一起？」

凌英英冷光欲滴，道：「我……不會再見他！」

「是他將你趕出來的麼？可惡！」

丁潔雲驚叫一聲：「姐姐，原來你是凌天鳳的女兒！」

凌英英冷哼一聲：「是又怎樣？你罵他卑鄙小人，在你眼中，我自然也不是好人！」

丁潔雲結結巴巴地道：「對不起……小妹不知道……我不是有心的！」

萬高樓問道：「她是誰？」

「她便是凌英英的丁姑娘！」

萬高樓又「哦」了一聲，轉頭問道：「你怎會跟凌姑娘在一起？」

「我跟凌姑娘分手之後，本想去找伍前輩救凌英英的，却讓萬象攔住，後來萬象入林……解手，將我放在一邊，恰好『天水幫』經過，又將我攔走……後來的事，凌姐姐都已知道，你問她就知道了！」

凌英英冷冷地道：「他問你，我爲何要代你答？」

丁潔雲委屈地道：「姐姐，你爲何一直生我的氣？小妹罵你爹爹，是因爲我不知道他是你父親，請你原諒！」

「我才不會這般小器！」

丁潔雲喃喃地道：「我就是不明白，

萬象下了山，回頭見只有魯巴圖師徒，放下心頭大石，他撮唇一嘯，遠處樹後跑出一匹馬來，魯巴圖一見是汗血寶馬，

兩人趕了一程，天上忽然下起雪來，不辨東南西北，凌英英生怕走錯了路，決定找個地方避一避！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金縷甲·秋水寒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藍如風四處打探史元的下落，毫無頭緒，却在酒樓上遇上千毒谷的人，便一直跟踪下去，原來那人正是千毒谷右護法祖東權，祖東權問徐少華有關雲龍山莊莊毀人亡的經過，正談說間，史元突現眼前，並以極高武功制住千毒谷的門人，逼他們放了史元，原來史元正是被祖東權擄去的，祖東權較技落敗，立即離去，當晚，徐少華獨自去赴祖東權的約，原來是千毒谷主答應接見徐少華，而徐少華在拜見谷主之前先見了左護法閻九婆，閻九婆為人陰狠毒辣，言出不遜，徐少華見她如此托大與她頂撞，閻護法黑煞掌擊出却被徐少華扣住脈門：

## 夜訪千毒谷

## 身中散功毒

黑袍老者道：「老夫聽祖護法說，徐少華主令尊和貴莊四十餘口，都喪在『黑煞掌』下，徐少華主認定兇手是千毒谷的人，老夫深感詫異，千毒谷一向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令尊既無過節可言，決不會向令尊下手，此中也許別有緣故，因此老夫想親自聽聽此事經過詳情，才要祖護法把徐少華主請來，你可否詳細說一遍給老夫聽聽？」

徐少華道：「在年輕識淺，在先父遇害以前，從未聽過千毒谷這三個字，因先父和遇害的莊丁身上，都有一個烏黑掌印，據幾位父執推測，很可能是『黑煞掌』所傷，但也並無證據，所以遇上祖老丈之時，曾託他向谷主先容，求見谷主，就是想奉陳經過，請谷主查明真相，並沒認定是貴谷的人下的毒手。」

黑袍老者在說話之時，一縷神光湛然的目光一直注視着徐少華，等他說完，才點點頭道：「老夫就是因為敝谷的人既沒有向雲龍山莊下手的事，豈能替人背上

黑鍋，此事敝谷自是要查個水落石出，一定會向徐少華主有交代的。」

「如此在下先向谷主謝了。」徐少華拱拱手，接着就把師父失蹤，自己趕回雲龍山莊，發現莊中上下，全已中掌死去，趕到爹的書房，爹也掌中左胸，死在床上，詳細說了一遍。

黑袍老者聽得很仔細，直等徐少華說完，才朝祖東權問道：「祖護法，你說雲龍山莊有一件寶衣，可以刀劍不入，水火不侵，那麼就算此人使的是『黑煞掌』，自然也傷不了他了，江淮大俠怎麼會中掌死的呢？」

祖東權道：「也許徐大俠沒有穿金縷甲了。」

徐少華目中隱含淚水，說道：「先父把金縷甲交給了在下……」

他忽然想起自己中「黑沙掌」的事來，抬目問道：「不知貴谷的『黑煞掌』和江湖上的『黑沙掌』是不是很相近似？」

祖東權含笑：「黑沙掌只是外門硬功，擊中人身，不但會震碎內腑，功力深厚的人，還可以震碎對方骨骼，所以被『黑沙掌』擊中，身上會有黑色掌印，那是因為肌肉驟遭傷害，瘀血凝結所致，至於敝門的『黑煞掌』，也叫『毒煞掌』，那是以內功為基礎，再加練毒藥於掌上，不論武功多高的人，只要和毒掌接觸，就會中毒，擊中人身，也會留下烏黑掌印，兩種掌功，雖然截然不同，但外人就很難分辨得出來。」

黑袍老者問道：「這麼說，會『黑沙掌』的人，就可以假冒咱們的『黑煞掌』了？」

徐少華聽得暗暗奇怪，在自己想來，千毒谷主應該比祖東權知道得多，他却反

向祖東權請教。

祖東權笑着道：「那也不然，被『黑沙掌』擊中，震碎的是內腑，吐出來的血中，必然雜有許多血塊，那是震碎的内臟。被『黑煞掌』擊中，吐出來的是黑血，那是中了劇毒所致，一眼就可以分辨得出來。」

徐少華心中暗想：「可惜當時時間太過匆促，沒有仔細檢查。」一面說道：「在先父壽辰前幾天，在下曾糊裏糊塗的被人用『黑沙掌』擊傷，此事也許和先父之死有關……」

黑袍老者忙說道：「那你快說出來聽聽。」

徐少華就把在爹壽辰十天前，師父要自己先回去，途經車幅山，當晚在睡夢之中，被人用『黑沙掌』擊傷，放置在柳泉附近，幸遇丁藥師把自己抱回家中，施以

救治，爹就因自己無緣無故被人擊傷，才把金縷甲要自己穿上……

黑袍老者問道：「那麼令師是如何失踪的呢？」

徐少華從自己師徒二人，離開雲龍山莊說起……哦，在車幅山小店會遇上一個獨目黑衣的苗道人，他堅要和師父比武……於是又把這一段也說了出來。

祖東權聽他說到接連兩招把苗道人摔出，不覺含笑問道：「徐少華主把苗道人兩度摔出一丈以外，使的大概就是方才扣住閻九婆脈腕的一記擒拿手法了？老朽闖蕩江湖幾十年，也會過不少成名高手，却從未見過如此神妙的手法！」

徐少華俊臉一紅，說道：「祖老丈誇獎！」

黑袍老者聽得目中神采閃動，奇道：「徐少華主和閻護法交過手了？」

徐少華臉色更紅，說道：「是閻護法出言不遜，逼着在下動手，當時在下不得不出手自衛……」說着，就把剛才的情形說了出來。

黑袍老者呼道：「老夫要小紅去請徐少華主，她說先要問問徐少華主，老夫因她是左護法，職司保護老夫之責，所以才同意的，她怎好對老夫邀請來的客人，說話如此沒有禮貌？」

祖東權道：「事情已經過去了，那也不用再說了。」

「不！」黑袍老者說道：「本谷有一條禁律，凡是練成『黑煞掌』的人，不到不得已，不准輕使，因為『黑煞掌』出必傷人，閻護法怎可對本谷客人，出手就使

「還有一點！」黑袍老者道：「徐大俠知道他尋仇的人，精擅『黑沙掌』！他仍然會把金縷衣脫給徐少華主，自然也衡量過，他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對付得了『黑沙掌』……」

徐少華目蘊淚光，點頭道：「谷主說得極是，先父確曾說過：『黑沙掌』雖是外門極霸道的掌力，但就練到十二成，也奈何不了先父。」

「如何？老夫沒說錯吧？」黑袍老者忽然沉嘿一聲道：「徐少華主認定仇人是咱們千毒谷的人，也許並沒有錯，這殘殺雲龍山莊四十餘口的兇手，使的確是咱們的『黑煞掌』！」

祖東權聽得身軀一震，張目道：「谷主……」

黑袍老者道：「你想看，從徐少華主進入雲龍山莊，就看到所有的人，一個個倒臥地上，既無交手的迹象，『黑沙掌』能辦得到嗎？就是徐大俠，也是一掌斃命，也只有『黑煞掌』有此威力。」

祖東權道：「但……」

黑袍老者說道：「黑煞掌雖然是本谷世代相傳的秘技，但難免不洩漏出去，它之所以到今天還只有本谷中人才會，也並不是沒有人會，只是此種毒掌難練難精而已！」

祖東權點頭道：「谷主說得是。」

黑袍老者又道：「老夫認為那獨目的苗道人，乃是一個關鍵人物，只要查到此人，真相就不難大白了。」

祖東權道：「谷主的分析極是。」

他用旁的武功向雲龍山莊尋仇，和咱們無關，但他却以『黑煞掌』屠殺雲龍山莊四十餘口，明明有嫁禍本谷之心，咱們自然非插手管這件事不可，捉到此人，交與徐少莊主處置，咱們千毒谷對徐少莊主就有交代了。」

徐少華拱手道：「谷主盛情，在下十分感激，在下此來，原也只想把先父和敝莊的人遭仇家殺害經過，奉告谷主，問明是否貴谷的人下的手，如今已蒙谷主坦誠見告，此事既和貴谷無關，在下縱然年輕技薄，但父仇不共戴天，天涯海角，也誓必找到此人……」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完，黑袍老者已經搖着手說道：「徐少莊主不用說了，你的意思，老夫明白，此事在徐少莊主來說，是父仇不共戴天，但對敝谷來說，他是用敝谷的武功殺人，事關敝谷信譽，因此老夫覺得咱們不妨合作，敝谷出動人手，全力偵查此人下落，一有消息，隨時通知徐少莊主，至於如何處置，悉憑徐少莊主作主，這樣不知你意下如何？」

徐少華覺得他說的合情合理，自己不再堅持己見，而且有千毒谷的人全力偵查，比自己一個人到處茫無目的查訪，自是要強得多，這就站起身，朝黑袍老者作了個長揖，感激的說道：「谷主如此厚愛，鼎力賜助，在下銘感五內，大恩不敢言謝……」

「老夫說過，這也是敝谷之事。」黑袍老者說道：「祖護法，這件事就交給你。」

祖東權連忙欠身道：「屬下遵命。」

他因時間不早，不覺放下筷子，站起身朝黑袍老者拱拱手道：「今晚不懂得蒙谷主指點，又叨擾御厨，在下感到十分榮寵，時間已晚，在下應該告辭了。」

黑袍老者跟着站起，領首道：「徐少華莊主既然急於回去，老夫就不好再留了，祖護法，你去吩咐他們送徐少莊主回去吧。」

祖東權答應一聲，正待抬手說聲：「請。」

徐少華望着黑袍老者拱手說道：「今晚得瞻谷主容顏，不知何時方能晉見，在下斗胆，想請教谷主高姓大名，如何稱呼，未悉谷主可否賜告？」

黑袍老者眨動目光，遲疑了下，笑道：「老夫和徐少莊主一見投緣，但老夫姓氏一時未便奉告，徐少莊主日後自知。」

徐少華沒有聽出他口中語氣，不覺臉上一紅，抱歉道：「在下冒昧，谷主既有不便，在下豈敢多問。」

黑袍老者也拱拱手道：「徐少莊主，恕老夫不送了。」

徐少華連說「不敢」，辭出東閣，和祖東權一起回到前進，馬車依然停在大天井裏。

祖東權含笑說道：「谷主平日很少對人像今晚這樣談笑風生，對徐少莊主可說是另眼相看了。」

徐少華道：「在下覺得谷主平易近人，真是一位長者。」

徐少華連忙站起身，拱手道：「在下打擾谷主，時間不早……」

「別忙，」黑袍老者一擺手，說道：「徐少莊主遠來，老夫已經吩咐他們準備了宵夜，聊盡地主之誼，喝杯水酒再走不遲。」

徐少華道：「谷主鼎力賜助，在下已經感激不盡，怎好……」

黑袍老者不待他說下去，截着笑道：「徐少莊主少年萬才，咱們同是武林中人，不拘俗套，何用客氣。」一面回頭問道：「小紅，準備好了沒有？」

小紅應聲道：「已經準備好了，谷主可以請徐少莊主入席了。」

祖東權站起身說道：「屬下那就告退了。」

黑袍老者笑道：「祖護法，老夫是主人，徐少莊主是客人，你是陪客，怎麼可以告退呢？」

祖東權站定下來，又應了聲「是」。

黑袍老者抬手道：「席設東閣，祖護法，你領路吧！」

祖東權又應了聲「是」，朝徐少華拱拱手道：「徐少莊主，老朽奉命帶路，那就走在前面了。」

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黑袍老人和徐少華並肩徐行，由長廊出東首月洞門，是一座小花園，白石小徑兩旁，種着數十棵梅樹，此時正當盛開，暗香浮動，份外清幽！

小徑盡頭，是一座精緻的暖閣，闊呈六角形，四圍圍以白石欄干，祖東權走在前面，但在行近石階之際，腳下一停，說道：「徐少華拱拱手道：『多謝祖老丈，在下告辭。』」

跨進車廂，車把式放下皮篷，跳上車轅，馬車就緩緩駛出莊院，就抖擻揚鞭，一路疾馳。趕到桐城，天色已經黎明，城門也已開啓。

車把式一直馳到客店門前，城行停住，跳下車來，打起皮篷，說道：「徐少莊主，可以下車了。」

徐少華倚在車上打盹，聽到車把式的叫聲，才「啊」了一聲，睜開眼來，天色已經大亮，急忙一躍下車，拱手道：「多謝了。」

車把式含笑說道：「不用謝。」跳上車，駕車自去。

徐少華一晚未睡，只覺頭腦微感昏脹，也不以為意，舉步跨入店堂，只見余老六坐在店堂裏，看到徐少華走入，急忙迎了上來，喜道：「徐少莊主回來了，你沒遇上藍公子、史公子和胡老四？」

徐少華問道：「二弟、三弟他們到那裏去了？」

余老六道：「藍公子，史公子因徐少莊主過了三更，還沒回來，心裏十分着急，就帶着胡老四趕去呂亭驛找你了，要小的留在店裏的。」

徐少華道：「他們沒遇上我，也早該回來了，現在天都已經亮了！」

余老六搔了搔頭皮，說道：「大概是他們找不到徐少莊主，又分頭到附近去找了。」

徐少華嘆了一聲道：「二弟、三弟也真是的，我只是去赴約，又不會有事的，道：『谷主、徐少莊主請。』」

黑袍老者腳下沒停，引着徐少華跨上石階，一名青衣使女立即撩起棉帘，讓三人走入，再行放下。

暖閣裏面也呈六角形，每面都有兩扇雕花長窗，如今全由紅絨窗簾遮了起來。中間一張小圓桌上，果然已經擺好了銀盞牙箸，再經六盞柔和的燈光映照，使人有一種溫和和如春的感覺。

黑袍老者抬手說道：「徐少莊主請上坐。」

徐少華謙讓道：「在下只是武林末學，斷斷不敢，還是谷主請上坐吧！」

黑袍老者却說道：「徐少莊主遠來是客……」

徐少華連連抱拳，沒待他說下去，就接着道：「在下蒙谷主賜見，已感榮寵，谷主萬萬不可再和在下客氣了。」

祖東權道：「徐少莊主既然這樣說了，谷主就請上坐吧！」

黑袍老者依言坐了上首，徐少華，祖東權就在左右兩邊的椅上落坐。

小紅手捧銀壺給三人面前斟上了酒。

徐少華拱手道：「谷主原諒，在下不善飲酒。」

黑袍老者含笑說道：「老夫也不善飲，咱們就以一杯為限，慢慢的喝。」一面回首朝祖東權道：「祖護法不在此限，儘可多喝幾杯。」

說話之時，另一名青衣使女已經陸續端上六碟下酒菜餚。

黑袍老者舉杯道：「來，徐少莊主，今晚俠駕光臨，諸多簡慢，老夫敬你，大家隨意好了。」說罷，只輕輕呷了一口。

徐少華只好和他舉杯呷了一口，說道：「多謝谷主。」

祖東權隨着也舉杯敬了徐少華的酒，然後再敬谷主。

黑袍老者含笑舉箸說道：「大家請用菜。」

接着青衣使女端上來一籠蟹黃餃子和一碟玫瑰豆沙餅。

黑袍老者使用筷子夾了一塊餅送到徐少華面前的碟中，說道：「徐少莊主請嚐嚐看，這是老夫最喜愛的甜點，也是敝廚房裏最拿手的點心了。」說罷，自己也夾了一塊吃將起來。

徐少華吃了一塊，果然酥軟香甜，極為可口，不覺讚道：「這餅果然是做得很好。」

黑袍老者喜道：「那麼你就多吃幾塊吧。」

徐少華依言又吃了一塊。

黑袍老者又夾了一塊放到徐少華碟裏，說道：「你既然喜愛，怎不再多吃一塊呢？」

祖東權知道玫瑰豆沙餅是谷主最喜愛的甜食，今晚對徐少華如此殷勤，也頗感意外，含笑說道：「其實咱們廚房裏做的餃子也不錯，徐少莊主嚐嚐味道如何？」舉箸夾起一個餃子，送了過來。

徐少華說了聲：「多謝。」

吃了一個，果然也極為鮮美，一面說道：「祖老丈說得極是，貴谷厨司，手藝果然高明，這兩種點心，只怕大酒樓也做不出來呢！」

他們急什麼呢？」

說話之時，只見史宛，藍如風，胡老四三人一起走了進來。史宛喜道：「三弟你看，大哥已經回來了！」接着又道：「大哥，你幾時回來的？」

徐少華道：「剛剛才回來，你們這是做什麼的，我又不是三歲小孩，還會走失了？」

藍如風道：「大哥若是赴別人的約，也還罷了，你是赴千毒谷的約去的，過了三更還回來，怎麼教人家不擔心？小弟和二弟，胡老四三人，把呂亭驛附近幾十里都找遍了，幸虧胡老四說：我們不如先回來看看，大哥果然已經回來了。」

徐少華一把抓住藍如風的手，含笑道：「真謝謝你們，大家一晚沒睡了，快回房去吧！」

說罷，正待舉步，他忽然腳下一個踉蹌！

藍如風被他握住了手，自然最先發覺，驚嘆道：「大哥，你怎麼了？」

徐少華道：「沒什麼，愚兄只是覺得有些頭昏。」

藍如風出身雲南藍家，原是用毒世家，何況大哥今晚是赴千毒谷之約去的，心頭突然一動，急道：「那就快些回房去。」用手扶着徐少華就走。

史宛走在後面，眼看三弟扶着大哥身子，心中也是一怔，急忙問道：「大哥那裏不舒服了？」

藍如風道：「我們回房再說。」

胡老四、余老六也就退下，各自回房去了。

却說藍如風扶着大哥回轉上房，讓徐少華在椅上坐下，一面關切的問道：「大哥，現在覺得如何了？」

徐少華笑道：「愚兄沒有什麼，只是有些頭昏而已！」

藍如風道：「大哥會不會被千毒谷的人下了毒？」

徐少華道：「千毒谷主平易近人，怎會在愚兄身上下毒？」

史宛倒了一盅茶，送到大哥面前，說道：「大哥，你把他此行經過說給我們聽聽好嗎？」

徐少華接過茶盅，喝了一口，就把此行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藍如風仍然不放心，說道：「大哥和閻九婆交手，會不會是她施的毒？」

徐少華笑道：「愚兄一把就扣住了她的脈腕，怎麼會中毒呢？」

藍如風道：「不，這很難說，大哥快運氣試試，看看有什麼不適？」

史宛道：「大哥，三弟說得對，你快運氣試試看，千毒谷的人手段毒辣，在江湖上出了名的，如果真像大哥說的這樣好，還會惡名昭彰？」

徐少華含笑點頭道：「好吧！」當下雙目微闔，就坐在椅上默默運氣檢查。他不運氣檢查倒也罷了，這一運氣檢查，登時發現體內真氣竟然在緩慢的渙散，再也無法凝聚！心頭不由一驚，急忙摒除雜念，緩緩吸了口氣，努力聚集真氣，但任你如何提聚，全身氣機業已渙散，再也無法凝聚，額頭上綻出一顆顆的汗水，也隨着滂沱而下。



藍如風連退了幾步，搖手道：「小弟下次不敢了。」

旁晚時分，紀南吩咐店伙，要廚下做了一席豐盛的酒菜，送到徐少華房裏。他也跟着走入，拱手道：「中午小弟叨擾了三位兄台的酒食，徐兄身體違和，不便外出，小弟特地要下廚整治了一席酒菜，好和三位兄弟把盞暢談。」

徐少華含笑：「紀兄何必客氣？」

紀南爽朗的笑道：「小弟和三位兄台一見如故，這是小弟一點心意，不成敬意，來，來，三位兄台請坐。」

史婉笑道：「大哥，這是紀兄的盛意，不用再說客套話了。」

紀南道：「還是史二哥爽快。」

四人落坐之後，紀南取過酒壺，給三人面前斟滿了酒，然後又給自己也斟了一杯，抬頭道：「徐兄感冒風寒，少喝一些，正好驅驅風邪……」

史婉搶着道：「不，大哥一滴酒也不能喝。」

紀南怔道：「為什麼呢？」

徐少華道：「不瞞紀兄說，兄弟是中了毒。」

「中毒？」紀南似是大為驚訝，放下酒壺，睜大雙目，問道：「徐兄中的是什麼毒？」

史婉氣憤的道：「大哥既然說出來了，那就不用再瞞紀兄了，大哥是被千毒谷的人下了毒。」

「千毒谷？」紀南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驚詫的道：「怎麼……有這種事呢？」

史婉道：「大哥昨晚去赴千毒谷主之約，回來就覺得頭昏，一身功力盡失，可能是被他們下了散功毒藥！」

「散功毒！」紀南聽得變了臉色，哼道：「可惡！」

徐少華道：「好在兄弟除了功力若廢，旁的倒也沒有什麼。」

紀南道：「徐兄怎麼不去找他們谷主呢？」

藍如風道：「千毒谷的人行踪隱秘，一時如何找得到他們？」

紀南道：「小弟和他們左護法祖東權相識，這樣好不，徐兄三位明大不妨在此地再留一天，小弟設法去找找祖東權，也許可以弄得到解藥。」

史婉喜道：「紀兄認識祖東權，能夠找得到嗎？」

紀南道：「不瞞三位兄台說，祖東權和家父是素識，還是小弟的父執，小弟想來，一定可以找得到他的。」

藍如風說道：「這樣就好了，大哥，紀兄既然這麼說了，我們明天就再留一天吧！」

徐少華道：「紀兄如此熱心，兄弟那就謝了。」

紀南道：「徐兄這麼說，就見外了，我們一見如故，萍水論交，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接着舉箸道：「我們只顧着說話，菜都快涼了呢，徐兄，史兄，藍兄，請呀！」

史婉，藍如風兩人本來一直担心着大哥中毒之事，如今聽紀南說得極有把握，也稍稍放下心來。

藍如風舉杯道：「紀兄如能求到解藥，我們兄弟感激不盡，來，兄弟先敬紀兄。」說着喝了一口酒。

紀南和他喝了一口，說道：「小弟仰慕三位兄台義氣，而且和三位兄台也談得十分投契，人生知己難求，小弟很想和三位兄台結為口盟兄弟，不知三位兄台肯不肯認小弟做兄弟呢？」

史婉越看他越像是女扮男裝，心裏自然很不願意，但想到大哥身中奇毒，自然越快能夠得到解藥越好，就不好反對了。

藍如風和史婉有着同樣的想法，一面笑道：「我們都聽大哥的，只要大哥點了頭就好。」

徐少華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何況我們志趣相投，一見如故，紀兄不嫌棄的話，我們四人結為口盟兄弟，正是好事。」

紀南喜形於色，說道：「徐兄同意了，那就好，我們就在席上結盟，先敘敘年紀，今後就是兄弟了。」

當下敘年紀，徐少華二十，紀南十九，史婉和藍如風都是十八，比紀南小了一歲。

藍如風道：「這倒好，二哥變成了三哥，小弟還要低下一格，成了四弟了。」

徐少華道：「恭喜紀二弟，一來就做了二哥。」

藍如風道：「這叫做一人之下，兩人之上。」

紀南連忙站起身朝徐少華恭恭敬敬的作了個長揖，說道：「小弟拜見大哥。」

徐少華握住他的手，含笑：「二弟目的又何在呢？」

史婉道：「對了，殺大哥的爹和雲龍山莊四十餘口的兇手，就是這老賊婆，大哥去見千毒谷主，千毒谷主矢口否認這件事，還指派祖東權負責調查，要查個水落石出，老賊婆作賊心虛，才向大哥下毒，再把人擄去，想殺以滅口……啊，她要殺大哥滅口！」

她越說越覺得胆戰心驚，一把抓住藍如風的手臂直搖，神色緊張的道：「這怎麼辦？」

「三哥，你冷靜一點！」藍如風笑道：「這只是你心裏這麼想而已！」

「這時候你還笑得出來？」史婉道：「難道我想的不對？你們不去，我一個人去找，我要和老賊婆拚了。」

「你急也沒用。」藍如風道：「我們先好好商量商量一下，事情不會有這麼嚴重。」

紀南道：「三弟，就算大哥是閻九婆擄去的，這樣瞞着千毒谷主擄人，是犯法的行為，諒她也不敢貿然加害大哥。」

史婉道：「那我們找千毒谷主去。」

藍如風道：「我們一時如何找得到千毒谷主？但有一個人倒可以找得到……」

史婉急急問道：「誰？」

「祖東權。」藍如風道：「二哥的解藥不是找祖東權去要來的嗎？我們找到祖東權，就可以找到千毒谷主了。」

「不錯。」史婉聽得眼睛一亮，急忙說道：「二哥，祖東權在那裏，我們這就走！」

紀南為難的道：「我趕去北峽山，只

差一步，祖大叔已經要走了，這時候去，那裏還找得到他？」

藍如風道：「二哥不知道他要到那裏？」

紀南道：「我也不清楚，好像是去江蘇。」

藍如風道：「他奉命調查雲龍山莊的事，到江蘇去，那是到徐州去了。」

史婉說道：「我們只有一路趕去，先找到他再說了，二哥、四弟，我們這就走吧！」

藍如風看看窗外天色，說道：「天快亮了，我們還是等天亮了，這時出去城門還沒開呢！」

史婉道：「還要等到天亮？」

藍如風道：「要這時候出去，只好翻城牆出去，那就要憑腳力趕路，我們有現成的牲口在這裏，兩腳趕路，總沒有牲口四隻腳來得快，也不在乎這點時候了。」

「好吧！」史婉只得在椅子上坐了下來，但坐了沒一回，就站起身道：「真氣人，天怎麼還沒亮呢？」

藍如風道：「二哥，妳安靜坐一回好不？這樣坐立不安，不是徒亂人意嗎？」

史婉氣道：「大哥失蹤，看你一點也不急！」

藍如風苦笑道：「我們義結金蘭，大哥失蹤了，誰不着急，但急又有甚麼用呢？我們既已決定先找祖東權，就已經有了目標，等上路之後，只要快些趕路，及早能找到他，才能救出大哥來，這不是光急就能辦得好的。」

（未完·十四）

藍如風道：「大哥功力已失，怎麼會穿窗出去？」

史婉怒聲道：「一定是被人擄走了，

一定是千毒谷的人，我們快追！」一轉身，正待從窗口追前去。

藍如風道：「三哥，慢點。」

史婉急道：「救人如救火，你還慢慢吞吞的，還追得上嗎？」

藍如風道：「三哥，這樣毫無頭緒的追出去，到那裏去找？再說，看情形，大哥很可能是二更過後，就被入劫走了，如今相距已有一個更次，就是順着他們去的方向追，人家也去遠了，萬一追錯了方向，相去更遠，還能夠找到他們嗎？」

「真急死人！」史婉急得直是跳腳，說道：「那依你說怎麼辦呢？」

藍如風道：「大哥失蹤，事情雖急，但我們要保持冷靜，不可亂了步驟。」

紀南點了點頭，說道：「四弟說得不錯！我們先要確定大哥是被甚麼人劫持去的……」

「這還用說？」史婉氣鼓鼓的道：「除了千毒谷的人，還會有甚麼人劫持大哥呢？哼！這批賊東西！給我遇上了，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不給他們痛下殺手，難消我胸頭之氣。」

紀南道：「萬一不是千毒谷的人劫持去的，你殺光了他們也找不到大哥呀！」

「還會不是他們？」史婉道：「十之八九就是那個九毒寡婦擄去的，她又在大哥身上下散功毒藥，又趁機把大哥劫持了去，這老賊婆實在該死！」

藍如風道：「三哥這話沒錯，大哥若有沒中散功毒，老賊婆未必能把人擄走，她下毒的目的，就是志在劫人……」說到這裏，又微微搖頭道：「但她劫持大哥，只

# 金釵令

卧龍生·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杜秋寒跌下絕谷中，一個跌在脊嶺絕壁被藤網纏住；一個跌落谷底水潭，二人幸未跌死。于飛虹在脊嶺上發現石洞，採摘水菓充飢，又被兩隻火紅怪鳥糾纏了十多天，才能懸崖到谷底察視，十多天未洗澡，香汗淋漓，因無人跡，放胆洗刷，頓覺心曠神怡，穿回衣服，四下一看，發覺山壁一側，一人面對石壁而立，原來是杜秋寒，不禁一呆，剛才裸露身體，頓覺羞慚。其實杜秋寒已做到非禮勿言，雖已發現亦做到非禮勿視，故于飛虹高聲叫喊，二人相見如隔世，他帶她到異人留下武功遺言的石洞中，記下武功，迅即離開險地……

## 捨己爲人情義重

## 三言兩語探前途

杜秋寒道：「不用管我了，這小紅鳥能有多大的氣力，只怕連你一個人都救不了，生死由命，咱們各憑運氣吧！」

「你也要走……」于飛虹無限溫柔的說：「我怎能留下你一個人……」

「就算要救我，妳也得先離開才行，快！運轉真氣，盡量減輕體重，不要開口說話了……」

杜秋寒默運真力，雙臂微沉。

生離死別，于飛虹突覺熱血沸騰，微轉嬌首，半啓櫻唇，在杜秋寒的臉上親了一下。

杜秋寒吐氣出聲，雙臂一振，用盡了全身氣力，把于飛虹向上拋去。

兩隻小紅鳥同時振翼，直飛而起。

于飛虹緊閉櫻唇，丹田真氣運轉，盡量使體重減輕，一面準備應變。

大約那兩隻小紅鳥也知身處危境，故而亦是全力飛馳。

願咱們日後還有再見的機緣……」

但聞驚天動地的一聲大震，一道火柱，怒噴而起，大地動搖，塵滿蔽天，身前羣樹搖顛，向下沉陷，整座的山峯向下倒去。

火山爆發，山峯陸沉。

大自然的威力，實非人能比擬。

于飛虹抓起那兩隻小紅鳥，投上空中，人亦提氣疾奔。

這一跑，用盡了全身氣力，越山渡澗，當真是亡命飛奔。

只聽到身後山崩地裂的隆隆之聲，傳了過來。

香汗透衣，氣喘如瀑，于飛虹感覺到氣力已盡，才停了下來。

抬頭看落日夕照，晚霞榴紅，遠天處一團濃烟，隆隆之聲，早已不聞，這一跑，竟已到數十里之外，近山蒼翠，山花依舊。

湘西地廣人稀，這等山沉地裂的大變，竟不見有人觀看。

于飛虹揮一下臉上的汗水，在一處草叢中躺下。

她身心俱疲，一躺下，竟然睡熟了過去。睡夢中感覺到洪水滾滾，全身都跌入了洪流之中，寒意襲人。

于飛虹睜開眼來，發覺滿天烏雲，正在飄着大雨，身上衣履已濕，山風勁吹，帶來了陣陣寒意，翻身坐起，流目四顧，竟不見有可避風雨的所在。而且烏雲越聚越濃，雨也越下越大，連數丈外的景物，都被大雨遮擋的看不清楚了。

于飛虹只好放腿奔跑。

這是一片荒山，于飛虹連方向都攪不清，心中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找一個可暫避風雨的地方。

她的輕功本已十分高明，在那座深谷中和

越過兩座山峯，兩鳥氣力已盡，于飛虹口真氣，也無法再作運轉，直向下面沉落。一則是于飛虹早已有備，二則兩隻小紅鳥仍然拚盡餘力振動雙翼，使墜落之勢，緩了不少。落身之地，又是一片雜樹林中，于飛虹雙足踏在一條橫枝上，借勢換氣，樹枝雖被踏斷，但已換了一口氣，雙手一鬆，落着實地。

兩隻小紅鳥似已累極，拖累離去，竟也落着地上。

于飛虹稍作調息，取下網兒，黯然說道：「你們和我打架，助長了我的武功，又救我脫出危難，只可惜杜兄已葬身於那山崩地裂之中了。」

兩隻兇猛、靈活的小紅鳥，似已累脫了力，伏在地上。

于飛虹收好網兒，只見兩隻小紅鳥，雙目眨動，仍然活着，低聲說道：「兩位鳥兄，但

一對小紅鳥多日搏鬥，練的更加精熟，大雨中的山路，雖然難走，但于飛虹奔跑起來，仍是快速奔馬，就像一隻大鳥在風雨中掠地飛行。于飛虹終於看到了一幢可避風雨的房子，雖然只是一幢小小的茅舍，立刻衝了進去。

緊閉的木門，突然大開，但在于飛虹衝入了茅舍之後，突然關了起來。

烏雲蔽天，室中更為幽暗，但于飛虹的目力，仍可看清楚茅舍中的情形。

只是一間房子，廚房、臥室、客廳，都集中在一處，這間房子雖然不算太小，但擺了廚具、竹椅，再加上一張大木床之後，就有着一點點的感覺了，尤其是那張大木床，大的可以同时睡下八個人。

但現在大木床上，只睡了一個人，不知道是男人還是女人。

他蒙頭大睡，全身都蓋在一條大棉被中。于飛虹暗暗暗息一下，低聲說道：「恕我擅闖進來，因為，外面的風雨太大。」

她沒推門，門却及時而開又及時關上，以阻風雨。

經歷過一番歷練，于飛虹已學會了默識細微，以洞觸機先，闖入室中後，已感覺到高臥木榻上的是一位高人，能在形跡不露中，操縱相距八尺的門戶，非有上乘的內功修爲，絕無法辦到。

「妳不該闖進來的……」一個冷冷的聲音，細微而清晰的傳入了耳際，道：「外面的風雨雖大，比起死亡還是好了一些！」

于飛虹早已運功戒備，面對着一個玄秘難測的高人，不敢有絲毫大意。

她心中一份擅闖入宅的愧咎，頓化怒火，冷笑一聲道：「如是涼薄、惡毒，我只有候教了。」

「女娃兒，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老夫是





## 司馬洛傳奇故事

##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 殘餘份子

高倫廠長一時也爲之目瞪口呆。

假如林鈴數過守衛的數目，那並不是出奇的事情；林鈴是有機會這樣做的。但是林鈴怎麼能指出這一個就是多出來的一個呢？而且林鈴又指得沒有錯；黃光也承認了。

黃光立即從身上拔出手槍來，林鈴說：「不要妄動！你忘記了他手上的槍火力是比你的槍更犀利的嗎？」

黃光也醒悟了。

守衛所提的卡賓槍，可以單發射擊，也可以連發掃射，而且槍彈的威力甚強，一把手槍是不易對抗的。

黃光咬着下唇，深呼着說：「我先叫

## 幹的壞事

他進來好了。」

高倫廠長則恐慌起來了，因為現在面臨的，是一個可能演變爲槍戰的場面，而他自已却置身其中。他並不是那種人，並沒有豐富的暴力經驗。

「你放心好了，」莫先生安慰地對他說道：「有林鈴小姐在這裏，用不着害怕的！」

但高倫廠長雖然對莫先生是有十足信心的，但是對莫先生這句安慰的話，却是不能夠拿出信心來了。一位清秀嬌美的小姐，也許她是有很高的智力的，但是動起武來……

黃光已走到窗對那守衛揮揮手，說

不可的。

每人站在一個位置的。他們聽不見槍聲，知道發生什麼事故，亦不知道黃光說要捉的人是誰。

這樣也好，不然的話，那個冒充的守衛，先發制人，他們就可能失去一些性命了。

林鈴則已一跳起來，已經抓起了黃光跌倒時丟下來的把手槍。她兩個打滾就已達到另一隻窗子的前面。果然她看見這人的路線沒有改變，可惜就是遲了一點。她放了一槍，那人已剛好躲到外面的一部車子後面了。

林鈴放了一槍便馬上向地上一撲，平伏下來。

果然那人又還擊了一排槍彈，把那用薄鐵板砌的牆壁射得滿是子彈洞，有如蜂巢。

槍聲一歇，她又打了一個滾，到了另一隻窗戶前。

但那冒充的守衛並沒有再出現。

這人不再繼續逃走，而是躲在車子後面，那是明智之舉，因為周圍都是空蕩蕩的草地，沒有掩護物，逃不到哪裏去的。

此時黃光已經大聲叫着通知其他的守衛，其中有一人是假冒的了。那些守衛即使還未認出樣子，也知道冒充的就是那個放槍的了。

「不要逼他！」林鈴叫道：「他反正是逃不了的。」

這也是一個明智的提議，因為那冒充守衛手上的武器甚爲犀利，硬攻的話恐怕就會傷及其他守衛的性命，而另一方面來說，祇要把他包圍着，他終於是非要投降

：「唏，你！進來一下……」

那個冒充的守衛雖然是半低着頭，但顯然是一直在注意着一切的，而事實上這大概亦正是他潛入這裏來的任務，因此他已經看到了林鈴指他，亦看到了黃光拔槍而又把槍放下了。

事實上假如黃光叫他，而他依命到黃光的面前來時，亦是很易給認出來的，所以，黃光才開口一叫，他就提起卡賓槍來掃射。

黃光吃了一驚，冷不提防，看樣子是已不及避開了，但是他的腿子却奇蹟地忽然一軟，整個人也仆倒下去了。

槍彈把窗子的玻璃掃射得粉碎下來，而且連牆壁亦穿了幾個洞。假如他不是仆倒，而祇是蹲下來的話，他恐怕仍是不能倖免。

是看不到以及射不着那個冒充者。他大喝道：「好了，你是沒有機會的，還是放棄吧！」

林鈴通過那牆洞看見那人的腳忽然不見了，跟着就是車門關上的聲音。

那人上了車！

跟着車子就開動了。那人開車逃走。

這裏是有好幾部車子的，因爲人人都要開車到這裏來。有莫先生那部黑色大汽車之外還有其他那些科學家們所乘的車子，亦有守衛們乘來的車子。

這個冒充的守衛就是開了一部守衛用的車子。

樓上那個守衛再發射了一排槍彈，但槍彈却在車頂上彈開了。這守衛車是一部裝甲車。

這時黃光也跳起來了，林鈴亦已跳起來了。

林鈴問道：「他可以逃出去嗎？」

「沒有機會，」黃光這個保安主任是最熟悉這裏的保安設備的安排的，他搖搖頭，跟着又說：「他不能這麼容易通過關口！」他從另一個守衛的手中抓過無線電聯絡器來，把這件事情通知每一個守衛崗位，並且命令截停這部車子。

但是林鈴說：「射車輪吧！還是不要讓他到處橫衝直撞的好！」

這個提議亦是對的，因爲這個人要拚死逃走的話，就會硬衝過攔截他的關卡，那就又會引起不必要的死傷了。最好是射破車輪使車子滯留在空地上不能動，那時就慢慢捉拿亦不遲了。

黃光亦不因爲林鈴教他怎樣做而反感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鈴和

炸毀的事情，二人相顧取笑，只當作車天車地一談罷了。豈料事情發生在另一方面，有一個人在地上檢到一顆西瓜大小的隕石，視如珍寶的收藏起來，不久當地飛機研究廠發生了一宗桌子衝破屋頂飛上天，而且直衝上太空，由人造衛星拍出來送回地球，報紙亦大事喧染其事，而民航的飛機師也目睹真有其事，因此喧騰一時。飛機研究廠的廠長高倫因爲怪事發生在自己的廠內，故邀請莫先生來廠暗中調查，莫先生找林鈴一齊來廠，知道該廠科學家麥德洛先生帶了子午石離開工廠，人又不知所踪……

是林鈴撲過去抱着他的腿子把他推倒了。

林鈴在槍聲響時就叫道：「大家快伏下來！」

不過莫先生想到了一個比林鈴所提的更好主意，他把高倫廠長一扯，就扯進那些零件堆躲起來。

那些零件雜亂地堆放着，鑽進了裏面，那就不論從那一個窗口或門口有流彈射進來，都不容易射中他們了，除非子彈是會走曲綫的。

其他在場的科學家也學着樣子躲起來了。

黃光大聲叫道：「捉住他，別讓他逃走！」

外面那些守衛們一時倒是手足無措，由於他們並不是聚在一起，而是分開來，

到底林鈴是剛剛救了他一命的。

那些守衛在他的命令之下追出去，伏在地上掃射。

不過轉瞬之間，車子已去得很遠了，就是要射車輪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守衛們的掃射並未成功。

「老天！」黃光看着叫道：「他要衝出邊緣的鐵絲網了！」

「他可以衝出去嗎？」林鈴問。

「沒有機會！」黃光搖頭道：「他也許不知道！」

這人開着車子一直向空地邊緣衝去。理論上，他是可能衝破鐵絲網而出去的，或者可以踏上車頂而爬過鐵絲網。但這却不是普通的鐵絲網。

他的車子一撞在鐵絲網上，馬上就電光亂閃，車身也冒起烟來，這鐵絲網乃是通了強力電流的。

「他死定了！」保安主任黃光說。

這鐵絲網有內外兩層。

假如車子是從外面企圖撞進來的話，那反而沒事，因爲外面那層沒有通電，而且上面還是掛了警告的牌子，有文字及圖畫聲明內層是通電的，叫人不要企圖越過鐵絲網進來。

裏面則沒有這樣的設備，由於有資格進這裏面的人就應該知道是這樣的設備的，而且正常的情形之下亦沒有理由會有人遠遠步行到鐵絲網那裏去。

現在，這個冒充的守衛這樣一撞，就觸了電，人也幾乎給烤熟了。

黃光馬上用無線電命令把鐵絲網的電流關掉，然後就與他的手下一面乘車趕過







## 鐵胆傲骨

## 歧見生出恨 嗜殺變成仇

藍田玉·文

「哇——！」  
一聲慘絕人寰的驚叫，端地驚人心魄，直若夜梟啼泣，令人聞後，毛骨悚然！  
這是多麼可怕！  
這是多麼奇怪！

在此——夜闌人靜，荒蕪無際之曠山莽野中，是誰遭此不測？  
是山中孤魂的泣號吧？  
不！

那分明是——人在慘死時，所發出的刺耳號叫，由其慘聲中，仍可聽出其絕非一個平凡之輩，而是有着極深厚的內功修為。

慘叫聲，掠空傳滿荒山遍野，歷久方歇！  
夜——  
又恢復了一片靜寂！  
天空中——

佈滿了黑壓壓的烏雲，使大地變得一片漆黑，看來天要變了！  
一陣夜風吹來，搖動起一片沙沙莽林之聲，與夜梟長鳴相和，更平添了此荒涼的深山，無限陰森恐怖之感。

莫非有人嗎？——該不是山魅鬼魂吧？  
不！那正是一個人。

——一個失魂落魄的青年，雖然看去不過，一十七八歲，却是神色漠漠，滿臉愁容，似有無限沉重心事，看去孤獨，冷漠，高傲……  
那兩點擊在他的俊美臉上——而未拭擦。

狂風吹散他的頭髮——也未拂理。

他看出雖然顯得異常狼狽，但，孤傲——使他毫不屈服，仍是緊咬牙關，勉強支撐搖搖欲墜的，疲憊身子，朝前挪動。

他為什麼要冒此風雨，漫步這罕見人跡的荒山？  
莫非他在尋找什麼嗎？

這倒真與適才十三聲慘叫，同樣令人無法揣測！  
其實這又有什麼值得奇怪，因為他喜歡經常漫步在這種無拘無束的大自然環境中，而恨——

恨那人浮於事的現實社會，更恨老天的不平，給他坎坷的身世！  
此時，他緊閉着嘴，顯得冷漠傲然，睜着一對仇恨的眼，仰首瞪着昏黑的蒼天，鋼牙咬得「咯咯」作響。

不幸的遭遇與往事，以及所有的人，對他冷落、輕視、辱罵……一幕幕的浮現在他的腦海之中……  
但，現在他逃離了所有的人，給他帶來的，是無限愉快的，舒暢、沒有感到絲毫痛苦，至少沒有人再凌辱他，把他當做牛馬，任意鞭策！  
孤獨的他，喜愛人人所不敢喜歡的事

驚地裏！  
「哇——！」  
又響起一聲驚人慘嘯，劃破靜空，久繞山谷不絕，叫人聽得，不禁打從心底，冒出一股寒氣！  
奇怪！

這慘叫聲，竟與適才所聽到的，同樣來得奇特，淒涼，而且都是有着極深的內功修為，中間相距，不過一盞熱茶時間。

這可讓人很感到有些心驚肉跳，難道在這深夜荒山中，還會發生什麼可怕的殺人案嗎？  
也許是的！

不然這慘嘯又怎麼會發生呢？  
一定在這荒野深山中，揭起了神秘可怕的，江湖浩大殺劫！  
夜——越來越深。

風——越吹越緊。  
雷聲也不時乾响兩下。

這一切，都似在，有意陪襯幾分陰森恐怖的氣氛，就像這些慘叫聲，還不夠令人害怕，胆寒……  
慘嘯聲，又漸漸消聲滅跡，使大地顯

情——

狂風暴雨，籠罩他的四周，愈來愈兇猛，像要將他吞噬似的，但他却是堅強！  
閃電——劃破了漆黑宇宙，給大地帶來一片光明，但，呈現他眼前的，僅是荒山景物，淒涼，恐怖，陰森森……

他沒有將這景象，置於腦中，只覺得那是可愛，動人。  
他確實是個性情獨特的年青人！  
他帶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踏在地上，發出沙——沙……的響聲。

驟然間——  
天際閃起一道電光，幾乎將整個山林，都給照亮起來，尤其顯得，特別明亮長久。

那神情漠漠孤獨的年青人，借着電光一閃之間，流目四掃，突然，於他眼光過處，離他不遠的一片密茂樹林中，隱隱約約，出現一座極小的石屋，最多不過，方圓兩丈，是那陰森森的佇立在狂風勁掃之下。

奇怪！  
在此荒無人跡的深山中，會有誰來建造如此一座小屋子呢？  
更怪的事是——這小石屋，建造得是那麽小，幾乎只能同時容納三四人而已。

他不禁好奇的，愕然發楞，心中疑竇叢生，萬千揣想俱來，只覺此小石屋，異常古怪，忍不住一股好奇之念，湧上心頭，暗道：「對！乾脆過去察看一下，看此小石屋，到底建於荒野中，有着什麼奇怪的原因！」

得格外寂靜，恐怖！

但，這靜寂只不過保持約莫一盞茶的工夫，倏然，緊跟「哇——」的，又傳出一聲，同樣慘絕人寰的嘯聲！  
這倒叫人感到有些費解，難以揣測的了。

怪事！實在是一件可怕的怪事，由此三聲，足可想像出這三個人，死得是如何的慘法。

這是誰的佳作，竟然如此殘忍，在人們都進入夢鄉之際，隱藏在此深山之中，做出殺人之事，似乎手段極其毒辣。

驚然——  
又是一聲「哇」的慘嘯，就這樣不斷的——十三次！  
好不吉利的數字——十三。

可怕！確實讓人心頭不由升起陣陣寒意，背脊直冒冷汗，誰會想到，於此荒無人跡的深山中，半宵間，竟然一連十三個人離開了這世界，而且其中相距時間，幾近相差無幾。

這正是十三個武林高手，而且均是響名江湖者！  
心念一決，邁步而去，就當他邁出不過兩步，倏然，在電閃之下，出現一條黑影，直奔怪小石屋而去——

黑影緊隨電光，一閃而逝。  
此突來之變，黑影快似電光石火，倒使他大為一驚，下意识的收住了脚步，一時之間，竟然呆住。

他乃毫無江湖經驗閱歷之人，見聞甚少，心中雖覺可疑，但實在無法想出其中原因，當不免落於默然沉思中。

他開始細心的想着。  
自然不免感到非常奇怪，尤其是那黑影，分明是一個武功極高之人，可是他在這種天氣下，奔向那怪小石屋，又是什麼原因呢？

一念未息，倏然，「哇——」的傳出一聲，慘不忍聞之痛號，劃破黑夜，聽來有若鬼哭神號，讓人汗毛皆豎，全身直冒冷汗，端地刺耳已極！  
這突然的慘叫，任他再倔強的胆量，也不禁嚇了一跳，打了一個寒噤，下意識的後退了兩大步，背脊頓生寒意。

心悸未定，借着電閃，只見怪小石屋中，拋出一條黑影，緊跟着聽到「咄——」一聲，一切又恢復原狀，就連怪小石屋中，也沒有一絲聲息。

這又可楞住了他，不由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腦海中全盤旋着，那怪小石屋中嗎？  
怪事！

這座小小的石屋中，到底隱藏了什麼東西？  
竟然一連死了十四個人，簡直太可怕

他們怎麼會在此荒山僻野，相繼被殺呢？  
殺他們的人，又是誰呢？  
這種種的疑問，誰也不知，誰也不曉得！

此時——一切算真正的平復下來，再也聽不到什麼可怕刺耳的慘嘯！  
狂風更緊！  
雷聲更急！

豆大的雨點，一滴一滴，尤如決堤江河般，從空中傾倒下來，擊打在地上，隱去了一切聲息，帶來另一種恐怖。

就在此暴風雨來臨之際，突聞遠處，傳來一陣陣緩慢的沙……沙……沙……聲音。

但風雨聲，使它時斷時起，隱約可聞而已！

這是什麼聲音？竟在此本已恐怖的風雨黑夜中，由遠傳來，令人心頭，不由自主跟着緊張得「澎！澎！澎！……」直跳！似乎要跳出了喉頭。

沙！沙！沙……的聲音，愈來愈近，已經清楚能辨。

那——原來是人的脚步聲！  
可是，漆黑的夜，却看不到有什麼人影。

驟然之間，天邊劃起一道閃電，餘光搖曳下，照亮了整個漆黑的宇宙，但它却是那麼短暫，一閃而逝。

借着那閃電光亮，突見山之盡處，驟現一點黑影，看去似乎漫無目的，在此漆黑的風雨夜中，緩緩朝前蠕動。  
於此陰森恐怖，又是雨夜之荒山中，

了！

此時，更增加了他對這神秘的小石屋，發生好奇之心，但他對這小石屋，感到有些懼怕，心想：我若前去，會不會也像那十四個人，遭到同樣的慘死？  
但他倔強高傲的性格，使他暗地自責，道：「石中堅呀！石中堅，你難道也會怕死嗎？天大的苦事你都嚐過，多危險的遭遇，你也不是沒有見過，今天遇到這不過是一間小小的石屋，難道你就怕了不成，將來你還能幹出一番什麼了不得的成就嗎？」

心想之間，不禁嚥了嚥口水，略為鎮定了一下驚恐之心，邁開大步，直朝那神秘的奇怪小石屋行去——  
他雖然極力振作精神，但，仍然不免怦然心跳。

因為——這石屋實在太可怕了，豈能不讓他心寒，愈當他接近石屋一步，心愈緊張一些，步子也跟着愈來愈慢。

近了！眼見就要走到石屋！  
驚然——  
一道電光閃過，嚇得他幾乎脫口叫了出來，全身不由自主的，直打寒顫，一陣冷汗直冒而出，簡直嚇得他魂飛天外。

他幾曾見過這等陣勢，下意識的閃到一棵大樹後面，緊閉雙眼。

他不敢看——  
因為，呈現在他眼前的，正是一堆——死人！好可怕的死人！  
一個個死狀甚慘，面孔一片模糊，兩眼突出，全身濺滿污泥，却已氣絕多時，由他們口中，流出的鮮血，染紅了地上污







文圖  
金童·飛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 龍遊鳳魔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玉南等人和鐵劍三雄、曲氏五傑訂下李代桃僵之計，還有十二弟子未有征服，派出金長久和他們說項，說明自己一行人是受黑谷谷主之命而來。十二弟子見師長被殺，雖然面對這些江湖有名的好漢，仍不肯就範，由後起三秀田榮、高泰和他們對陣，經過戰鬥不敵才肯屈服。鐵劍堡一夕間變成了人間鬼域，數百戶人家連夜逃走，一場大火盡成瓦礫……江玉南見任務完成，再回三鳳閣覆命，公鳳設宴招呼，最後只留江玉南一人在座，說出谷主對他們行動有懷疑，任務完成得比預期快兩天，殺人太少，還由鳳媽出來審查完成任務的過程……

## 對姑娘可恨

## 見谷主可怕

鳳媽緩緩在對面坐了下來，道：「江相公，我這個作媽媽的，每日忙於店務，實在很少時間管教她們，只怕她口沒遮攔，胡說八道。」

江玉南道：「鳳媽客氣了，三鳳姑娘精明聰慧，對在下確有很多指教。」

鳳媽哦了一聲，笑道：「你們都談些什麼？」

江玉南道：「還不是談談鐵劍堡中的事。」

鳳媽道：「江相公旗開得勝，替谷主建了大功，實是可喜可賀，鐵劍門中高手不少，不知江相公如何征服了他們？」

江玉南謙遜道：「我們先殺了鐵劍三雄……」

鳳媽接道：「好！打蛇打頭，先殺了鐵劍三雄，他們就沒有頭兒了。」

江玉南看她滿面春風，笑容慈和，但聽到殺人之事，雙目中却閃動着喜悅的光芒，心中暗暗一凜，暗忖道：看來三鳳沒有說錯，這中年婦人是春風其面，蛇蠍其心。

只聽鳳媽接着問道：「鐵劍堡那麼多人，只殺了鐵劍三雄，就能使他們屈服麼？」

江玉南道：「那自然不行……」

鳳媽接道：「不知江相公如何收服了他們？」

江玉南道：「殺！我們展開了一場屠殺，一口氣殺了四十八個鐵劍門中的壯漢。」

鳳媽道：「那堡中只怕是一兩千人，殺上四五十個人，也不算多。」

江玉南心頭震動了一下，道：「鳳媽說的是，但因格於谷主命諭，要咱們收伏十二個鐵劍門中弟子，不便放手施為，殺戮過重。」

鳳媽點頭，道：「以後呢？」

江玉南道：「以後，十二個鐵劍門弟子受制，曲氏兄弟歸依，……」

鳳媽道：「哦！這麼容易？」

江玉南道：「這中間還有個道理，那

殿。

只見一張金交椅上面，端坐着一個婦人。

只見她髮挽宮髻，身着杏黃長衫，粉面朱唇，看上去，只不過三十許的年紀，莊嚴中有着一般動人的成熟風韻。

這和江玉南心中想像的黑谷谷主，完全是兩個形態，一瞬間呆住了當地。

只見那婦人微微一笑，道：「江玉南，你不認識本座麼？」

江玉南暗暗一咬牙，搖搖頭，道：「不認識。」

黃衣婦人道：「咱們動過手，……」

江玉南道：「在那裏？」

黃衣婦人道：「黑谷，我就是黑谷谷主，是不是和你想像的完全不同？」

江玉南道：「不止是想像不同，和在下見到的也不相同。」

黃衣婦人一笑，道：「那時我穿着黑衣，帶了一副黑色的手套，和黑色的面具，對麼？」

江玉南說道：「這個……在下不敢妄言。」

黃衣婦人道：「現在是我本來面目，我以真正面目和你相見，那表示我已對你們很信任了。」

江玉南目光不斷轉動，只見闊五、金長久、田榮、高泰、和曲氏五傑、鐵劍門下十二個鐵劍弟子，都一列排在右邊，左面是兩個中年婦人、和三個鵝皮鶴髮的老太婆。

兩個女婢，分站在黃衣婦人的身後。江玉南心中已經相信這黃衣婦人的身

份。

但他仍然回頭望了百里香一眼，道：「姑娘，這一位真是黑谷谷主麼？」

百里香道：「千真萬確，還不上前見過！」

江玉南臉上仍然是一股半信半疑的神色，緩緩向前行了幾步，道：「江玉南拜見谷主。」

黃衣婦人一笑，道：「你起來，看樣子，你心中還有一點懷疑，對麼？」

江玉南直道：「不敢相瞞，確然如此。」

黃衣婦人道：「好！等一會我會給你一個滿意的證明，現在我們先談公事。」

江玉南道：「谷主吩咐。」

黃衣婦人道：「你才華絕高，高到了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我想改變一下計劃。」

江玉南道：「谷主的意思是……」

黃衣婦人道：「丐幫正在召集一個長老會議，我準備派你帶着人手，降服他們，最好能收為我用，一舉兩得掌握丐幫。」

江玉南心頭震動，既驚嘆於她消息的靈通，又震駭着她手法的奇突。

如若真要一下子制服了丐幫，那可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回谷主的話，那丐幫長老會議，想必一定集中了丐幫的精銳，區區這點能耐，只怕很難收服他們。」

黃衣婦人一笑，道：「江玉南，看來，你是個很務實的人，不貪功，不虛浮，對付丐幫自然非你們力量所及，所以，

就是，他們一直擔心我們放手屠殺，那些人中，可能是他們父母、兄弟、姊妹。」

鳳媽道：「這就不錯了，一場大屠殺，能使血流成渠，屍滿濠溝，我就不信他們不怕。」

江玉南心中暗道：看來三鳳說的不錯，這女人有嗜殺之狂，她屈身酒閣之中不能殺人，但言語間兇厲的殺氣，却已凜凜逼人，但為什麼却偏偏有着那麼一張仁慈敦厚的面孔？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鳳媽媽，妳看這件事，咱們是不是作的是可資非議之處？」

鳳媽溫和一，道：「這件事，大體上還算差強人意，只不知鐵劍門中弟子，是真的心悅誠服，還是假意投誠？」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就不敢斷言了。」

鳳媽又問道：「小子，你姓江是不是？」

江玉南道：「不錯，在下姓江，叫江玉南。」

鳳媽道：「你小子不錯。」

江玉南道：「老前輩誇獎。」

鳳媽笑一笑，站起身子，道：「你慢慢的用吧！」

站起身子，緩緩行了出去。人影閃動，三鳳快步而入。

江玉南喝了一口酒，笑道：「三姑娘，在下是否通過了鳳媽媽的考驗？」

三鳳道：「好像是通過了。」

聲音轉為很低，接道：「她問過我的事沒有？」

江玉南搖頭，道：「沒有。」

三鳳笑一笑，不再談黑谷中事，但却不停的提出了很多江湖上新奇事件，向江玉南請教。

江玉南忽然警覺到這是有意的糾纏，用心在絆住自己。

但對方真正的用心，江玉南一時間無法瞭解。

一直到紅日西沉，三鳳才放江玉南離去。

回到了羣豪落足之處，江玉南已發覺情勢有異，心中恍然大悟，三鳳有意留住自己以便有充裕的時間，使黑谷谷主作多面的調查。

第一個迎出來的是百里香。

只見她仍是一身素雅的打扮。臉上帶着迎人的笑意，道：「恭喜江兄，征服了鐵劍門，谷主已經和十二個鐵劍門下弟子說過了。」

江玉南心頭震動，但表面上仍保持了鎮靜，笑一笑，說道：「谷主來調查在下了？」

百里香竟是一口承認，道：「如若谷主不作一次很精密的調查，如何肯相信閣下？」

江玉南笑一笑，說道：「調查的結果呢？」

百里香道：「很令谷主滿意……」

語聲忽轉低沉，接道：「三鳳姑娘幫了你不少的忙。」

未容江玉南開口，又提高了聲音，道：「谷主現在大殿相候，你快進去吧！」

江玉南深注了百里香一眼，直奔入大殿。

我派出援手接應你們。」

江玉南心內付道：「此事重大，不比對付鐵劍門，必得先要弄清楚她的詳細計劃才行，至少，應該瞭解一個大致情形。」

當下說道：「請問谷主，第二路接應我的是什麼人？我要如何和他們配合？」

最後這一句話，問的很有技巧，也消除了黃衣婦人的心中之疑。

黃衣婦人一笑，道：「第二路接應你的是絕情谷主百里香。」

江玉南道：「第三路呢？」

黃衣婦人道：「第三路由本座率領，不過，希望用不到我出面。」

江玉南道：「屬下還有請示。」

黃衣婦人道：「說吧！」

江玉南道：「我要帶多少人去？」

黃衣婦人道：「你自己的手下。」

江玉南道：「就是屬下率領征服鐵劍門的人手？」

黃衣婦人道：「再加上十二個鐵劍門中弟子，和曲氏五傑。」

江玉南道：「好！屬下盡力而為。」

黃衣婦人道：「我給你十八粒大力神丹，此藥服用之後，能使一個人的功力，驟然間增長十倍。」

江玉南道：「世上真有這等神奇的藥物？」

黃衣婦人道：「有！配裝大力神丹的三味主藥，就出在黑谷，不過，這藥物太珍貴，不能輕易施用……」

放低了聲音，接道：「這藥物對鐵劍門中人，最為有效，他們的拚命招術，再加上大力神丹，會創出一種莫可匹敵的威勢。」

力。」

江玉南道：「谷主，大力神丹的藥效，有多少時間？」

黃衣婦人道：「一個時辰，這已經花了我很多的心血了，武林之中，從沒有一種如大力神丹的藥物，效力能支持如此之久。」

江玉南道：「好！屬下明白了。」

黃衣婦人道：「好！自為之，你會得到很好的報賞。」

江玉南道：「多謝谷主。」

黃衣婦人揮揮手，道：「這裏有一封錦囊，你照着行事就是。」

江玉南應聲退到一側。

黃衣婦人緩緩站起身子，在幾個婦人和奴婢擁護之下而去。

破落的大殿上，只留下江玉南等一行人和百里香。

望着那黃衣婦人離去的背影，江玉南緩步逼近了百里香，微微一笑，道：「百里姑娘，在下來請教一件事。」

百里香道：「什麼事？」

江玉南道：「對付丐幫長老這件事，姑娘有什麼高見？」

百里香說道：「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麼？」

江玉南道：「不錯，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長老會議，精華盡聚，我想，不會像對付鐵劍門那樣輕鬆。」

百里香說道：「那麼，閣下作何打算呢？」

江玉南道：「這正是在下要向姑娘請教的地方。」

百里香雙目凝注在江玉南的臉上，瞧了一陣，沒有答話，却轉身向外行去。

百里香搖首道：「我發覺不能輕舉妄動……」

百里香行出廟外十餘丈才停了下來，道：「江兄，有什麼高見，可以說了？」

江玉南道：「在下是真的向姑娘請教，這一戰非比尋常，只怕我們無法應付過去。」

百里香道：「那大力神丹可以幫助你，它能使鐵劍門下弟子，驟然間增長十倍的功力。」

江玉南道：「真的要他們去殺丐幫人麼？」

百里香苦笑一下，道：「江兄，咱們已經入了她的掌握，她隨時可以制咱們於死地。」

江玉南道：「我知道，她在咱們身上下了毒。」

百里香道：「對！厲害的是，她隨時可以使毒性發作，不受時地限制。」

江玉南道：「照姑娘的說法，咱們這一生，就永遠受她奴役了？」

百里香道：「你是不是想反抗？」

江玉南道：「事情已經沒有辦法再拖下去了，咱們不能就這樣一次一次的助她為虐。」

百里香道：「我已經想過很久了，咱們就算要反抗，也是機會不大。」

江玉南說道：「那總算比受人擺佈好些……」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此時此情，咱們必得坦誠相見了，妳究竟要作何打算？」

百里香歎息一聲，道：「江兄，想不到，你對我竟是恨的如此之深。」

江玉南道：「妳素衣淡裝，華貴高雅，會使很多人上妳的當……」

百里香道：「我……」

江玉南搖搖手，阻止着百里香再說下去，大聲吼道：「聽我說完……」

百里香呆了，接道：「你瘋了，這麼大的聲音。」

江玉南道：「不錯，我是快瘋了，我胸中這一股悶氣，如若不發洩出來，我會很快就發瘋了。」

百里香黯然歎息一聲，道：「江兄，不要逼我，也不要這樣大吼我，我們真要動起手來，你一定會敗在我的手中……」

江玉南冷冷說道：「妳既然有這樣的自信，那就快些動手吧？」

百里香道：「不！我不和你動手。」

江玉南說道：「妳不動手，我會殺了妳。」

百里香忽然流下淚來，道：「江兄，閻五雖然俠名滿天下，但他太方正，對付幽靈夫人這樣的敵人……」

江玉南接問道：「慢着，誰是幽靈夫人？」

百里香道：「就是黑谷谷主，你不覺着，她像幽靈一樣。」

江玉南道：「她大半生歲月生活在黑暗之中，這幽靈夫人，倒也叫得恰當。」

百里香道：「幽靈兩個字，加諸她的身上，不但很和她生活的環境相同，對她的生性和那一身飄忽的武功，也有着很多相似之處。」

江玉南接道：「我打頭陣，妳接應我，第三陣谷主親自接應，對麼？」

百里香道：「目下是這麼計劃。」

江玉南道：「咱們去攻擊丐幫，但也可以把兩股力量合而為一，就算咱們中了毒，但丐幫中人，沒有中毒。」

百里香道：「你認為丐幫幾個長老，就能够抗拒谷主麼？」

江玉南道：「別忘了，還有咱們，我們都可以吃下大力神丹，全力對付她。」

百里香歎息一聲，道：「江兄，沒有用的，她一身修為，已到了人力莫可抗拒之境……」

江玉南接道：「如若我們再幫他收羅了丐幫人手，那豈不是如虎添翼麼？」

百里香道：「江兄，我們把它比成一團火藥，在外面爆炸，總不如在一個人的肚子裏爆炸強烈。」

江玉南道：「百里香，江某本來很信任妳呢？造成了目下這個局面，也不過聽了你幾句……」

百里香接道：「怎麼？現在不信任了，也不想再聽我的話啦。」

江玉南道：「目下的情勢，迷離詭異，連我也不能相信你了。」

百里香道：「江兄，咱們現在如若有一點風吹草動，她可以重新調整她們陣容，那時間，我們又如何應付呢？」

江玉南道：「百里香，我們不背離她，幫她征服丐幫，我們又能得到什麼？」

百里香道：「至少，我現在想不出來。」

江玉南道：「百里姑娘，有一件事，好叫在下費解。」

百里香道：「什麼事？」

江玉南道：「那幽靈夫人，終年躲在黑谷之中，江湖上從來沒有她的傳說，但她處理事情，却像是一個常年江湖上走動的人，有着豐富的經驗，週詳無比的計劃，這是什麼道理？」

百里香道：「我也有這樣的疑問，她好像有不少人在江湖上活動，武林中事，她大都知曉。」

江玉南接道：「三鳳閣便是其中之一。」

百里香道：「除了三鳳閣，我還曉得一處地方。」

江玉南道：「什麼地方？」

百里香說道：「金陵秦淮河中的飛鳳舫。」

江玉南道：「姑娘，妳們絕情谷算不算她的屬下？」

百里香黯然說道：「此時此情，看來，小妹無法不把實情奉告了。」

江玉南道：「妳最好實話實說，要不

如何一個修正辦法。」

江玉南道：「姑娘能不能告訴在下，如何一個修正辦法。」

江玉南道：「路是人走的，為什麼不可以修正它。」

江玉南道：「路是人走的，為什麼不可以修正它。」

江玉南道：「路是人走的，為什麼不可以修正它。」

然，今日，咱們兩個人中，必有一個人橫屍此地。」

百里香道：「我娘和大姊，却落在了她的手中。」

江玉南道：「妳……」

百里香道：「我雖然不是假冒的絕情谷主，但却是新任的絕情谷主。老實說，我坐上谷主這個寶座，還不足一年。」

江玉南道：「令堂和令姊那一位是谷主？」

百里香道：「我娘交給了大姊，大姊主持谷政不足三年，就落入了幽靈夫人的手中……」

江玉南道：「她們現在何處？」

百里香道：「不知道，但我每隔一年，可以和母親、大姊見上一面。」

江玉南道：「所以，妳才甘心受她控制？」

百里香道：「事實上，她武功高強，實非我們能抵抗得住……」

語聲一頓，接道：「諸位找向絕情谷，我會計劃借諸位之力，一舉把她擄殺，想不到，你們都非她之敵，謀計失敗，反把你們也陷了進去，作了她征服江湖的工具。」

江玉南道：「這些都是妳的真心話麼？」

百里香道：「如有一字虛言，天誅地滅。」

江玉南道：「那妳為什麼不早些和我們商量一下？也許不致弄到今天這個局面。」

百里香道：「唉！那時，我如說出來，

黑谷這個地方，只怕你根本不會相信，更遑論合作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也許妳說的有理。」

百里香道：「也幸好咱們沒有事先計議，如是早經計議過了，只怕此刻，咱們都已死於黑谷，幽靈夫人不是個有勇無謀的人。」

江玉南苦笑了一陣，說道：「姑娘，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就算是少林、武當等大門派，也要讓他們三分，如果真是長老聚會，咱們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就有制服丐幫中的聚會精英，但這一場搏殺下來，咱們可能死傷殆盡，丐幫亦必將元氣大傷，那是個什麼樣的情景，姑娘不難想像。」

百里香道：「江兄所言，誠然如此，但咱們也不能置諸不理，不是小妹推崇你江兄，當今俊傑，像江兄這樣的，實也不多，小妹也不敢妄自菲薄，放眼天下，小妹至少也可以列入一流高手，如若我們不能制住幽靈夫人，又寄望什麼人制住她的兇焰呢？」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姑娘，這不是逞口舌之利，自我安慰，這要憑真武武功才行。」

百里香道：「咱們已無法在武功上超越過她，就算咱們肯下功夫，又有良師指教，但時間也來不及了。」

江玉南道：「姑娘的意思呢？」

百里香道：「武功上既無勝她之望，只有智取一途可行……」

江玉南道：「姑娘可有妙策？」

一旦他相信了，就有立刻應變之能。」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派別人去，我也放不下心，說不定只好由我自己走一趟了。」

百里香道：「你自己走一趟，那是最好不過，不要立時相信，但必須把話說清楚，不過，這中間，有一件事，最為重要。」

江玉南道：「什麼事？」

百里香道：「你要小心自己的行動，別叫幽靈夫人發覺了。」

江玉南道：「這倒，她如若暗中派有監視我的人，那就麻煩大了。」

百里香道：「一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派人監視你。」

放低了聲音，說出了一番計劃。

江玉南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淡淡一笑，接道：「妳現在，是不是她很信任的人？」

百里香道：「還談不上，不過，我已經可以參與機要。」

江玉南道：「在下在幽靈夫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

百里香道：「說不上什麼重要，表面上看來，你統率着很多高手，威風八面，其實，只有她運用的一顆棋子，替她打江山，作爪牙，你們連她真正的屬下都算不上。」

江玉南道：「哦！」

百里香道：「她要你們去人拚人，拚命，對你們和敵人一樣，談不上一點憐惜。」

江玉南想了一想，點頭道：「確實如

百里香道：「如若我早有妙策，老實說，早就用了出來，不過，咱們等下去，總會等到一個機會。」

江玉南苦笑道：「總不能一直等下去吧？」

百里香道：「如若沒有別的良策可用，只有此法可行——等下去。」

江玉南道：「不行，這樣太悶人，悶得難受了……」

百里香道：「你必須盡力忍受，對你而言，這也是一場考驗。」

江玉南道：「姑娘，這個……」

百里香道：「聽我說，江兄，這件事，對我們只不過是個人生死，但假如一個處置不好，就會把江湖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境。」

江玉南道：「咱們如若去幫她收拾丐幫，對武林又有什麼幫助？」

百里香道：「江兄，就小妹所見，目下武林，無人能够抗拒於她，何況她早已在江湖上，暗中埋伏了不少實力，至少，咱們得先摸清她的底細……」

江玉南不由楞住，道：「妳摸清了她的底細？」

百里香道：「不錯，我一直懷疑，幽靈夫人在江湖建立有一股力量，這一股力量，才是她的真正實力。」

江玉南道：「哦！」

百里香道：「至少，我們先找出她這一股力量，然後，咱們再想對付她的辦法。」

江玉南道：「什麼辦法？」

百里香道：「江兄，老實說，我現在

也沒有具體的辦法，不過，我相信，我娘早已經胸有成竹。」

江玉南道：「妳娘……」

百里香道：「她雖然被幽靈夫人囚禁了，但她的心却仍然自由，我和她見過一次面，她要我好好的保重身體……」

江玉南道：「幽靈夫人沒有監視你們麼？」

百里香道：「我相信，不過她要故意表現得很大方，這就給了我們母女講話的機會。」

江玉南道：「姑娘，令堂的武功，是否已被廢去？」

百里香道：「這倒沒有，不過，她身上有一種禁制。」

江玉南道：「什麼禁制？」

百里香道：「我娘沒有時間告訴我，她只告訴我幾句話。」

江玉南道：「什麼話？」

百里香徐徐道：「忍辱負重，待機而動。」

江玉南道：「這幾個字，不是太過籠統麼？」

百里香道：「這只是一個提示，真正的細節，還要自己去想了。」

江玉南道：「姑娘，我總覺得，這方面不能太冒險。」

百里香一皺眉頭，道：「你這人怎麼攪的嘛？」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怎麼樣？」

百里香感嘆道：「我已經跟你說得十分清楚了，你還不肯信任我？那要我怎麼辦？」

說服。」

百里香道：「不錯，雖然危急還沒有臨頭，但他們已經感覺到這種危急。」

江玉南道：「姑娘，除了在下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人對丐幫攻擊？」

百里香道：「有，不過，據我所知，那些人，不是對丐幫攻擊，而是接應你們的人手。」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接應我們？」

百里香道：「是。」

江玉南道：「那是說，幽靈夫人對我們這一次，對付丐幫的安排，對本人是全無信心了。」

百里香道：「唉！江兄，說一句，你別生氣的話，你們是完全全的工具。」

江玉南道：「為什麼他們要先行對付鐵劍門？」

百里香道：「鐵劍拚命招數，兇厲無匹，加上大力神丸，那一股力量，有如天馬行空一般，莫可遏制。」

江玉南道：「多謝姑娘指點，在下又承教不少。」

百里香道：「用不着這樣客氣，江兄，咱們是站在一邊的人。」

江玉南道：「好吧！我照姑娘的吩咐試試。」

百里香道：「小妹感激江兄，你能信任我。」

江玉南道：「百里姑娘，我雖然聽了你的吩咐，不過，我還是有自己的主張，一旦情形有變，我就不惜一拚了。」

百里香道：「那是下下之策，除非到了萬不得已，我不希望你用出來？」

江玉南道：「不是在下不相信姑娘，這件事很重大……」

百里香接截住說道：「好吧！不肯聽我的，我就聽你的好了，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江玉南道：「這個，這個，在下還沒有想出一個完美之策。」

百里香道：「你既然想不出辦法，那就只好先聽我的了。」

江玉南道：「聽妳的可以，不過，咱們先要說出一個細節來。」

百里香道：「你先說吧……」

江玉南道：「我有什麼好說的？」

百里香道：「在武林而言，這是一個點滴的時期，所以，咱們用的一切方法，手段，就不能太光明。」

江玉南道：「就算不太光明，但也總不能太下流，不過，這和我個人，有什麼重要的關係呢？」

百里香道：「你必須先要除去你心中的顧忌，然後，才能放開手施為。」

江玉南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百里香道：「再說，眼下的形勢吧！你好像已經取得幽靈夫人暫時的信任，而且，你手下也有一批可以為你効命的人，這些人你可以用他們，選一個可靠的人，把他們的用心告訴他，由他轉告丐幫幫主……」

江玉南道：「你認為丐幫幫主，會相信這件事麼？」

百里香道：「一他也許在開始不太相信，但丐幫這一代的幫主，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就算不相信，也會早作準備，

黑谷這個地方，只怕你根本不會相信，更遑論合作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也許妳說的有理。」

百里香道：「也幸好咱們沒有事先計議，如是早經計議過了，只怕此刻，咱們都已死於黑谷，幽靈夫人不是個有勇無謀的人。」

江玉南苦笑了一陣，說道：「姑娘，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就算是少林、武當等大門派，也要讓他們三分，如果真是長老聚會，咱們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就有制服丐幫中的聚會精英，但這一場搏殺下來，咱們可能死傷殆盡，丐幫亦必將元氣大傷，那是個什麼樣的情景，姑娘不難想像。」

百里香道：「江兄所言，誠然如此，但咱們也不能置諸不理，不是小妹推崇你江兄，當今俊傑，像江兄這樣的，實也不多，小妹也不敢妄自菲薄，放眼天下，小妹至少也可以列入一流高手，如若我們不能制住幽靈夫人，又寄望什麼人制住她的兇焰呢？」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姑娘，這不是逞口舌之利，自我安慰，這要憑真武武功才行。」

百里香道：「咱們已無法在武功上超越過她，就算咱們肯下功夫，又有良師指教，但時間也來不及了。」

江玉南道：「姑娘的意思呢？」

百里香道：「武功上既無勝她之望，只有智取一途可行……」

江玉南道：「姑娘可有妙策？」

此。」

百里香臉上展現出一抹笑容，道：「我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說服了江兄合作，不瞞江兄說，小妹已經留心了很久，才選中你江兄這位合作人。」

江玉南道：「多承姑娘抬愛了。」

百里香道：「一夕驚變，家母和大姊，都作了階下之囚，我從痛苦中磨練出來，所以，我能泰然使自己保持了適當的平靜，使心中所思不形諸於外。」

江玉南道：「姑娘好像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兩面人。」

百里香道：「是！我要任何人不能從表面上，看到我的內心。」

江玉南歎口氣，道：「姑娘，萬一說不服丐幫中人，咱們的計劃，是不是可以改變一下呢？」

百里香搖搖頭，道：「不行，丐幫雖然強大，但他們還不是目下江湖上最強大的門派。」

江玉南道：「丐幫還不算最強大，那麼，什麼門戶算是最強大呢？」

百里香道：「至少，少林派就比丐幫強大，他們的人數也不少，達摩院中少林高僧的造詣，比起丐幫弟子，高明得多了。」

江玉南道：「就算是少林派比丐幫實力強大，咱們也無法說服少林。」

百里香點點頭道：「他們都不會聽的，這些人，都很奇怪，不到大禍臨頭，他們都不會相信，目前，丐幫正面臨到這個危境。」

江玉南道：「所以，丐幫目前容易

說服。」

百里香道：「不錯，雖然危急還沒有臨頭，但他們已經感覺到這種危急。」

江玉南道：「姑娘，除了在下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人對丐幫攻擊？」

百里香道：「有，不過，據我所知，那些人，不是對丐幫攻擊，而是接應你們的人手。」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接應我們？」

百里香道：「是。」

江玉南道：「那是說，幽靈夫人對我們這一次，對付丐幫的安排，對本人是全無信心了。」

百里香道：「唉！江兄，說一句，你別生氣的話，你們是完全全的工具。」

江玉南道：「為什麼他們要先行對付鐵劍門？」

百里香道：「鐵劍拚命招數，兇厲無匹，加上大力神丸，那一股力量，有如天馬行空一般，莫可遏制。」

江玉南道：「多謝姑娘指點，在下又承教不少。」

百里香道：「用不着這樣客氣，江兄，咱們是站在一邊的人。」

江玉南道：「好吧！我照姑娘的吩咐試試。」

百里香道：「小妹感激江兄，你能信任我。」

江玉南道：「百里姑娘，我雖然聽了你的吩咐，不過，我還是有自己的主張，一旦情形有變，我就不惜一拚了。」

百里香道：「那是下下之策，除非到了萬不得已，我不希望你用出來？」

江玉南道：「我會酌情決定。」

百里香道：「咱們談的够多了，你要多小心，小妹告辭了，有機會，我會再跟你連絡。」

江玉勸道：「姑娘，在下還有一事請教。」

百里香道：「請說吧。」

江玉南道：「下馬集三鳳閣下，三鳳姑娘，加上一個鳳媽媽，和幽靈夫人的關係如何？」

百里香道：「聽說這些人都是幽靈夫人的親信……」語聲微微一頓，接道：「

## 舊恨

刀戈·譯



十一月的一個濃霧的早晨，紅莓街三十五號的示範章程寄來了。黛絲起床不久，身上仍舊穿著一襲褐色的天鵝絨晨褸，初時她還認不出這是她兒時的舊居，雖然章程上面的圖片，都是彩色精印的。

兩個星期前，她在一家房地產經紀公司登記了，希望購置一間鄉村的屋子，反正現在比爾和她的兩名兒子已經離開她了，她不願意再孤伶伶一個人住在鬧市裏，免得觸景傷情。

「郊區的屋子的確是理想的居所，」地產公司裏的一個塗了體香膏的紳士派頭的職員就這樣對她說過。「不過價錢並不便宜。」

「這個不成問題。」黛絲說。

她現在住着那所房子也可以賣得不少錢的。

紅莓街這一間鄉村屋子真的是理想的居所嗎？黛絲看着那些圖片便笑起來。其中一幅圖片是印着一隻弓形的窗子，但本來却是四平八正的，另一幅是一扇大門，那是佐治王朝時代形式的，表面非常光澤。但她記得當時每一個星期六，她就得替這扇裂痕處處、漆了綠漆的大門，洗抹一番，忙個不亦樂乎。至於那度寬闊的水門

她們和你談些什麼？」

江玉南也不隱瞞，說明了整個經過之情。

百里香聽完之後，雙目深注在江玉南的臉上，緩緩說道：「江兄，在這烟封霧鎖的武林上，我們都要付出一些犧牲，對麼？」

江玉南皺皺眉頭，道：「姑娘說的太深奧，我有些聽不懂弦外之音。」

百里香笑一笑道：「江兄，有一個古老的計謀，叫作美人計。」

江玉南打量了百里香一陣，道：「噫

！以姑娘之美，此計大可行得。」

百里香道：「可惜幽靈夫人是女的，三鳳和鳳媽媽，也都不是男人，美人計行不通，現在，咱們只好改一改了。」

江玉南道：「改什麼？」

百里香道：「改成美男計……」

江玉南明白了，臉一熱，道：「這個，亘古以來，那有這種計謀？」

百里香道：「佛家有捨身飼虎，割肉餵鷹之說，難道江兄就不能為江湖同道，施捨出一點情感麼？」

江玉南道：「姑娘，這件事，在下沒

有經驗。」

百里香道：「這種事，經驗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條件和一套虛情假意。」

江玉南道：「我也不會虛情假意。」

百里香道：「但你够條件，至於那一套虛情假意，可以很快就學會，小妹也沒有這個經驗，不過，我相信不難學……」

神情變得嚴肅，接道：「只要存心光明，又何在乎這一點外表的偽虛，我相信你會作得很好，不過，我担心倒是另一件事。」

江玉南道：「什麼事？」

百里香道：「聽說三位鳳姑娘，都生得花般模樣，我担心你沒有用成美男計，反而被人家美人計給套住，那才叫偷雞不成蝕把米了。」

江玉南道：「妳是說，三鳳能把我迷住？」

百里香笑一笑，道：「小妹的意思是，最好你把她們迷住……」

江玉南歎息一聲，接道：「這個……這個……」

百里香道：「不用這個，那個了，需知執大義，不拘小節，處在這個黯淡的日子之中，不能不用點手段。」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用點手段，這個手段如何一個用法呢？」

百里香道：「你是男人，她是女人，男人對女人，還有什麼不好對付呢？」

江玉南道：「唉！姑娘，這件事說來容易，其實作起來，只怕就不容易了？」

百里香道：「江兄，這不是叫你直的去談情說愛，是要你去騙人，只要騙得她

上，她就只得一張粗糙而又潮濕的毛毡，蓋在那快要凍僵的肩頭，睡在那寒冷的黑夜裏。

「畜生是用不着禦寒的東西的。」這雖然是一把四十年前的聲音，但黛絲却一言猶在耳。

說這句話的就是瑪薩姨母！親愛的瑪薩姨母。她的名字還是取材自聖經的。每天她就替教堂縫製那些壽款的絨布襟花，可能需一個人帮手，於是親愛的瑪薩姨母便從她垂危的妹妹手裏，接過了一個私生的女孩子，說將來會把她「視如己出」的。

「可憐的孩子！」瑪薩姨母當時是這樣說的，沒有溫暖，也沒有父母，也沒有愛。

黛絲忽然想到了一個洞穴。這個洞穴現在怎麼樣呢？在那地產經紀如簧之舌中，曾經大力讚揚過的，說已經把它改了做酒窟，因為它就在飯廳的附近。

黛絲不覺又捧腹大笑起來，好一個洞穴！好一個酒窟！

「這倒是一處很有用的地方，四呎深，用木支着，還有幾個金屬的架子。」記得當年黛絲被安置在這個洞穴裏面的時候，那裏的牆壁還是濕漉漉的土壤，所以留下了不少她在極度恐懼中進行掙扎的指甲抓痕。

沒有一個人知道那裏為什麼會有一個洞穴。紅莓街其他的屋子都沒有的。但有一個傳說，則是一個強盜曾經在那裏住過，挖下這個洞穴，用來收藏贓物的。

黛絲被置在這個洞穴裏就是因為她的淘氣。但慈祥的瑪薩姨母的所謂淘氣，就是在進食的時候偶一不慎把刀叉跌落地上，發現地毯上面留有菜汁。

「我不敢了，姨母，原諒我吧！」於是她就站在那個唯一的親人瑪薩姨母的跟前，拉住她的裙子，或者用那揩過眼淚的手抱着她的兩條腿。

至於那洞穴裏面的氣味，現在黛絲記起來了，最初她還覺得怎樣的，只是一種發霉的土壤的氣息，但是，在那裏就待久了，加上了她外散的温度，就叫她差點兒窒息起來，於是她不能不直着嗓門叫喊。

試過一次，黛絲便給關在那個穴裏過了一個晚上。不過，那次是她自己犯錯，因為她偷了那兩塊用來在星期日招待莊牧師的糕餅吃了。

這麼一來，當瑪薩姨母對莊牧師喜孜孜的說出：「請先用茶吧，我到廚房去拿糕餅。」然後才發現食櫥裏空空如也的時候，這位虔誠的教徒差點兒氣昏了。於是她便給禁錮在那洞穴裏十四小時。

第二天，當那扇機關門給人打開時，她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有點瘋瘋癲癲了，害得仁慈的瑪薩姨母幾乎魂飛魄散，馬上找來一位醫生，但醫生却懷疑那個躺在她姨母的高床暖枕上的女孩子怎麼會凍壞了的，於是立即叫來一部救護車。

這才診斷出她已患了肺炎，本來她的肺部便不大健康的了。

不過，從此之後，她便沒有再給安置

在那洞穴裏面了，而她也天真無邪地覺得她的姨母着實是個心地慈祥的女人。

但是，當她越來越成長的時候，她就越來越覺得瑪薩姨母對她的那份愛心，叫她厭惡，於是她停止關心別人，也不再用她的愛心去對待別人了。

於是她的丈夫比爾和他們的兩個兒子都決定儘快離開這個冷酷無情和極權的女人了。

「瑪薩姨母——仁慈的瑪薩姨母，是你毀掉了我一生的。」黛絲不由自主的厲聲叫着。

她立即拿起電話。

「你要不要去看看那屋子？」當她說出了要買紅莓街三十五號的時候，那地產經紀公司的職員喘着氣問。

當她放下電話時，客房裏傳來了一陣叫喊；黛絲聽到了却無動於衷地笑了笑。這可能是瑪薩姨母口渴，問她要茶水。

上個星期，安老院打來一個電話，說瑪薩姨母不願意再留在那裏，問絲黛可有地方安置她？為什麼不親自照顧她一個月，看看她有什麼轉變？不然，他們便把她送到政府醫院去的……

黛絲記起了安老院那個電話，不覺又哈哈地大笑起來。現在把她送到政府醫院去了。

「親愛的瑪薩姨母，你用不着担心，」她囁囁着說：「我已經替你找到一處理想的居所了。」

(完)

江玉南歎一口氣，道：「人各有志，誰也勉強不得。」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百里香望着江玉南的背影，心中泛起了

這兩個年輕的男女，雖然都是極具才慧的人物，但他們對江湖上事情，却是瞭

解不多，驟然間，担負起了這麼一個重大的責任，却有莫能負荷的感覺。

江玉南神情肅然的回到了古廟之中，閻五和金長久，都已等得十分焦急。

閻五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俠，事情發展如何？」

江玉南道：「在下正在徬徨無主，不知應該如何決定。」

金長久道：「江少俠，可否把詳情說出來，大家研商一下。」

江玉南點點頭，說出了百里香一番談話的經過。

閻五皺皺眉頭，說道：「看來這法子不行。」

江玉南道：「閻前輩有何高見？」

閻五道：「丐幫中長老會議，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咱們如若驟然間闖了進去，已是很難解說的事了，何況，還想說服他們……」

田榮笑道：「閻前輩，咱們的處境如此，說不服丐幫中人，豈不是逼得雙方搏命麼？」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就目前下勢而言，已很明顯，那黑谷谷主，只是把咱們當作殺手看待，逼咱們和丐幫動手，姑不論這一戰的勝負如何？都難免有很大的傷亡，咱們也許還在自作聰明，但人家却比咱們更高了一招。」

高泰道：「這話不錯，那黑谷谷主，只是在利用一個敵人，去打另一個敵人，對他而言，這生意划算得很。」

假扮曲樂山的譚倫突然接口說道：「江公子，顯然對方是棋高一着，我們鐵劍

門已在閣下的巧言誘諾之下，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丐幫如若再步後塵，那可是一樁武林慘事。」

金長久道：「就算收服丐幫中人又能如何？下面還有武當、少林等九大門派，利用收來的一批人手，對付另一批高手，他們真正的實力却是絲毫無損，這對他們而言，倒可以以兵不血刃的征服了江湖。」

閻五道：「對！江少俠，百里香那丫頭，實在不可信任。」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那麼，諸位覺得應該如何呢？」

這一下問得全場一楞，人人都覺得，百里香的辦法不好，但應該如何？却又提不出新的辦法。

沉默延長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後，江玉南才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諸位的意思，是不是咱們應該回頭來對付幽靈夫人？」

閻五道：「好像這樣子才對。」

金長久說道：「最大的困難是咱們都已經中了毒，她們隨時可以掌握咱們的生死。」

閻五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無何懼。」

江玉南道：「這不是生死的事，而是如何才能有補大局。」

金長久道：「閻兄，你和丐幫幫主，不是很熟識麼？」

閻五道：「慚愧，慚愧，因幫主對老叫化子一向很看重，想不到，我……」

金長久道：「閻兄，現在不是自責自咎的時間了，久聞丐幫幫主是一位足智多

謀的人，此事何不和他商量一下？」

閻五嘆氣道：「這叫老叫化子如何開口？」

高泰道：「你不說，我說，這件事非同小可，非得說個明白才行……」

江玉南道：「好極了，閻前輩和周幫主既很熟識，說話就方便多了。」

閻五道：「好吧！咱們去幾個人？」

江玉南道：「這要閻前輩決定了。」

閻五道：「人數不能太多，江少俠是非去不可，小叫化子雖然不是丐幫中人，但他也算是要飯的，和周幫主也認識，也算一個，至於其他的人，我要看江少俠決定了。」

江玉南說道：「閻前輩，我們去幾個人？」

閻五道：「最多四五個人。」

江玉南道：「閻前輩，高兄和兄弟三個人，曲樂山也算一個，還有一位由金塘主決定了。」

金長久笑一笑道：「田少俠去吧！英雄出少年，聽說丐幫周幫主，很喜歡少年英雄。」

田榮笑一笑道：「金前輩，你去吧！在下少不更事，經過了這一次黑谷的搏殺之後，在下希望還是金前輩去的好？」

金長久道：「這個麼？老夫就只好僂越了。」

江玉南道：「好！咱們五個人去！」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咱們去的時候，還是全體同往，只是見丐幫幫主時，咱們五個人去。」

閻五輕輕咳了一聲，道：「慢着，這

件事，不是這麼個作法。」

江玉南道：「老前輩的意思？」

閻五道：「丐幫的長老會議，是丐幫中最重要的會議，我們輕易侵入，必會引起立刻搏鬥，那時間，再想解釋，就很難了。」

江玉南問道：「老前輩你覺得應該如何？」

閻五道：「我和小叫化子先去一趟，你還是帶着這些人，而且，還要裝作一副立刻行動的樣子，我想幽靈夫人還不太放心我們。」

江玉南道：「好，就依老前輩的吩咐去辦。」

閻五微微一笑，道：「你們準備，老叫化和小叫化子先走一步。」

江玉南也展開了一番部署，派出曲一龍，帶着四個鐵劍門弟子，巡視了古廟外百丈內可以藏人的地方，果然，找着了一個人。

是三鳳閣中的三鳳。

她藏在古廟外，三十丈處一片深草叢中。

但被曲一龍找了出來。

三鳳沒有反抗，也沒有辯解，只要曲一龍帶她去見江玉南。

曲一龍只好帶她進入古廟。

眼是三鳳姑娘，江玉南心中暗罵了一聲狡詐，臉上却堆滿了笑容，迎了上來，說道：「原來是三鳳姑娘，請入廂房坐吧！」

廂房中一桌，一椅，和一張木榻。

（未完·十六）

# 環球小說盡名家

## 每週新書多至

###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每本港幣九元

血雨紅燈

西門丁著

毒神仙

武俠小說

每本港幣十一元

伏魔聖手

武俠小說

每本港幣十一元

龍乘風著

洗腦人

馮嘉著

HKNO

環球出版社發行



常服

紫

腦活  
腎通  
事業成功

金  
51.70  
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